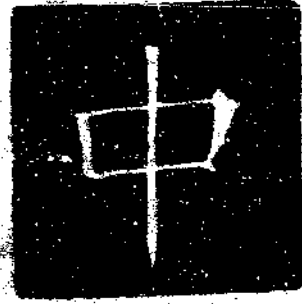


內政部登記證民字第一〇三號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采開成石經禮記字

中和月刊第三卷第八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開 灤 礦 務 總 局



烟煤、魚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局 址

天津特別行政區咪哆士道六十四號

電 話

三三九零一號

總 局

三二六六六號

天 津 售 品 處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中和月刊

第三卷 第八期 目次

圖畫

嵇庵圖卷

編輯前記	(一)
讀日本之再認識 (三)	兌 (三)
書劉禮部遺書後	孫海波 (六)
在學園門口的臨別贈言	錢稻孫 (二)
烟 蠱	抑 吾 (六)
廣東之墟市	增井經夫著 頤 安譯 (三)
壬午二名醫	一 士 (四)
嵇庵圖卷	介 修 (英)



焉 支……………江上波夫著 (三)
嵐 濤譯

湘綺樓集外文 (六)…………… (六)

賜硯齋日記 (三)…………… (七)

方志餘記 (五)…………… 兌 之 (九)

英美之無信…………… 毅 (八)

戰前新加坡英人的逸豫生活…………… 建 章 (四)

時事叢記
述 要 (六月)…………… (九)

書林 尊瓠室詩話…………… 兌 (六)

偶拾 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 奇 (七)

修齋記學…………… (一〇)

寄軒雜識…………… 芻 厂 (二〇)

專載 公餘瑣記 (十)…………… (二九)

續孽海花…………… 燕谷老人 (二六)

本刊第三卷一期要目

本刊出版第三年對發刊時之廻顧	編者
日本之再認識	知堂
覃莘齋師友小記(續)	坡鄰老人
揚州大明寺與棲靈寺之關係	安藤更生
顏修來羽獵圖識語	天駟
蠶芝麓年譜(上)	董遷
江戸竹枝詞(下)	龍顧山人
鄉治叢談	冶強
宋代雄州之兩輪地(上)	佐伯富著 李景銜譯
讀石墨餘馨後記	朱鼎榮
遼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下)	那波利貞著 劉德明譯
近代筆記過眼錄(七)	一士
天治(十一)	蔣尊簋

國藝月刊

專著 考證 遊記 詩詞
筆乘 散文 藝術 戲劇

編輯 中國文藝協會
發行

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

唯一研究經濟雜誌

中聯銀行月刊

第三卷第五期已出版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

北京西交民巷

國際情勢與軸心國之勝利

國際間關係是一個錯綜的複雜體，分析起來殊不容易，果能從頭緒紛亂中，探羅得珠找出一個分析時局的關鍵來，即是一件可喜的事。現階段的國際，還是一個武力爭衡的局面，情勢表面看來，固然很清楚明顯，惟要從軍事政治外交及經濟等不同處着眼深刻地看一小時，現階段的國際情勢又不是那麼簡單。

從中日事變到世界大戰爆發，龐大的戰禍已互五載，許多人渴望和平，許多人相信和平不日到來，和平自然是每人渴望的，世界永久和平自然又是人類所企禱的，不過真正得到世界和平，確不是反掌而得，這需要人類的掙扎，血的印證，說一句政治學的術語：現在局面，是一個「主義與主義鬥爭」或「體制與體制爭衡」的局面。再說的明顯些，民主主義現在碰上了全體主義作對頭，你死我活，各不相讓，從學理上講這兩種主義，沒有容讓妥協的可能，不是我們說喪氣話，求得馬上的和平是絕不可能，歷史上前有所謂「百

年戰爭」，我們恐怕今後所處的局面會要演成個「千年戰爭」也未可知。

而且，仍從政治方面觀察，現階段的局面又不是那樣單純，實在說現在世界並非兩種主義對抗，方是一個三種主義鬥爭下的世界，全體主義與民主主義之外，我們不能忽略了蘇維埃制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與議會制的民主主義間的關係大可研究，不過目前蘇俄是在民主陣營中罷了。

邱吉爾突然赴華盛頓晤羅斯福努力宣傳開關所謂「第二戰線」時軸心國北非方面戰捷傳來，整個老英帝國在北非埃及的防禦，悉為軸心軍攻破，從此利比亞方面英國當更感棘手，幾百年來英國侵略世界奪取的殖民地今將全部淪陷，這是必然的事實。同時在太平洋方面繼珊瑚海戰捷後，日軍又奇襲而先後佔領基斯卡及阿茲兩島，從軍事的觀點看此二島失陷意義相當重大。阿留地安失陷即斷絕美國北方襲擊日本本土的基地，阿拉斯加受到壓迫，阿拉斯加為美陸軍重要基地，也為空軍飛渡

太平洋及大西洋的基地，阿留地安為阿拉斯加門戶，有唇齒的關係。近日來德潛水戰術得到相當成功，柏林又發表東線的戰績獲勝。從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如果把這一串的戰績連綴起來看看，實在可以看出一些軸心國勝利的必然性來。

今日我們注意的，並不是表面的軍事勝利，而是推動軍事背後的團結力。英美蘇目前軍事聯合，事實上是時勢擠到一塊去的，其所謂團結，在主義的立場看起來，異常懈鬆，不若德義之能團結堅固，此點雖然可以從英美蘇相互間的外交及軍事關係看得出來，但是我們確希望從政治的理論上去分析，這樣才可以看出軸心國必然勝利的所以然來。

共產主義及民主主義二者間的磨擦不擬論及，我們擬從全體主義及民主主義二者間多論述一些。民主政治本來就是一個軟弱而無決斷的東西，在人民的情緒中，沒有深刻的根基，應付現在大時代的局面頗不合體。在此兩種體制下生活的人，具有兩種不同的習性，目前的大戰即是此兩種習性的大爭鬥，孰勝孰負固非片言可以裁

定，不過在我們的信念中，全體主義的軸心陣營之勝利是必然的，我們且從經濟觀點來分析一下。

軸心國家今日所行的經濟計劃，並不滯于一國之自足經濟，它乃是集合起來作成一個大地域的經濟，考慮一個大的問題，應付一個大的局面，解決一個更難的人類難關，保障一個較安全的和平的，此種經濟在德國文字中稱為 *Grossaunwirtschaft*。在今日世界眼光看起來，還是一個奇異的東西，惟原理很簡單，以德國經濟部長弗克氏的闡述，此經濟乃使大地域自足及相互間之貿易，第一在地區中生產國防必需品之最大量數，第二平時輸出本區中之剩餘物品，第三從其他經濟區域中得到物品之輸入。

從現在眼光看此經濟機構，表面頗覺生硬，如保存國防之必需品，表面好像不太安全，惟大地域經濟的原理正在此處，如果「大家都是賣帽子的」則變成「大家都不是買帽子的」的局面了，「貿易」一詞，在軸心國的將來意義中，與民主國家標榜的自由貿易的「貿易」有着很不同的解釋的，

決定大地域經濟建設的因素裡，地理因素只是最重要因素之一，並不是說把世界的地面拿來劃出幾個特殊的地理區域，使一定區域中的人民或國家，在經濟上自足自給就真達到了大地域經濟的目的，而是在地理因素外，又注意到種族的同異，文化的相同，經濟因素的連繫等，有上面幾點關聯的民族或國家，才能聯合起來相互尊重，相互建設共存共榮的共同經濟。

軸心國從集體經濟推至大地域經濟已見諸實行，現在的軍事行為即經濟理論的實施手段，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日本外相曾以廣播方法，將軸心國經濟學說的基礎動力達諸世界，其演辭中闡明：「人類畢竟希望全世界和平之堅立，惟在萬邦不能各得其所前，建立和平自不可能，人類不幸，迄今尚無解決人類問題的具體方策，但達此理想之前提必使種族，經濟，地域，文化相關或相同之民族相聯，使之成立共存共榮之結合，而後方可談及世界和平及安全，組成大地域經濟的各分子國，自必相互尊重相互合作，且在文化政治經濟各方面有具體之共同努力，德義日前在

柏林簽定的軍事協定，在軍事上有打通歐亞兩洲的嚴重意義，從現在印度反英北非軸心勝利事實看來，此理想或實行于不久之將來，亞洲中日滿的經濟集團已行鞏固了。

所以，從經濟方面着眼，軸心國的方策要比民主集團確實的多，並不是委棄世界和平，乃是以另一種方法來維持世界和平，寧把國家在經濟利益上相關者合併在一齊，不使徒有國家之名，而受飢餓之實，看看第一次凡爾賽會議後，中南歐尤以維也納為經濟中心的各小國，所受的痛苦就可以知道，徒呼獨立的國家主義應當避免的道理了，民主國謀奪取世界富源於已有，只顧自己生存，未見他人吃痛苦事實，軸心國經濟政策，乃是從民族痛苦中體驗而得之經濟方策，值得大家深深注意，且從現階段之國際情勢視之，這種經濟和推動這種經濟的政治理論及軍事實力，都有了獲勝的自信。

從大東亞戰爭爆發後到現在，情勢幾經轉折，從這個階段中觀察，可以看出民主國之必敗來，從魏貝爾任同盟軍總司令

起，一直到荷印陷落緬甸淪亡英軍潰滅美軍敗走，這一個階段留意一下民主國家沒有再生存於現體制下的理由。即就魏貝爾之就任言，其司令部之設立為時在一月以上，司令部地點的選擇人事的決定，諸事不迅速無効力等，實在沒有應付局面的能力，迨至今日民主國此種無決定的機構體制，仍然沒有變更，如美國的陸海空軍的統治，英美兩國間的連絡問題，對蘇的態度援助，羅邱的會談等都可以充分證明。

英蘇的外交頗足尋味，本來國際間外交無信義自古而然，英國的大陸平衡勢力政策今日仍然成功，蘇聯不幸為英國利用而與德國對戰，消息傳來英國又與蘇定約予蘇聯波羅的海各小國等各種好處，不過蘇俄之外交向來亦很毒辣，目前英國窮困已極，復以「第二戰線」之開關吹噓國外，邱吉爾又不辭勞苦，遠渡重洋，這些漏空處蘇俄不是看不出來，將來轉變誠不可測。

政治理論上軸心國勝利了，經濟機構上軸心國勝利了，軍事鬥爭上軸心國勝利了，明日世界，軸心勢力已奠定了基礎，

中國不過是世界的一環，中日滿在整個世界中，也是關係中的一環，不過在世界現階段中，大東亞戰爭的勝利，關係整個軸

華北協力大東亞戰爭

在特殊化的空氣裏過活了好久的華北人，自中日事變起，一直到最近，始終過着特殊優越的生活，這種特殊化的優越生活，也可以說是受着特殊優越的待遇，不獨華北人自己要感覺到本身是一個幸運兒，表現出來喜出望外的情緒，同時也要衷心感激着日本這種不可泯滅的厚誼，更可以對着其他地方的民衆，表示一種誇耀的情緒。

尤其是在大東亞戰爭爆發以後，全東亞都被緊張的空氣籠罩着，但是受着特殊優越洗禮的華北人，仍然能夠渡着以前的生活，繼續受着特殊優越的待遇，以上這種事實，凡是長在華北的人，無論男女老幼，除非他是唐堯時代的人，擊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與我哉。」

心國勝利至巨，在必勝信念下，瞻望前途，不能不覺着此時責任的重大。

本身受着惠待，而不自覺的人，恐怕人都能感到一種特殊的愉快。

華北人呼吸着「王道樂土」的空氣，在心理上早已鑄成一種鐵的信念，就是說，「中日一體」「亞洲一家」「中日協力才能興亞」，所以在東亞戰爭爆發的前後，已經開始盡他們的天職，對於友邦日本仗義討伐英美等侵略主義者聖戰，不約而同的一同起來在後方協力友軍，使友軍能够安心的在前方喋血，冒險，來為全東亞人奮鬥，來為全體被英美人欺凌苛待的東亞人出一口氣，替他們解開了桎梏，恢復了多年失掉了的自由，從新走入興亞大道，來共同建立東亞共榮圈，彼此提携，齊一步驟，向幸福之門走進。

華北人協力友軍信念的形成，固然一方面是因為友邦的隆惠厚誼一種感應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要歸功於華北人的固有美德，因為華北人具有古燕趙慷慨悲歌之風，又具有齊魯間孔孟的哲學，使華北人始終流傳一種尚義，重信的思想，所以受到一種德惠；必定要作一種報答。這次大東亞戰爭期間，華北人對於友軍的協力，都是自己的信念和固有的美德所促成也。

現今舉些實際的例子。在過去期間中，華北各地曾經發起過獻機運動，各地人民自動的把荷包裏的金錢，捐給公家，僅北京一市，就獻過飛機三架之多，其餘各省市，都有獻機舉動，近年華北各地民衆慰問友軍的風氣很是濃厚，有的是一般青年男女學生，結隊到後方醫院裏去，慰問友軍白衣勇士，獻慰問袋獻花獻金，都是一種精神的鼓勵，有的是民衆的代表也到醫院去作同樣的舉動，此外在地方上，凡是友軍到的地方，當地人民必定搖旗來歡迎，同時一殺老百姓，一心情願的贈清水，提着飯來慰問友軍，他們沒有絲毫的別意，沒有存着彼此兩國人的界限，這種「赤子心」的表現，真可以感動彼此的友情。

大東亞戰爭發動以後，華北各地便發動一種澈底協力的辦法，就是民衆的獻金，在大都市中公共的場所常常發現一個獻金箱，還有就是發銅爛鐵的獻納，各地遍佈着廢銅鐵的收集箱，一般民衆便把家裏舊存的廢銅鐵具，都不要代價的檢出來獻納到收集箱裏，聽說已經有了很良好的成績，最近聯合準備銀行獻金五十萬元，北京電車公司的鉅額獻金，銀行公會的鉅額獻金，都是一種驚人的表現。

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的第三個目標「勤儉增產」，自從三月三十日實施以來，已經有了很大的功績，因為後方「勤儉增產」就等於給前方將士增加勇氣一樣，因為勤就是動員剩餘的人力，儉就是防止無味的消耗，增產就是開源，使前方的將士可以忘掉了後顧之憂，加強他們的鬥志。最近華北就要實行的緊急經濟統制對策，這更是華北人協力大東亞戰爭的一種絕大表現，因為戰事是消耗的，打算補充前方的消耗，就要使後方減少消費，打算使後方減少消費，就要施行統制物資的政策，這種政策施行之後，不獨可以補充前方的

消耗，華北人從此可以享受物價永久平衡的益處，從此奸商不再囤積，一切用品都能廉價買到，既然有這樣多的優點，華北人當然要衷心的來協力。

我們華北人在過去既然有着像以上的那樣對友軍的協力，這的確是東亞人彼此間一種歷史的佳話。

我們今後要打算得到大東亞戰爭的最後勝利，必須要全東亞人共同來協力奮鬥。華北人過去有着很多協力的功績，當然將來不應該隨便的拋棄了自身的固有功績，因此才應該繼續過去的偉大的精神，更要加倍的努力未來的協力，把從前的協力成績，更使它切實些，澈底些，有效些，這樣才算華北人，這樣才算對得住我們的友邦日本。

嵇庵

稽以難馴之
性嘗不偶之數心
與故桐梓任跡
遠暮中散之為
人如不自表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

嵇庵書

穉庵圖卷(其二)



本刊代售處一覽

東安市場	新智書店	佩文齋
五洲書局	五洲會記	
福華書社	華鑫書社	
西單商場	慎行書局	德華書社
永豐閣		
正誼商場	中華圖書社	成文厚
東城	隆福寺	文殿閣
南城	宜武門大街	觀古堂
琉璃廠	來薰閣	
北城	交道口亞東書局	後門爲寶書局
西城	知行書店	成文厚
東方書店	亞洲書局	
天津	總代售處	法租界二十六號路天津書局
山西	同蒲線	大每舍
漢口	中華聯合通訊處	武漢販賣部

本社代售

草韻辨體

此書爲明郭謙所輯。收自漢章帝以下至元朝止草體書家凡百餘人。韻以繫字。字以類從。今由丁友恭堂據明萬歷原刊本影印。線裝白紙八開本五冊。既資鑑賞。尤便利於初學應用。委託本社代售。定價每部十六元。特價十四元。願購者請從速。遲恐售罄。

孩子的教養問題

影響和遺傳

遺傳是先天的教養

影響是後天的培植

小孩子像棵樹，一棵小樹，小樹的生長，是需要着和風雨，和太陽，小孩子又何嘗不是這樣呢！雖然實際上他們需要的並不是和風，甘雨，和太陽，但同樣是需要着一個良好的環境——有形的教養和無形的影響。

過去的家庭裏，常發現把孩子們關在屋裏，只許他念書，不許他出門，只許他守規矩，不許他作遊戲，顯然這是給孩子們的生活畫了一個狹小的圈兒，讓他們生長在這個圈兒裏，結果，孩子長大了。却成了一個呆痴瘦弱的廢物。

現在的家庭裏雖然沒有了這

種現象，可是却常常有一種不良的現象，因為現代的父母都是崇尚男女平等的，所以誰也不甘於枯守在家裏做孩子們的奴隸。於是孩子們得到自由了，整天生長在外邊，由於生活的過度放縱，不良的影響和嗜好很容易的妨害了身體健康。

親愛的父母們！過度的約束和過度的放縱，對於孩子們，同樣是不好的現象，做父母的應該注意：崇尚男女平等，是應該先從責任方面起，男主於外，女主於內，男人負起經濟責任，女人負起家務責任。更重大的責任就是教養子女，父母應該共同擔

負起來，不要輕忽了這件事。

環境和素質優良可以使一個小孩得到身心——精神和肉體——健康，環境就是教育，宗教，社會的設施之於出生以後這一類的影響，素質是未出生以前就賦與了的質形的原動力，基因於所謂遺傳的現象。因此，我們更知道一個小孩的身心健康不單是後天的教養問題，更有先天的遺傳問題，父母是把握了這完全的責任。

有強祖無弱孫是更廣義的說法，父母身心健康，當然的直接給予子女以良好的遺傳了。爲了這個重大責任問題，做父母的應該醒覺，首先應該檢查一下自己有沒有病症。或身體不夠健全。爲了解除這種疑難應該每天服用若素，若素可以清新血液，剷除肺病，衰弱等有遺傳性的病，並能增強抵抗力和健康。

有了健康素質的孩子，再給

良好的環境影響，誘導他的生活踏上軌道，但是不用拘束他的活潑和天真本質的發展，到了學齡的時期，讓他有讀書的時間，也有遊戲的時間。務使孩子的發育得到良好的成績，因為這是奠定孩子的一生的幸福的基礎時期。

促進孩子發育的珍品，應該是屬於若素，因為若素內含有大量的促進發育的營養素，能使孱弱的孩子邁進健康，更含有灰分以發育肌肉，神經，和骨骼。並能治療孩子們的消化不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等症，若素可以說是保衛孩子們的良藥。

若素中瓶三百片，能服用二十五天，大瓶一千片，能服用八十三天，各處藥房都代賣，中國若素製藥公司總批發處在北京東單新開路，濟南營業所在濟南商埠緯三路。

編 輯 前 記

武進劉申受。邃于經學。著述炳炳。嘉道學人中。尤爲健者。宗風所被。今文學派由之熾盛。影響極大。孫海波君於其遺書。特撰書後一篇。乃徵考明晰之作。

清孝欽后主國政者數十年。而當光緒庚辰辛巳間會患病幾殆。薛撫屏汪子常膺薦治療。至壬午遂獲全愈。二人之關係實甚鉅。今歲又值壬午。一士君因撰壬午二名醫一文。本述往之惜。以存其人。

鴉片之禍我華。可謂創深痛鉅。本刊對此。迭有所載。茲更披露抑吾君烟癮之篇。將此項史迹。源

源本本。詳爲考述。讀者於其由來及經過。可得不少之認識。

錢稻孫君在學園門口的臨別贈言。爲對大學畢業生而發。推本經訓。究明時勢。於處世任事諸端。作詳切之指導。語重心長。實爲青年之良箴。

廣東以市場著。由來已久。甚有研究之價值。顧安君譯增井經夫氏所著廣東之墟市一文。稽論頗悉。足資鏡覽。亦廣東社會特質之表徵也。

嵐濤君譯江上波夫氏所著焉支(胭脂)一文。對此物之來歷暨用途。加以蒐討。頗有興味。

讀日本之再認識 (二)

兌

周先生說。如只於異中求同而不去同中求異，只是主觀的而不去客觀的考察，要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還恐怕至少是徒勞的事。我們如看日本文化因為政治情狀家族制度社會習俗文字技術之傳統儒釋思想之交流等，取其大同者認為其東亞性，這里便有一大謬誤。蓋上所云云實只是東洋之公產，已為好些民族所共有。……再於大同之中求其小異或至得其大異者，這才算能了解得一分，而其了解也終能比西洋人更進一層乃為可貴耳。……應當於日本文化中忽略其東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尋求其日本民族所獨有之異，特別以中國民族所無或少有者為準。這是什麼呢，我不能知道，所以我不能說。但是我也很考慮。我猜想這或者是宗教罷。

日本文化的宗教性，周先生已經闡發過。我們以見聞來映證，覺得這是最扼要的一點。凡是一個民族共營的生活，無論在政治在文藝以及在一切事業及思想，必有一個超理智的力量為之領導驅遣。凡是最能發展個性之民族，必最富有共同之堅強宗教信心。而日本就是這種民族。

在政治上最需要信仰，因為政治表現民族的團結，無共同的信仰即無政治。這個信心不是造作成功的，其所由來亦不可知。但是大家都信的是這個。這便是極好的政治。究竟所信的對不對呢，並無關係。這裏頭並沒有對不對的問題。無論如何高妙的理論，要沒有人迷信沒有人死幹是不行的。

中國人的缺乏信仰，第一便表現在政治上。擁護一個人物贊助一種政策那是決不肯的。寧願在某人身後咨嗟詠歎，為天神，但當其在台上時，却必欲吹毛求疵，使他不能獲得完全的威望。又不然，則在其未登台之前，一味慫恿推戴，既登台之後，則又極力蹈瑕抵隙，攻擊得體無完膚。前者是清末之於曾文正。後者是宋人之於王荊公。在中國而欲以身

任天下事，那是智者所不欲爲的。

無論對於什麼都不深信，便是無論對於什麼也都不否認。模稜容忍含糊妥協，是中國政治的特殊姿態。惟有這樣才可以自全。惟有這樣才可以相安無事。這便是中國政治的極則。自古已然，于今爲烈。這原許是很超妙的理論，但是事實上必然以此處於劣敗之地。何也。不能明辨是非，則爲善不足尙，而爲惡不足懼。其結果非上無道接下無法守而何。大凡政治的作用，全賴一種無形的信仰中心。在古代是神權觀念。秦漢以來，神權觀念逐漸動搖，於是趕緊造成王權觀念以替代之。但是朝代更換太多，王權觀念也不易維持。一方面取漠不關心的態度，一方面利用自然之推移而取伺機主義。所以形成現在這種無政治性的民族。

這不但是對於日本現出來的不同點，其實與其他民族相較也顯然易見的。西洋人之觀察中國者，每以爲人民教育不普及之故。恐怕未必然。假如大學徧於各縣，全國無一文盲，其在政治之無信心，只怕比今日更有加無已。

因此便牽涉到知識問題。信仰與知識也是成正比例的。大凡學問上的成就也必須有篤信好道死而後已的精神。也必須有莫之爲而爲之的動機。如果太聰明了，便沒有一件值得做的事，而學問便只成一種可有可無的消遣。笨的方法是學問成功的基礎。中國人超脫瀟灑的態度，也是知識落後之一因。

我們對於宗教本身也就一直采的是容忍妥協態度。不肯過於迷信一種宗教，也不肯過於拒絕一種宗教。士大夫口誅筆伐的是佛，而家庭生活還是採用佛教的儀式。作起文章來不肯承認佛教，而作起詩來却又流連詠歎於禪榻茶煙。宗教之在中國，究竟是一種點綴呢，還是信仰呢，殊難斷言。當外來宗教輸入之初，中國便自造一種宗教以應之，這種宗教所謂道教。恰好截取外來的新奇的一部分教旨，加上中國的習慣，正是最時髦最方便的東西。道教的形式雖然不見得很普遍很悠久存在，然而道教的思想確能深深的滲入中國人頭腦中。迄今道教的本身又已成爲中國人所放棄的遺產。而文之又玄不求甚解的思想訓練，却還是脫不了的桎梏。

宗教是日本所有中國所無，這是不容否認的。然則什麼是日本所無而中國所獨有呢。我想這事應當求之於宋以後。宋以前的事，大概日本都會受着一點影響。中國與日本完全分道揚鑣始於宋，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就自宋而始顯。

這件事無以名之，名之曰八股罷。宋以後的中國精神，可以說是寄託在八股。思想生活入於定型，這是八股之功。八股發達之後，思想生活離開現實生活越來越遠。這却是中國最顯著的特異之點。

八股時代，學問與作人作事完全是兩截。思想與實際生活渺不相干。所學著說的是一種話。所真需要說的又是一種話。自幼年入學，讀聖賢書，只是爲學作幾篇定型的文章，而這種文章又專限於考試之用。一旦文章作成，考試得雋，既不能拿他辦公事寫信，也不能拿他刻入文集。當大家學作八股的時候，全副精神用在上面，講求惟恐不熟，涵泳惟恐不深。一旦入世作人，便須將八股一脚踢翻，恥於再將他提起。中國人受的是這種教育，便無怪養成一種獨特的心理。所學不必所用，所用不必所學，所言不必所行，所行不必所言，所惡不必所非，所好不必所是，內心的認識與客觀的事實不必求其一致。更不知道對於所言所行須負責到底的道理。

八股其實不是壞事。我已經說過，宋以後文字之統一全由場屋文字成爲定型之功。後來大家詆毀八股以爲空虛而改爲策論，反而更壞。何以故。八股尚需要縝密的推論細膩的組織，而策論只是靠著縱橫馳騁海闊天空。其便於空疏乃更甚。其流於虛誕亦更甚。

史論式之文章恐怕也是中國所獨有的。拿過去的人物事實，不管實地背景如何，加以旁觀冷眼睥無忌憚的批評，天下最便當最痛快的事當無過於此。所以學別種東西而應用之於現實生活頗難，而拿作史論之法以應用之於一切最爲容易。嬉笑怒罵是人人愛聽的。查考史實是不耐煩的。

自宋以降，思想方面有極大的進展，古人所不會想到的問題，宋以後都提出來討論。但是國勢之日衰民族之日弱也自宋始。宋人所說的許多話，是唐以前人所不說的。古人不知道說話，而所作者多。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此其所以不同也。

中國向來以學問爲教育，以讀書爲學問，而以作文章爲讀書。宋以前雖然也沒有讀書以外的教育，但尙不至專以作文章爲讀書。而八股式教育則是專門訓練做議論式的文章，則其毒中於腦更甚。

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好像有一段空隙。在思想與生活之間，好像有一種隔閡。所領導的是現實的生活，而所習慣的是空虛的議論。其所以不能如日本之能保存過去固如彼，而不能如日本之能把握現在又如此。由我所短，便可知人所長。

兩國的文化淵源如此之相近，而所趨向所成就又如此之相遠，其故蓋可思矣。
錢稻孫先生對學生的演詞（在學園門口的臨別贈言）也曾說：『無論何種文化不能全沒有外來的分子。不能吸取消化調和外來的文化那便會陷於營養不足而墮落而衰頹的。中國文化又何嘗不以外來文化為滋養。漢唐文化多半是消化調和了外來文化的。最近的文化凋落便在不能消化調和西來的文化。』我寫了本文之後，看見他這段演詞，覺得正好引在此處作本文的尾聲。

錢先生又說：『我們的大患在不忠於事。因為千百年來以名利誘發人。於是我們太趨於求名求利。所事不過視為一種方便。目的在所事以外。千方百計只是巧求名利，結果便忘了全體。』求名求利何嘗不可，只是我們不肯說本分的話作本分的事以求名利，於是人人盡說不負責任的話，人人盡不肯作分內的事。以此為名，以此為利，所謂名者遂成有害之名。所謂利者亦只利那間之利。是則可哀也。

日本何嘗不對於宋以後的中國也有所吸收，然而到今日中國唐風盡泯，便連宋以後一點獨具的文化精神（理學）也並不能在中國發達，反不如日本還能取其所長。其故豈有他哉。日本未受八股教育之毒而已。

國立華北編譯館出版新書

現代知識叢書之一

世界經濟常識 小島精一原著

王炳勛舒貽上

合譯

定價二元四角

小叢刊之一

荷屬東印度

定價七角五分

大學叢書之一

西洋上古史

吳祥麒著 定價五圓

現代知識叢書之一

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

梁盛志譯著 定價一圓三角

總發行所 北京北海公園後門內迤西靜心齋國立華北編譯館

本 社
代 售

書劉禮部遺書後

孫海波

劉書禮部遺書後

劉子容(承寬)撰其先府君(劉遜)行述云。一府君于詩書大義。及六書小學。多出于外家莊氏。易禮多出于臯文張氏。至春秋則獨抱遺經。自發神悟。主山東講舍時。爲釋例三十篇。又析其疑滯。強其守衛。爲箋一卷。答難二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爲申何難鄭四卷。又斷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爲議禮決獄四卷。又推其意爲論語述何、中庸崇禮論、夏時經傳箋、漢紀述例各一卷。其雜涉蔓衍者。尙有緯略一卷。春秋賞罰格二卷。凡爲春秋之書十有一種。宮保阮公、申者李公各爲梓行于廣東揚州。：：虞氏之易。雖惠張創通大義。學者罕得其門而入。因別爲易虞氏變動表一卷。六爻發揮旁通表一卷。卦象陰陽大義一卷。易言補一卷。易象賦卦氣頌一卷。：：尙書今古文集解三十卷。：：詩聲衍二十有七卷。：：又嘗欲爲五經攷異。仿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以存異文古訓。先成易

一卷。春秋一卷。又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爲之疏證二卷。又有少時所著毛詩譜三卷。詩說二卷。其未成者。尙有九章舉隅及小學啓蒙二書。：：其真輯者。則有石渠禮議一卷。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春闈雜錄一卷。東陵勘地圖說一卷。又手摹兩京十六省輿地圖一冊。自著詩文集八卷。又選定八代文苑四十卷。絕妙好詞二十卷。唐詩選四十卷。詞雅四卷。：：今按劉氏遺書。其說經之作。多刊入皇清經解中。文集則有家刻本。春秋之書。則有太清樓養一齋兩本。卽行狀所謂宮保阮公申者李公各爲梓行于廣東揚州者也。惟劉氏說春秋之書。稿前後數易。故養一齋所刻。與經解不同。而易虞氏五述。世多未見。(張之洞書目答問著其名于虞氏易義之下。近人范希曾補注本亦未箋出。平步青霞外摺眉卷六。武進劉禮部著述條下。於易僅舉象象觀變表卦象觀變表二種。想亦未見刻

本。惟養一齋刻本何氏釋例卷後附有虞氏易殘帙數紙。即所謂五述者也。因就諸本。檢其異同。記之于后。

易象賦 自注

卦氣頌 自注

以上刻入文集卷一

易言篇 即虞氏易言補

刻入文集卷二

易虞氏變動表 四頁 無表

易虞氏象象觀變表 分上下二表

易虞氏六爻發揮旁通表 二頁 表十五頁 據序在第二

刻本第三

易虞氏卦象陰陽大義 四頁

易虞氏卦象觀變表

右五種養一齋刻本 序文刻入文集卷九。

春秋公羊何氏釋例十卷

經解本 太清廬本 養一齋本 序文詳略不同。

又文集卷四收入二十五篇。係改定本。

春秋公羊解詁箋一卷

經解本 太清廬本 養一齋本春秋公羊釋例後錄

卷一。公羊申墨守。注云。原名解詁箋。此改定

本也。

發墨守評一卷。

經解本 太清廬本 按經解本所刻僅五條。養一齋釋例後錄卷二。公羊廣墨守。中有魏源附識

云。以上十七條。皆係先生答難原稿。以下缺。

今取先生讀公羊通義條記補之云云。知是篇亦係

未成之書。而發墨守數條在焉。即行狀答難二卷

也。平步青云。按禮部春秋之學。初為箴膏肓評

一卷。發墨守評一卷。後改名春秋答難凡二卷。

非也。蓋平氏未見刻本。姑據行狀為說也。

穀梁廢疾申何二卷

穀梁廢疾申何二卷

經解本 太清廬本 養一齋本有刪增。名曰春秋

公羊釋例後錄卷五。穀梁申廢疾。春秋公羊釋例

後錄卷六。穀梁廣廢疾。平步青云。春秋十七諸

侯終始表一卷。春秋秦楚等進一卷。後改名穀梁

廢疾申何。非也。

左氏春秋攷證二卷 後證一卷

箴膏肓評一卷

經解本 太清廬本 養一齋本 按養一齋本春秋

公羊釋例後錄卷三左氏申膏肓。即箴膏肓改定

本。後錄卷四。左氏廣膏肓。注云。原名左氏春秋放證。首有嘉慶十七年自序甚長。亦改定本也。行狀云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為申何難鄭四卷者是也。平氏云。又有左氏春秋考證二卷。蓋據經解本也。未得其實。

春秋公羊禮譜十四篇

刻入文集卷五

尙書今古文集解三十卷

經解續編本

夏時經傳箋

刻入文集卷二。易名夏時等列說。

書序述聞一卷

經解續編本 文集卷六

論語述何二卷

經解本 文集卷二

詩聲衍二十七卷 未刻全

文集中刻入序、條例、古今四聲通轉略列表、詩聲衍表四篇。是書原稿未成。陳潮始為補足。說另見余詩聲衍表跋文中。

四書是訓十五卷。

味經齋遺書增刻本。聚學軒叢書本。

史記天官書甘石星經疏證二卷

今集中有天官書經星補攷巫咸甘石三家星讚甘石

星經正詁三篇疑即此也。

詩文集十二卷

按以上二十四種已刻

五經攷異 僅成易春秋二種

九章舉隅

小學啓蒙 行狀云二書未成

按以上三種未成

毛詩譜三卷

說詩三卷

禮議決獄四卷

中庸崇禮論一卷

漢紀述例一卷

緯略一卷

春秋賞罰格二卷

石渠禮議一卷

庚辰大禮紀注長編十二卷

春闈雜錄一卷

東陵勘地圖說一卷

八代文苑四十卷

絕妙好詞二十卷

唐詩選四十卷

詞雅四卷

按以上十五種未刻

由是觀之。劉氏精萃之所在。具刊布無遺矣。又文集卷三有禘議一篇。魏源云。原稿以各經爲次第。條列諸說。各爲之議。統貫難尋。今釐理成文。略窺旨趣。知禘議之釐理成文者。由于源也。今養一齋本附禘議一篇。尙以各經爲次。條列諸說。蓋原稿也。禘議及易虞氏五述書口均有皇朝經解字樣。想是經解欲收而又攢斥者。攷阮伯元督粵。在嘉慶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爲江鄭堂刻漢學師承記。序云。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于羣經各章句之下……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是阮氏欲刻經解之意。始于是時。其體例略近經籍纂詁。而預名大清經解。後乃苦其煩重。始各書單刻。二十五年。立學海堂。刻經解之決定。蓋在是時。于是重定凡例。酌定去取。命錢塘嚴杰編輯之。嚴氏跋云。是編以人之先後爲次序。不以書爲次

序。凡見于雜家小說及文集中者。亦挨次編錄。計一千四百卷。經始于道光四年。成于道光九年。而劉氏之卒。在道光九年。承寬撰行狀之時。大約在是年冬。尙未見經解之書。故云。嘗爲阮公宮保言。重雕宋本十三經注疏。又彙刊本朝說經之書。爲皇朝經解。以幸士林。阮公從之。由是知易大清經解之爲皇朝經解也。其說創于劉氏。而禘議及易虞氏五述之刻。亦當在是時。及全書刻成後。始易以今名。而劉書恐以統貫難尋之故被擯。及李申耆爲刻遺書時。不忍聽其湮沒也。遂就其已雕之板。別鑄養一齋之名而彙行之。故其版式一如經解之舊也。

又按是書中附有張惠言虞氏易言一葉。亦鑄皇朝經解口。知易言亦曾收入經解者。不知已後何以不收。由是言之。經解之刻。有其書已刻成而後不收者尙多也。民國辛巳冬日濱川孫海波記。

又按葉德輝郎園讀書記云。其家藏有戴東原詩經補注原稿。采宋人之說最多。遺書及學海堂皆刪去。是詩經補注。亦經解欲收而未刻者也。又濟寧許鴻磐尙書札記。書口有皇清經解字樣。據許氏自序。是書成于道光九年。而刊成于同治九年庚午。按經解共一千四百卷。刊成于道光己丑。咸豐七年。英人據粵秀

山。學長等多以山堂藏書板。募有能取出者厚賞之。有通事某甲取出。然缺者大半矣。乃以舟載至城西之泌沖。皮于鄒氏祠堂。咸豐十年庚申。總督勞崇光捐銀七百兩。以謀補刻。諸官紳亦捐資助之。共銀一千七百兩。至同治元年壬戌刻成。又補刻馮登府石經考三家詩異文攷八卷。共一千四百零八卷。所謂庚申補刻者也。是書卷數起于一四〇九卷。正與經解相接。而與經解單行。此亦不可解者也。壬午四月浮光山民海波記于彊著書齋。

茲有人擬收集舊信箋以紙質舊而式樣雅者爲主願出讓者請至本社議價外埠

函商亦可

中和月刊社啓

北京運料門內翠華軒

劉申受與龔魏

冉

李孟符（岳瑞）春冰室野乘云。「道光丙戌會試。劉申受先生爲同考官。得龔定庵卷。狂喜。亟薦之。魏默深卷在某侍御房。某侍御得卷。猶疑不遽薦。禮部讀其文而大異之。乃促令亟薦。故默深於禮部終身有知己之感焉。然龔共魏竟皆下第。先生痛惜之。贈以詩云。三江人文甲天下。如山明媚豔嶙峋。蓋蓋春溪比西子。浣花濯錦戴銀雲。神禹開山鑄九鼎。罔兩類伏歸洪鈞。鋒車西走十一郡。奇祥異瑞羅縷紛。茲登新堂六十俊。（自注。浙卷七百餘人。余獨分得六十卷。）就中五丁神力尤輪囷。紅霞噴薄作星火。元氣蒸蔚暉朝曦。骨驚心折且揮淚。練時良吉齋肅陳。經句不寐探消息。那知鑿羽投邊塵。文字遼海沙蟲耳。司中司命何歡噴。更有無雙國士長沙子。孕育漢魏眞精神。尤精選理踈飽謝。暗中劍氣騰龍鱗。侍御披沙豁雙眼。手持示我吝嗇頻。（自注。湖南九四卷。五策冠場。文更高妙。予決其爲魏君源。）翩然雙鳳冥空碧。會見應運翔丹宸。萍蹤絮影亦偶爾。且看明日走馬填城闕。定庵是歲三十有五。後三年始據南宮。禮部即卒於是年。默深至乙巳始登第。則禮部不及見矣。」足徵愛才之雅。而學術上尤可云鍼芥之契焉。

在學園門口的臨別贈言

錢 稻 孫

在學園門口的臨別贈言

諸君今天，已將大學課程修研一過，所以致用於世，而為國家，為社會，乃至為全人類造成幸福的專門學術，可以說是已得一門徑。從此將本其專攻之學，去為國家社會盡力貢獻，做一個國家社會有為之士。這在諸君一生之中，實為生活上一個最大的新紀元，至可慶賀。同時，國家社會從今得到許多有為之士，在她的發展上得到一支生力軍，也是一件極可慶幸的事。我現在從共處了四年的學園裏，送諸君出這學園之門去，一方面不免於惜別之私，而一方面為諸君的前途，為國家前途，又不勝其欣喜愉快；敬為諸君，為國家，稱述其最真摯的慶祝。同時，并且要致其最虔誠的禱祝：禱祝諸君身心兩方面的堅固久長的康強不息；為國家社會，十二分的善自珍重！

我今天無以為諸君說，只有一些泛話，淺見的話，打算拿來做個送別的贈言。不過，先要聲明，我不善談，話說得笨，不能動聽；但是一片愚忱，出自此中，希望諸君諒其悃誠，平心靜氣的聽以清聽。

回想諸君，自從初小以來，至少受了十六年間的的教育，做了十六年的學習研究以及修養的工夫。這十餘年間，自家的身心兩

方面，都經過了幾許的變遷，遭逢了幾許的環境改易，對於自家的認識，以及前途的思慮，也一定體驗了幾許的煩悶。尤其是高中以來的六七乃至七八年間，目擊着電閃似的世局的迅速而且莫大的變化，驚心動魄，愉快自失。或者有人竟至悲憫不可自勝，幾乎迷失了目標方向，懷疑到人生的意義。

所幸在這掀天的波濤之中，或者還有人在極辛酸或極困苦顛連的境遇之下，居然能够篤勵自持，粗成其學業。沒有漂流到混濁錯誤的漩渦裏去，也沒有沉沒到墮落自棄的深淵之底，以有今日；這便是可以為諸君稱慶的一點。但是，凡有可慶，必得同時知所懷懼，那前途有個希望；要不然，他的生活的生命，便會從此而斬的。須知當在諸君的前途，還有着若干的漩渦，若干的深淵，偶有不慎，還是要落到錯誤裏去，還是要走到自滅的道路上去的。況且社會上的種種誘惑，種種荆棘，決不是在學園內所能想象的。苟不自慎，立即要陷入穿罟的！當在學園內時，便是遭逢到一些迷惑，還有師長可從商榷。一出學園以後，全靠自家把住船舵，善為自處。一失足成千古恨，悔無及了！一個失足，在一個人，便是斬了自家的生命；而在國家在社會，還不僅僅是

喪失了一個人材而已。因為諸君已經是國家社會的公人了，國家社會的構成，完全就在諸君的身上。諸君的墮落，直接就是國家社會的墮落；諸君的錯誤，直接便成了國家社會的錯誤。何況現當國家社會大變化之後，又是建造起大東亞來的重要關頭，諸君肩上的責任異常重大，這是諸君在慶幸同時，第一應當知所懼，而從此不可須臾疎忽的。

論語上，孔子對子產說的話：「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這所謂君子，便是我方纔所說的公人，乃是從其為國家社會盡力服務方面來說的官紳之意。看下文列舉他的使命，是事上養民使民，從這上頭就可以知道了。再換句話來說，君子好比說是士紳。既已成爲士紳，其行己也就必得恭——其個人的行動舉止先就必恭。這恭字，便是兢兢恐懼，而且有尊重自家人格的意思在內。就是所謂自覺了自家的責任，而知所懼。下面還跟着「一事上也敬」：這事上就是服其務的意思，達成其使命，爲其所當爲的意思。在今日我們的使命說來，便是爲大東亞的樹立去盡心貢獻，也就是爲全人類去謀永久的和平幸福。這敬字，也便是兢兢恐懼，而且有對於其所事的意思在內。恭是對自家的態度，敬是對於所事的態度。無論其對己對事，必恭必敬，恭也敬也，俱是兢兢懼懼，惟恐或有失的精神態度。我所謂自覺其使命，而知所懼者，就是這個道理。

我現在把「事上」二字，用樹立大東亞，謀全人類的幸福來替換了。這不是膚泛的換置，其實是我們當前的唯一使命。再進一

步說，其實還是我們自古以來的大理想。論語所見，乃是孔子當時，並且是對子產說，所以只就他的當前使命，拈出了這「事上」二字，至其所以「事上」的終究的目的，乃不外乎「治國平天下」的大理想。你看後面跟着舉出來的是養民使民，這不是治國平天下嗎？因此我即現在的局勢，鑑於現在情形，而換置以今日當前的目標。

原來「天下大同」是中國古來的一個大理想。治國平天下的極致要在「天下大同」。甚麼「四海兄弟」「四海一家」等等的說法，都是表現着這個大理想的話。這個理想，而且還是凡爲東亞人所同具的。日本，古來就取「八紘一宇」四字爲其理想；便是釋家的所謂「普濟衆生」「一蓮托生」，也正是一樣的理想。現在的世局，可以說是正在向着這東亞各民族所共同的大理想纔邁出了第一步。所謂「大東亞戰爭」的意義，就在於此。

我們要知道：真正的戰爭，決不是終始於感情的狼鬥。狼鬥便無異於禽獸的相殘，一味只知道逞其殘暴。真正的戰爭，是向理想的邁進，不是盲目的感情作用；是建設的一面，不是破壞毀滅；所以往往爲人類進化的過程階段。此次日本特於去年十二月八日以後的兵事，方始謂之戰爭；更標明其理想所在而謂之大東亞戰爭，不是無意義的。

居然是爲了這樣一種大理想，而且也正合於我們自古以來的大理想而戰。那麼，我們爲甚麼不去與共甘苦協力作戰，以期早日達成這個理想呢？我們這幾十年來的掙扎，爲的是甚麼？豈不要謀得自家的生存，而爲人類盡一點義務？那麼，在今日局勢之

下，我們爲甚麼不乘此機會，起來謀得自家的生存，而且與全人類造一點幸福？萬一酣戰之餘，設或走岔了道兒，離去了我們的大理想，使得這有意義的神聖戰爭，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豈不是我們也與有其罪嗎？至少我們沒有貢獻我們的氣力，來促成這理想境地，這就是我們沒有盡我們的天賦義務。換一方面看，也就是沒有生存的資格！再反復說一遍：我們要確立我們的生存權，必須要向人類有所貢獻；要向人類有所貢獻，現在的大東亞戰爭不失爲一個機會。然則協力作戰之道何在？方纔也說到過，戰爭不在破壞，乃是建設，建設起理想的境界來。我們的理想境界是「天下大同」，「天下太平」，「四海兄弟」，「四海一家」。如何始能四海成其兄弟，成爲一家，天下太平呢？第一要大家的知識道德大略相仿，文化程度約略相等。因爲文化略等，然後方能互相認識，互相理解。不是互相理解，何以爲朋友兄弟？

說到這裏來，我們先就應當反省一下：我們自家的文化程度，眼下如何？果然不比人家差嗎？即便不比人家差，是否在向上進着？如果比人家要差，那麼應當怎樣辦呢？孔子說的：見賢就得思齊，見不賢也要內自省。我們近二三十年來，一部分的人太看重了西方的物質文明，至於全盤歐化的議論。現在却得到了顯著的教訓：單單是物質方面，並不足以挽救衰頹，還須要精神方面來做中樞。

我這句話，並不是說我們不必要物質文明。在這方面，我們

還着實不夠，正非竭力趕上前去不可。不過，物質文明只能做到利用厚生，並不能便得到真正的精神安慰。就是利用厚生，仍還須有了相當的精神文明，纔能得到。若無絲毫精神文明的話，勢必盡將所有知能，悉注於殺人機械的製造上去，還有甚麼利用厚生，還有甚麼文明呢？所以一國家一民族的衰頹，決不單是推進物質文明所能挽救的。我們應當先檢點我們自家的精神文明，現在何若？

誰都知道：我們古來有着很光彩很優秀的精神文化來；可是今日，又那個能不自認教育衰落，道德敗壞，政治學問，都遠不如前，還遠不如人呢？講到學問物質科學且不必談，便是人文科學方面，我們的哲學史學乃至政治經濟之學，那一門比人家高了？最近十幾年來，纔撿拾了些人家研究的唾餘，方稍微見了一些新芽。無如還因了種種不斷的打擊，而甫見的新芽，旋復歸於枯槁。學府且不能充實，就難怪社會日趨墮落。只是這樣的江河日下，勢將伊於胡底？真有墮於禽獸之列，喪失其人類的生存之憂！老實說：我們今日的文化無論在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落後得頗厲害，我們不能單靠祖宗的餘蔭，不去努力。再不趕緊努力，恐怕要去協力於神聖之戰，都有問題。

因爲真正的神聖之戰，要本着東亞的大理想去貢獻世界的改造。此其勝否，當然就看東亞文化之優越與否。東亞的文化而勝不過西方，便戰勝的希望很少；即便一時戰勝，終究改造不了全世界。兵事上勝了，理想還是不得達成的。而東亞文化，原是三鼎

足支撐起來的：一是印度文化，一是中國文化，一是日本文化。從前的人，不是，其實只是最近二三十年來的人，多以為日本只是外來的文化居多，算不得日本文化。其實日本不能說沒有他的固有文化。而並且無論何種文化，不能全沒有外來的分子，不能吸取，消化，調和外來的文化，那便會陷於營養不足而墮落而衰頹的。中國文化，又何嘗不以外來文化為滋養？漢唐文化，多半是消化調和了外來文化的。最近的文化凋落，便在不能消化調和西來的文化。日本原有他的固有文化，而中間吸取了消化了調和了中國印度的文化，最近吸取消化調和了西來的文化。因此，日本今日實在有他的卓然的文化。而且在東亞文化三鼎足之中，還是榮養最充足的一支。怎麼能說日本不算有文化呢？

總之，東亞文化的三鼎足，現在只有日本一足健全有力；其餘二足，都不免軟弱；這是無可諱言的。

然則，要穩穩，要扛起這東亞文化的大鼎，第一先得補強這文化力衰頹軟弱的兩足，非得三足均等調和不可。在我們呢，也非得補強我們的文化力，無以自生。所以補強我們自家的文化力，無論在自謀生存，在協力作戰，都是刻不容緩的。反復來說：如果我們能早日補強了我們的文化力，我們就能夠早日固定我們的生存權。能夠早日助成這東亞戰爭，能夠早日將我們東亞

的大理想去貢獻於世界。我們生當此辰，無論為己國為全人類，委實都負着這樣重大的責任在。諸君一出學園，無論往那方面去做事，誰都一樣分擔着這扛起東亞文化的大鼎來的重大責任，而無可逃的。再反復一句：諸君既出學府，苟不能為我國文化爭一段光榮，便不能免於罪人之目！

以上是我對於世局，對於我國前途，所懷抱的一點見解。見解或許淺薄，而情勢的迫切，實有如此嚴重，想誰都不能不定的。因此，我們越發感覺到我們個人的善處之不易。然而，我看並沒有甚麼了不得的大難。執簡以御繁，只在安於做一個人。我常說的，也許有人曾經聽見過，中國四萬萬人，只要個個都夠得上是個適合於現代環境的一個人，不必有偉人巨人或是人才人物等等的形容詞的添加，只是個人，那中國的理治中國的富強，就不可限量了。反是而多泄沓夠不上水準，即便有幾千英雄幾萬偉人，也不容易理治。其為治，也只是一時的把戲。人在則政在，人亡便政也亡了。我們的大患，在不忠於事。因為千百年來，以名利誘發人，於是我們太趨於求名求利，所事不過視為一種方便。目的在所事以外，千方百計只是巧求名利，結果便忘了全體，落在個人小己的深坑裏，遺害全局而仍不悟；這是我國人的第一大毛病。在這一點上，今日師大同學也在座，我特別希望師大同學對此，將來在教育上多加一番考慮。我們所需的不在偉人英雄豪傑，只在普通的多成了夠水準的人。日本的教育結果，就是人

人忠於所事，所謂マジメ（真面目）（認真）的人。雖不是一百個，全是真面目的人，却對於爲國之謀，大多都很真面目，所以纔有今日。今日的日本，固然也不乏英雄豪傑，然而這個光彩燦爛的日本不是幾個英豪所能一手造成的，還是國民全體的力量，有以致此強盛。我們也並不是絕無英豪，而國民的健全率太小，真面目的人，實事求是的人，其實不夠，這是我們莫大的弱點。尤其是指導階級的人，那時代，多有不能免於不真面目者，這個病害甚大甚大。諸君出去，站在指導階級上，希望對於這一點，時刻加以反省。

我所謂但求做一個人，固然不可做壞人，也不必有意做偉人。要之，在乎立志教品，不去有意求聲譽求利祿。不求而至的聲譽利祿，方是真的；有意去求，便爲落入誘惑之始。所以我以爲第一要不出風頭，不調花腔，實事求是。就是克制私慾，忠於公事。這樣做去，乃可以清夜捫心，而俯仰無愧怍。再充乎其極，便能達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境地。尤其是身居指導階級的諸君，必須自尊自重。因爲諸君是國民的代表，是一國的中心人物；如若稍有墮於諂媚曖昧，機巧營私之跡，其信用有繁者，輒能率舉國的人而陷入邪途。如果失却社會信用，而爲社會所唾棄，則非獨自陷於罪人之列，亦且斬却自家的生命。可是，說說容易，實行匪易。持之必堅必久，時刻須監督着自己；而這持久不改，又非容易的事！此所以行己必恭事上必敬，不可須臾懈怠也。雖然不是容易，但是持之一二年，三四年，也

就習慣成了自然，並用不着畏難而不爲。最在初出學園的時候，立下這種志向，持之以堅決，並不是做不到的。凡有大事業，必敦品而後有成；若云細節不必顧，那便流於錯誤。在我看近五六十年來中國一般於觀察人的方針有些錯誤。用人多取其能幹，而不甚講品端醇厚；所以澆薄之風，瀰漫國中，原因在是。但取能幹，以實事求是爲迂腐，所以人多以出風頭爲敲門磚；一旦矇得利祿，便舉其知能以爲巧詐。於是世風遂日益趨於澆薄，甚至貪偷成風，諂媚不以爲恥，而一敗不易匡正了。這就是方纔所說：指導階級人的錯誤，足以誤國；指導階級者的墮落，足使全國社會墮落；可不憤哉！諸君此時，不獨不可自陷，還有努力於匡正此風的責任。匡而正之道，不在多言，只在自尊，以身作則，於默默中示範於天下，方有實效。

要守己教品，第一要養己之廉。廉怎麼養？我以爲制我物慾，自奉儉樸，從事於適度之儲蓄，是唯一方法。現在一出學府而人世，往往因才學而見用，輒因人才缺乏之故，大抵月入可得百餘元以上，甚或一躍而得高祿，所入頗豐。這時候，就得知所懷懼。須知私經濟與公經濟不同：公經濟可以量出以爲入，私經濟絕不可如此。并且量入以爲出之中，還須有相當的儲蓄。青壯年時代，往往以爲儲蓄不是志士所爲。其實沒有儲蓄的人，即有志於立品，有時而不可能。及至欲守不可能而貶節喪廉，那良心的悲哀有不可以自療者矣。即不到這種地步，諸君前途，有需於

資財之事正多。若須事親，或支門戶，負擔已重；今有所入，而不事儲蓄，一旦境遇改易，將何以自支？即無多負擔，處於多幸之境者，轉瞬便須締造家庭，行且有子女，便贖養匪易了。有子女便須謀其教育；有子女而不教育，是國家社會的罪人；非但貽終世之怨於子女，亦且陷子女於不孝，斬絕祖香，賊害國家社會的命脈，罪惡深重，莫過於此。人之處境，不能久遠順利，總有個不如意時。當其所入豐裕，揮霍不自覺，及至所入偶減，或遇疾病等意外之事，一旦要想節縮，談何容易？於是怨尤以興，不能自己，甚且貪竊不義，從而而陷。這些地方，看去若甚瑣屑，其實所關至非淺鮮。立品立行，必須有養廉之備。錢財須爲我用，不可使錢財用我，不可爲錢財所困。人須無論在甚麼時候，在甚麼境遇，都有天君泰然的餘裕，夫然後乃有教品立行的資格。

可是，這裏有個義理是非之分不可不辨：節儉不是吝嗇，儲蓄不是聚斂。節儉是節己之享用，吝嗇乃剝人之應得；儲蓄是節己而儲以爲備，聚斂則涉於貪得而無形中已不免乎奪諸人。這其間辨別甚微，而界限極嚴。毫釐有差，動關教品立行。要之儲蓄不是爲富，爲富便不仁了。我們一入世間，即事事有關錢財之出納取捨。不論數量多寡；凡出納取捨之態度，最見其人的品性。人己之分，公私之辨，苟一不嚴，品格立壞，這一壞便終身無以補救。行已始於此微，觀人亦在此微，而世間誘惑，多半就在這個上頭！一輩子對於錢財的出納取捨，必定經過良心的審核，眞名實姓來擔當；便無隙可乘，誘惑無從而入了。

再進一層，自家的收入有多有寡，只在自家去調節，量入以爲出；不必羨慕他人。比人家貧窮，決不是羞恥；品格學力的貧窮，乃真是羞恥。尤其是品格的貧窮，非但羞恥而已，就是朝夕也逃不開的良心之譴責，便受不了。若說入不敷出而流無可節，又不是怨尤鑽營，乃至哀求苦乞所能別開新源的。先應該反省自家的品性學力才能：如果品學有缺，那怕怎樣怨尤爭奪哀求苦乞，總無益處，惟有修補所缺，方是開源之道。因爲怨尤鑽營求乞，就只有增加品學之缺而已。苟非一時的天災巨禍，沒有品學無缺而不得生存的。那一時的災難，便會過去的。平時所以必須要有儲蓄，正爲此等不可抗的一時災難。誠哉，簞食瓢飲，安貧樂道，不是容易修得到的；可是安貧實爲立德的根本。其實苟能安貧，便決不會貧；因爲貧而安之，精神便已不貧了。至於能安於貧，而竟到了生死關頭，除非是遇到天災巨禍的當頭，就所謂不可抗了。大概不至於遇到罷。

一朝入世，還有一件必須留心的事，就是交友之道。在學園裏時，所謂損友益友，還比較簡單，容易選擇。或是學績優良，或是義理清楚，或是氣品高尚者，都是我的益友；若其嬉玩怠慢，趣味卑下者，可以損友視之，而少與之交。入世之後友之爲數益多，而不復如學友之接觸有恆；性質愈益複雜，而關係又非至淺。一切有形無形，不知不覺的誘惑，可以說是大半從交友而來。在學園內時，朋友的請益規勸，較能率直而無所拘；入世之後，便不容那麼率直無拘了。有的彼此拘於地位行跡，雖可欽慕

而不容率與交遊者；有我雖不欲與爲友，而事情不得不與交遊者。此其漸染浸久，雖不至誘我惑我，而我已不自覺而同流，或且沉溺莫能自拔；危險迥非在學園時可比。扼要的交友之道，在毋狎，毋譴，毋苛求，毋責備，毋依賴，毋偏厚。所謂君子之交淡然，至有意義的一句話。

一個錢財，一個交友，能够審慎，也可以說是處世當無大過了。由是而忠實於所事，事事從民生着想，從民德着想，來指導社會，調和社會於不言中，來提高社會的文化。如此而不成大事業不爲大人物者，可以說是沒有那道理了。凡從學府出來的人，人人都能這樣，那國家的富強治平，還可計量嗎？諸君！中國的振興，完全從諸君的行已上開始。

我今天送諸君出這學園的大門，就拿孔子對子產所說的幾句話，來做臨別的贈言。就是「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我說來已甚極吝，而並不能透澈，尚祈諸君時常尋求其義說，辨味其深意，爲國家，爲社會，爲全人類造一些福地根苗，幸甚幸甚。

最後還願諸君特別對於身體保重，時時要謀體力的增強。我國積習之深，莫過於蔑視體力。須知體力不健，精神無發展的基礎。敬頌諸君康強日盛。

我的一片愚忱，在此就算呈獻於諸君之前了。

x x x x x

廣東月令

竹

天之節候。見於地之物產。故月令一篇。載自禮經。後人遂著於授時之曆。中國幅員遼闊。南北風土迥殊。粵東一隅。尤爲絕異。鈺瑋賦讀廣東月令一則。足見其概。茲錄之。

正月 屨氣成樓。水仙來賓。荷錢浮於水。二麥黃。木葉微脫。

二月 蔗初芽。蔗拳輪粉。魚苗生。蟬降於霧。木綿吐英。杜若芳。石蠶揚葩。江鷗避風。孔雀之尾開金。檳榔包垢。

四月 佛桑紅綻。高榕蔭日。仙掌立。鯨入山麓化爲虎。樹蘭綴珠。

五月 荔枝丹。菩提舒葉。椰含漿。羣蟻朝其祖。鈞刺鳴年。

六月 白雨足。西潦至。芭蕉子垂。苦瓜入饌。早禾乃登。秧針重碧。龍眼熟。蝴蝶營繭。素馨結爲燈。藉田浮。

八月 鷓鴣息影。茶徙蠅於樹。紙鳶翻風。黃柑分指。河鮪乘潮而上。

九月 紅蓼登。白檳落。嘉魚出於峽。南燭迎社。香門開。耕牛放閒。八蠶之功畢。嶺梅芳。橘柚錫貢。銀河夜見。

十一月 桃李花。鷓鴣蔽葉。黃雀復爲魚。嚴蜂聚糧。瑞香霏雪。

十二月 蚊不絕吟。池塘竭。稚筍出。風關賀春。舊雷有聲。

烟 毒

抑 吾

中國之知吸食鴉片，約在康熙弛海禁之後，蓋其時南洋鴉片例以藥材入口，而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成膏，鑲竹爲管，就燈吸食其烟，不數年乃流行各省，甚至開館賣烟。雍正七年乃定禁烟律例云：

「興販鴉片烟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個月，發邊衛充軍。

若私開鴉片烟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衆律擬絞監候。爲從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戶地保隣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

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計贓照枉法律治罪。

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並不行監察之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

推詳其意，蓋時人於鴉片之流毒，尙無充分認識，禁烟動機多基重於道德觀念，故法以吸烟者，乃係被人引誘，而無禁吸之規定。獨於興販及開烟館者，特別嚴厲。同時更因鴉片皆由外商輸入，中國內地種烟者甚少，故責成海關及地方官於汛口糾察，以杜絕鴉片之來源，鴉片之來源既絕，則吸食者自然消滅。又以地方遼濶，恐官吏不能遍查，因定船戶地保隣右知而不舉之罪，似爲除害扼要之辦法。殊不知於時英人在遠東之貿易，日漸發達，鴉片乃對華貿易品中最暢銷之一項，時國人吸烟成癖者已漸衆，而法律僅定販賣者之罪，不及於吸烟者之身，於是始有圖利之奸商頑法之污吏，互相勾結，從事私運。此禁烟之所以無效也。

乾隆之際，號稱盛世，文治武功，俱足稱述。惟鴉片流行狀態，不載於官書。據李圭鴉片事略所記，乾隆三十年以前，英人輸入鴉片，歲僅二三百箱，逮四十五年以後，英人之東印度公司，已獲得鴉片專賣權，而輸入中國之鴉片，每年乃達千箱之譜。嘉慶初年，吉慶任兩廣總督，會出令嚴厲禁烟，並通知海關監督嚴加查禁。其通令詳述鴉片之毒害，並指出海關受賄情形，且謂鴉片之毒初僅限於福建廣東，後經相當時期，遂傳入其他各省；故請飭令海關職員務認真嚴查船隻，不准有受賄情事，並令行商負保證之責。此令頒布之後，廣州洋面曾發生少許效力；其後不久，該總督轉任，而禁烟之命令亦隨之消失。

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百齡來任兩廣總督兼代關務，乃再發令禁運，並申述前此禁烟之失敗，乃由於行商輕忽人命，只知貪利而與外人合謀私運所致。因令通知外人，以後不准再私運鴉片入口，若發覺外船私運，行商必須立時呈報，將洋船逐出港外，不准貿易。倘行商與外人合謀私運，除將洋船逐出港外，行商當受重罰。如洋船不運鴉片，則行商於卸貨時，須呈未載鴉片之甘結。

綜觀吉慶百齡二氏之禁烟法令，其目的乃承雍正七年之旨，完全注意於禁運方面，且將其責任委之於行商。蓋當時中國官吏，咸以鴉片之輸入，乃吸烟之根本原因，故欲禁吸烟當先禁運，而廣州又爲外國鴉片之唯一入口，以職責所在，厲行嚴禁。然行商只知貪利，外則與洋船合謀，內則與胥役勾結，致禁烟法令，卒無若何效力也。

嘉慶十五年，京師廣寧門盤獲楊姓身藏鴉片六盒，請交刑部審辦。仁宗乃降旨曰：

「鴉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驟長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害身命，大爲風俗人心之害，本于禁例。該犯楊姓膽敢攜帶進城，實屬藐法，著交刑部嚴審辦理。惟此項鴉片，近聞購食者頗多，奸商牟利販賣，接踵而來。崇文門專管稅務，僅於所屬口岸地方稽查，恐尙未能周到，仍著步軍統領五城御史於各門禁嚴密訪查，一有糾獲，卽當按律懲治，並將其烟物毀棄。至閩粵出產之地，並著該督撫關差查禁，斷其來源，毋得視爲具文，任其偷漏。」

關於仁宗此旨，所謂「大爲風俗人心之害」，仍系本於道德觀念，未嘗慮及其他。而奸商牟利私運，殆確係事實，亦足見吸食者之日見繁衆矣。然著閩粵督撫及海關差役並京師步軍統領五城御史密訪查禁，亦祇爲杜絕來源，仍未及吸之

人也。至十八年乃令刑部議奏軍民人等買食鴉片烟分別治罪條例。據刑部復奏稱：

「查與販鴉片烟，及私開鴉片烟館引誘良家子弟，均例有治罪專條。至買食鴉片烟之案，因例無明文，向俱照違制律杖一百，法輕易犯，實不足以示懲，自應分別官民嚴立科條俾昭炯戒，應請嗣後侍衛官員等買食鴉片烟者即行革職，仍照違制律杖一百再枷號兩個月。軍民人等買食者，俱杖一百，枷號一個月。其與販鴉片烟及私開鴉片烟館引誘良家子弟者，仍照舊律治罪。與販爲從之犯減爲首一等。」

仁宗降旨依議，並加「太監如有違禁故犯者，立行查拏，枷號兩個月，發往黑龍江給該處官員爲奴」一則。然則自雍正七年禁烟以來，凡歷八十餘年，至此時始定吸食者之罪。在此八十餘年間，英人每年對華鴉片之輸入額，已由二三百箱增至三千餘箱，足見鴉片瀰漫之程度。復據仁宗諭旨云：

「至鴉片烟一項，由外洋流入內地，蠱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禍與鴆毒無異。奸商嗜利販運陷溺多人，皆由各處海關私縱偷越。前會降旨各省海關監督等嚴行查禁，乃數年來迄未遏止。並聞各海關竟有私徵鴉片烟稅銀者，是竟導奸民以敗賢之路，無怪乎流毒愈熾也。」

蓋仁宗已深知海關私徵鴉片烟稅銀，故對此點特加嚴禁，因諭曰：「儻管關監督等陽奉陰違，並私收稅課，著該督撫實力查參，將該監督先行革職，由驛具奏，朕必從重懲治，其各處輾轉營販之徒，並著五城順天府步軍統領衙門及各省督撫等一體嚴查，按律究辦。」良以前此禁烟之失敗，一爲未規定吸烟者之罪，一卽由於官吏之受賄，故嚴申禁令制止，至二十年，復因粵督蔣攸銛之奏，於是又定洋船到澳門時查驗章程，並寬免粵省地方官員失察處分，以防其瞻顧因循而不能認真。此外又明立賞罰條格，以期民衆之協力。然粵省入口之處甚多，而奸商及巡丁胥役等，仍多貪利之徒，勾結作弊，暗中包庇夾帶，故其輸入額匪特較前加多，而價值亦大增。

道光元年，因查出葉恆澍夾帶鴉片之案，御史尹佩棻因地方官之不認真查拏，又因粵海關之包稅，奏請嚴禁。奉旨重申前禁。凡洋船至粵，先令行商出具所進黃埔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準開船驗貨，其行商容隱，事後查出，加等治罪。開館者議絞，販賣者充軍，吸食者杖徒。自此鴉片躉船盡徙於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達，凡閩浙天津之泛海者就地交易，

暢銷如故。何則？科條加重，販者吸者罪皆不及於死，而有癮者，頃刻無煙卽有性命之憂，是以甘心觸犯，購求愈切，奸販乘其所急，得以居奇。胥役包庇，關津賣放，皆由此起。逮躉船移零丁洋後，而鴉片愈矜貴，價值愈增高矣。

因外貨價值日高，國人亦漸曉製造之法，於是乃有私種罌粟，熬煎烟膏者。據宣宗上諭云：

「鴉片烟流毒甚熾，總由地方官查拏不力所致。向來地方官只有嚴參賄縱之例，並無議處失察之條。且只有查禁海口洋船，而於民間私熬鴉片，未經議及，條例尙未周備，嗣後如有洋船夾帶鴉片烟進口，並奸民私種罌粟熬煎烟膏，開設烟館，文武職地方官及巡查委員，如能自行拏獲究辦，免其議處，共有得規故縱者，仍照舊例革職，若只失於覺察，按其烟斤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該管大員罰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級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級調用。武職失察處分亦照文職劃一辦理。其文武官拏獲烟斤議敘，均着照舊例行。至滇省迤西迤東一帶，將罌花熬爲鴉片必須嚴爲禁止。着該督撫嚴飭地方官曉諭居民，不准私種罌粟以淨根株。」

蓋自此時除輸入之鴉片外，又有自製之烟膏矣。雖有明令禁種，但亦未能生效，如道光九年所降上諭曰：

「……番舶裝載鴉片，駛至澳門廈門等處附近關津停泊，或勾通書差，暗中抽稅，包庇進關。或巡哨兵役遊弄往來，私爲奸夷夾帶，代爲發販。或得規容隱，任聽奸夷分銷各省，商船載往各處售賣。行銷之路既多，來者日衆。該兵丁等且藉以抽分吸用，賤價留買，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轍。……」

可知彼時禁之彼自禁之，爲之我自爲之也。

當是時也，中國禁烟之令雖嚴，然其中種種弊端，英人多與之合謀計劃，且行之久而毫無顧忌者，蓋英人純以大利所在，絕不肯輕易放棄鴉片貿易故也。在英商方面言，則倚賴出售鴉片所得之現款，用以購回中國之貨物，可獲暴利。在印度政府方面言，則視爲財政之絕大來源。兼以鴉片輸入既多，而易回之貨物反漸減少，藉可滿載鉅量現銀而歸。其利若此，故敢不顧國際道德，而甘冒不韙。

按現銀出洋，向爲法令所禁，自鴉片輸入以來，現銀偷運出外洋者甚多，以致銀價日貴而錢價日賤。道光二年御史黃中樸奏請嚴禁海關偷漏銀兩。九年御史章沅奏稱洋人夾帶鴉片入粵，每歲易銀至數百萬之多，非尋常偷漏可比。十一年御

史馮贊勳奏稱夷船私帶鴉片烟土來粵，每年紋銀出洋不下數百萬，流毒無窮。蓋前此中國所謂禁烟，以爲鴉片僅能戕害身命，定例從寬，乃純基於道德觀念者。自是始悟鴉片之輸入，不特違反人類道德，實爲經濟侵略之一種手段，於是始嚴厲禁烟。

此後禁烟之步趨，仍偏重於杜絕來源，因內地已有種植罌粟而自製鴉片者，故有對內對外之別。其對內者，經數度修改，乃由刑部議定如下：

- 一、內地奸民人等，有栽種罌粟花麥花，收漿煎熬鴉片烟，及買土煎熬售賣圖利者，均照造賣賭具例，爲首發邊遠充軍，爲從杖一百流二千里，田地船隻房屋照例入官。
 - 二、其知情租給田地房屋之業主，及知情受雇容留之船戶，但在一年以外者發邊遠充軍，一年之內杖一百流二千里，半年以內杖一百徒三年，雇租之田地船隻房屋一律入官。
 - 三、有能自行首告，將私栽私熬之犯，指拿到官者免罪，田地船隻房屋並免入官，首告而無獲者，但准免罪，田地船隻房屋仍行入官。
 - 四、左右緊隣據實首報，照例給賞。知而不舉杖一百。受財者計贓准照枉法從重論。
 - 五、地保受賄故縱，照首犯一體治罪，贓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其知情容隱雖未受賄，亦照爲從例問擬。
 - 六、各督撫責成該管道府實力查禁，出具所屬並無栽種鴉片烟切結，年底由司彙齊咨部，並著該督撫於每年具奏編查保甲摺內，一併詳細聲叙，其有查禁不力者交部分別議處。
 - 七、栽種罌粟等花尙未收漿熬烟，及收買鴉片烟土尙未熬烟售賣者，俱杖一百徒三年。
- 對外者約分下列四點：
- 一、夷船不准夾帶烟土，否則不准開船，立即逐回。
 - 二、貨船之外，毋許另設船隻，以杜私入之源。
 - 三、省河禁止走私快艇，湖瓊各屬商船不得攏近零丁洋面。

四、著直隸粵閩浙等省各督撫嚴防，海口各地方官，凡出洋販貨船隻，逐一給與牌票，查驗出入貨物，毋許仍如前
有偷販情弊。

以上爲杜絕來源之條例。其對於禁吸之例，約列如下：

- 一、軍民人等買食鴉片烟者，杖一百，枷號兩個月，仍令指出販賣之人查拏治罪。如不將販賣之人指出，即將吸烟之人，照販賣爲從例杖一百徒三年。
 - 二、職官及在官人役買食者，俱加一等治罪。
 - 三、內廷太監買食者，枷號兩個月，改發各省給駐防官員兵丁爲奴。
 - 四、以上俱拏獲鴉片烟見發有據者方坐，不許妄扳拖累。
 - 五、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計贓照枉法律治罪。
 - 六、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並不行監察之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
 - 七、各該督撫及現任道府州縣等官，出具署內並無買食鴉片烟各甘結，於年終彙奏一次，如徇隱不究，從嚴參處。
 - 八、製造及販賣鴉片烟器具者，照造賣賭具及販賣賭具例，分別治罪。有將烟具携出修製者，許匠工首告，量予獎賞。
 - 九、同居子弟有買食鴉片烟者，除本犯照例懲辦外，將家長照不能禁約子弟爲竊之例治罪。
- 以上所舉關於禁烟之條例，其立法可謂周密矣，然徵諸事實，鴉片之流毒，並未少止。蓋自外商停泊烟船於零丁洋之後，走私之組織愈爲精密，如暗中包售者則有「大窰口」，到躉船取貨之憑券則有「寫書」，而包攬私運則有「快蟹」，英人更以兵船保護曰「護貨兵船」，且供給販私者武器，故其船所過關津，遇有巡丁追捕，竟敢施放槍砲，關吏竟無辦法。是以肆無忌憚，而鴉片之輸入，有加無已，朝廷極爲憂慮。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上弛禁之議曰：
- 「近日鴉片之禁愈嚴，而食者愈多，幾徧天下。蓋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爲利，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巨愚以爲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驚利，且逞其鬼域伎倆，則法令亦有時而窮。要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亦有逾著艾而食之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無耗滅戶口之虞。而竭中國之脂膏，則不

可不早爲之計。閉關不可，徒法不可，計惟仍用舊制，照藥材納稅，但祇準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應將紋銀番洋一體嚴禁偷漏。又官員士子兵丁，不得漫無區別，犯者應請立加斥革，免其罪名，該管上司及統轄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似此變通辦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國計。」

推許氏之意，亦不無相當理由。蓋若限制外人祇準以貨易貨，如能實力奉行，遞年可免中國千萬餘金之漏卮。而稅額輕於行賄，偷越之弊不戢自消，興販等諸常貨，詐擾之風不禁可絕。官員士子兵丁仍不准吸食，是仍非全爲弛禁。其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使知彼等不齒於衣冠文物之中，以生其愧悔之心，自動漸除；故其時頗有贊成之者。而反對之者則上言曰：

「弛鴉片之禁，既不禁其售賣，又豈能禁人吸食；若止禁官與兵，而官與兵皆從士民中出，又何以預爲之地，況明知毒人之物，而聽其流行，復徵其稅課，則無此政體。臣愚以爲與其紛更法制，盡撤藩籬，曷若謹守舊章，嚴行整頓。自古治夷之法，詳內而略外，先治己而後治人。必先嚴定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黨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拏，盡法懲治，而後內地庶可肅清。若坐地夷人，先擇其分使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勅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門之躉船盡行歸國，並寄信該國王，鴉片流毒內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將內地販賣奸民，從重究治，所有坐地夷人，念係外洋，不忍加誅，如鴉片躉船不致再入中國，卽行寬釋，仍準照常互市。倘仍前私販潛來勾誘，定將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氣壯，該夷不敢存輕視之心，庶無所施其伎倆。」

蓋禁烟之效力，全視法令之行與不行，而法令之不行，非法之過，乃奉法之過，則反對者亦有其不當弛禁之理由在也。自是弛禁之議未決，而鴉片之滋蔓益甚，至十九年始決定嚴禁，於是乃引起中英之鴉片戰。

二

鴉片之戰固由於禁烟，而嚴禁之議，發於黃爵滋。蓋自鴉片流入中國，其初不過紈袴子弟習爲浮靡，尙知斂戢。嗣

後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烟具，爲市日中。粵省奸商運烟入口，道光初年歲漏銀約一千七八百萬兩，逮至鴉片戰爭前，漸達三千萬之鉅。此外福建江浙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將不知伊於胡底，舉朝上下，莫不憂懼，雖宣宗屢申禁令，迄無成效；故許乃濟乃有弛禁之議。一時贊成雖不乏其徒，而持異議者亦大有人在。鴻臚寺卿黃爵滋以爲烟非不可禁，乃不知其所以禁也。黃氏嘗謂耗銀之多，由於販烟之盛；販烟之盛，由於食烟之衆。無吸食自無與販，則外夷之烟自不來矣。如欲禁烟，必先重治吸食。或謂鴉片輸入之日增，乃稽查員不肯認真所致。黃氏則謂沿海萬餘里，隨在皆可出入，故稽查甚難。而夷船停泊大洋中，勾通奸人搬運，亦難防範。至於查拏與販，嚴治烟館，亦有所不能；因各省販烟之人，關津胥吏常容隱放行，而開設烟館又多爲奸猾吏役兵丁，勾結故家大族不肖子弟，及官衙之幕友家丁，互相庇護，又如何能查禁。故主嚴治吸食者，以死論罪。蓋若係活罪，斷繩之苦甚於枷號與徒，故甘犯明刑而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繩之苟延。且嚴治吸食決無誣枉良善之弊，因有懸無懸立刻可辨，無從掩飾也。因奏上辦法，約分六點：

一、嚴飭各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定於一年後取具五家隣右互結，仍有犯者，准令舉發，給與優獎。倘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例治罪。

二、通都大邑，五方雜處，往來客商，去留無定，隣右難於查察，責成鋪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

三、現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爲犯法之事，其子孫不准考試。

四、地方官於定例一年後，如有實心任事，拏獲多起者，照獲盜例請恩議叙以示鼓勵。

五、地方官署內官親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獲者，除本犯治罪外，該本管官嚴加議處。

六、各省滿漢營兵，每伍取結，照地方官保甲辦理，其管轄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衙門辦理。

黃氏之意，雖主張嚴禁，惟恐遭人反對，或畏事之人未肯爲國任怨，明知非嚴刑不治，而託言吸食人多，治之過驟則有決裂之患。故不主立即施行，仍以一年爲限。在此期間，則廣爲勸導，傳以戒烟藥方，令其禁絕。若一年後仍不禁絕。是其自蹈法網，無可姑息，則照新例治罪。宣宗得奏，遂令各督撫將軍等妥議，率皆贊成，而湖廣總督林則徐復奏，

尤爲切要。其大意亦以爲非常刑之所能防，力挽頹風，非嚴蔑濟。惟吸煙之輩，陷溺已深，志氣無不昏惰，今日安知來日。當夫嚴刑初設，雖亦魄悚魂驚，而轉思期限尙寬，姑俟臨時再斷，至期迫而又不能驟斷，則權法者仍多。故謂轉移之機，即在此一年之中，必各大小官員，共矢一心，極力挽回，間不容髮，期於必收成效，永絕澆風，而此法乃不爲贅設，因擬章程六條：

- 一、烟具先宜收繳淨盡，以絕總根。
- 二、此議定後，各省應卽出示勒令自新，仍將一年之期劃分四限，遞加罪名，以免因循觀望。
- 三、開館興販以及製造烟具各罪名，均應一律加重。並分別勒限繳具自守，以截其流。
- 四、失察處分宜先嚴於所近。
- 五、地保牌頭甲長，本有稽查奸究之責，凡有烟土烟膏烟具，均應酌令查起。
- 六、審斷之法宜預講。

此外又附丸方兩種，飲方兩種，請頒行各省，以資治療。宣宗可其奏，旋又由軍機大臣等議定查禁鴉片烟章程三十九條，其大要如左：

甲 關於開館者：

- 一 開設鴉片烟館引誘良家子弟吸食者，首犯擬絞立決，爲從及知情租給房屋之犯擬絞監候，房屋一律入官。
- 二 兵役受賄包庇，與犯一體科罪。
- 三 地保隣右牌長人等知情者，俱杖一百徒三年，有贓者計贓，准枉法從重論。
- 四 失察之該管各官交部議處。

乙 關於栽種製造與販者：

- 一 內地奸民人等有栽種罌粟等花，收漿製造鴉片烟土，或熬膏售賣，及興販鴉片烟膏烟土發賣圖利者，首從各犯均擬絞監候。

- 二 兵役受賄包庇一體科罪，贓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
 - 三 其知情租給田地房屋之業主，及知情受雇之船戶，在一年以外者發邊遠充軍，一年以內杖一百，流二千里，半年以內杖一百徒三年，田地船隻房屋一律入官。
 - 四 有能自行首告，將犯指拏到官者免罪，田地船隻房屋並免入官。首而無獲者准免罪，田地船隻房屋仍行入官。
 - 五 隣右地保牌長知而不首各杖一百，有贓者計贓准枉法從重論。
 - 六 其查禁不力並失察之該管各官，交部議處。
 - 七 栽種罌粟等花連畦成畝，尙未收漿製造鴉片烟土熬膏售賣，及收買烟土烟膏尙未售賣貽害者，爲首發極邊烟瘴充軍，爲從杖一百流三千里。
 - 八 製造及販賣鴉片烟具者，均照賣賭具例，分別首從治罪，失察之該管官交部議處。
- 丙 關於吸食者：
- 一 官員兵民吏役人等吸食鴉片煙者，俱擬絞監候，係旗人仍銷除本身旗檔，其失察兵役人等吸食鴉片烟之該管各官，均交部議處。
 - 二 太監在宮門及禁門以內吸食鴉片烟者擬斬監候，家屬發往新疆給官兵爲奴，失察之總管革職，該處首領不論知情與否，俱發往黑龍江給官兵爲奴，同屋太監均發往打牲烏喇給官員爲奴。如係首領吸食將本管總管革職發遣，其餘首領及太監等俱發吳甸鋪草五年，如在外園等處及陵寢當差太監吸食者均擬絞監候，失察之總管實降二級，首領革職，同屋太監發吳甸鋪草三年，係首領吸食均照禁門以內例治罪。如有告假在外或潛住私宅及在他處吸食者，將首領太監永遠枷號。若係首領私宅吸食，將其家屬杖一百徒三年，房屋入官。他處有容留太監吸食鴉片烟加等治罪，房屋一律入官。其王公門上大臣宅中及已爲民之太監，有吸食鴉片烟者，亦照外園等處例治罪。
 - 三 吸食鴉片烟後經改悔戒絕，平民免其治罪，係現任官員仍由該上司揭參休致，如戒食後尙存有鴉片烟灰未經毀棄者杖一百。

丁 關於杜絕來源者：

一 沿海奸徒開設窯口勾通外夷，潛買鴉片烟土入口囤積發賣圖利，爲首擬斬立決，恭請王命先行正法，仍傳首海口地方懸竿示衆。爲從同謀及接引護送之犯並知情受雇之船戶，均擬絞監候。房屋船隻一律入官，失察員弁並交部議處。

二 沿海員弁並兵丁人等收受窯口財物，縱放烟土入口，無論贓數多寡概擬絞立決。其未經得賄但知情徇縱或漏信致令脫逃，俱發往新疆地方，官弁充當苦差，兵丁爲奴。如訊不知情只係失於覺察者，兵丁杖一百徒三年，文武員弁及失察之海關監督交部議處。

三 沿海奸徒貪利寄國夷船鴉片烟土者，照開設窯口從犯治罪，其尋常與販烟土案內，知情受寄之犯，減首犯一等治罪。

四 粵東洋商與洋人貿易往來，均令遵照住澳住行一定期限，於賣貨完竣後即行起程，逾限羈留者照違制律杖一百，如查有囤積鴉片情弊，照例治罪，房屋查抄入官。

戊 關於巡緝者：

一 官民兵役人等拏獲鴉片人犯得財賣放者，與本犯一體治罪，贓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

二 州縣等官拏獲烟土解省之日，該督撫親自查驗真偽，加貼印封存貯司庫，定期銷燬。屆期仍由該督撫逐細覆驗，沃以桐油並攪和食鹽白礬，眼同銷燬，務令悉成灰燼，投之河海，不准委任他員，致滋弊混。

三 洋船進口有無夾帶烟土，責成海關監督嚴飭胥吏人等，認真檢查，如有知情縱放得賄包庇，並徇隱偷漏等弊，從嚴懲處。

四 各省拏獲販賣鴉片烟人犯，應根究何處購買，何人經手，何人包庇護送，並由何處海口上岸，及經過何處地方，分別受賄，知情與不知情，照例懲辦議處。

自頒佈此章程後，各省雷厲風行，頗著成效。時林則徐已被任命爲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及行抵廣東，即傳諭洋商，令彼等將諭帖送交洋人，並向彼等釋明中國嚴禁鴉片之意。因令將躉船鴉片盡數繳官，並令出具甘結，聲

明嗣後永遠不販鴉片。如再來販，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限三日內回稟。但英人仍以爲係如何來之官樣文章，而毫未注意。至期遂將洋人住泊黃埔之貨船，暫行封輪，撤退洋館之買辦工人，並增添兵役防守，不准洋人出入。經再三諭令速繳鴉片，英國領事義律遂具稟，允繳出所有烟土計二萬二百三十三箱。於是林則徐令洋船馳赴虎門繳烟。計共收一萬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十九布袋。照義律所報尙溢收一千餘袋。每箱擬酌價茶葉五斤。朝廷原令將收繳烟土派員解京，以憑覈驗，後經浙江道監察御史鄧澄奏稱，程途遼遠，恐稽查難周，易啓偷漏抽換之弊，且長途轉運，耗人工錢財甚多，因令即在該處銷燬。此次所焚鴉片，實計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中外人士咸爲震驚。然義律雖繳出烟土，但並不允出具甘結，遂同其他英人離開黃埔至澳門，且不令貨船入口，稟請派員來澳會議禁販鴉片章程，林則徐許之。但義律又請准許英國船隻泊近澳門，林則徐則加以拒絕。蓋如此則黃埔海關等於虛設，而私運烟土更無從稽查。義律則言如不准泊澳，便無章程可議，亦不令船進口。照例夷商銷貨後，不得在澳門逗留，今英船不進口貿易則是不銷貨，即不當住澳。則徐乃禁絕其柴米食物並撤其買辦工人，義律遂率英人完全離去，寄住於尖沙嘴貨船約二十日。英船首先向我兵船開砲，被參將賴恩爵擊退。義律乃請和，願悔過具結。但其結文並無人即正法字樣，林則徐堅持不允。相持至冬，遂降旨斷絕英人貿易。

英人既損失鉅量烟土，又被拒絕貿易，知非用武力解決不可。時廣東戒備甚嚴，英人遂於二十年六月陷定海，朝廷甚爲震動。七月英人至天津投遞公文，向中國提出六條款，其中一條款係索償烟價。廷諭以當日呈繳之烟，原係違禁物品，早經燒燬，既已呈繳於前，即不得索償於後。至於所求昭雪冤抑一節，令琦善爲欽差大臣赴廣東查辦。琦善抵廣東後，義律仍首先索償烟價，朝廷據奏不准，並主大申撻伐，於是英人首先進攻，結果中國戰敗。遂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與英人訂立南京條約。

此次戰爭之失敗，匪獨使我朝野人士數年來對於禁烟所費之心血，完全等於虛擲；而政府受英人兵力之威嚇，又因不明正當外交之途徑，立約時對於禁烟主張完全不敢提出。自此以後，鴉片流毒，益不可遏矣。

自鴉片戰爭失敗以後，中國雖未弛鴉片之禁，而鴉片之販運與吸食，已成公開之秘密。在再至於咸豐之初，匪患叢起，兵連禍結，迄無寧歲。嗣因各地軍餉奇絀，故征收釐金以濟餉需之議遂起。雖經有人反對，議未果行，乃竟以義捐名義，計量抽款。掩耳盜鈴，殊可矜憫。而英人乃利用時機，要求開禁，故咸豐八年中英通商章程第五款議定向例不准貿易之洋藥而准其進口，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入內地後，即係中國貨，當如他貨抽釐，洋商不得干涉。於是中國遂開始徵收洋藥釐稅。

鴉片既准納稅進口銷售，而舊時禁例不能不變更，咸豐九年乃議定新律，凡出售洋貨商人，不准在鋪內私開烟館，如官員兵丁太監人等有開館聚集人衆者，或與販收買吸食洋藥者，或存留煙灰，及官員兵丁等買食洋藥，家長不能禁約，失察兵丁之該管官，並失察容留之總管首領同房太監，仍按舊例治罪。其餘民人，概准買用。又舖戶及住戶一概不准私售轉賣寄存，如非洋藥貨舖出售洋藥，及商民聚集開烟館者，分別是否經旬累月，照開局聚賭之例送部治罪，房間一概入官。在館吸食之人，必聚至五名以上，始照賭博例問擬。此外烟藥舊律，一併刪除。詳推此次新例之目的，祇在禁官而不禁民。殊不知民爲國本，本固枝榮。且今日之民，即他日之官員兵丁，今日習爲故常，他日何得禁絕。故此對官採嚴禁對民取放任之禁烟政策，實狃於目前而貽後患於無窮也。

鴉片戰爭以前國內已有栽種罌粟自製鴉片者，道光初年，本已懸爲例禁。自咸豐八年議定中英通商章程，洋藥准納稅入口，烟禁既弛，而種罌粟熬烟之條例亦因之失效。九年惠親王等奏稱：「此項洋藥既准其販運內地，且各省本地出產亦復不少，該地方官自當一律抽收釐捐，故請酌定徵解章程，以免隱匿。即比照關稅章程，無軍務省分，所收洋藥釐捐，按三個月報部解庫一次。其有軍務省分，准留充軍餉，按三個月造冊報部。」上諭從之，因令滇省將所產土藥分別收稅抽釐，將正稅解部，而將釐金充該省勦匪經費，並不准將洋藥土藥相混；自是禁種之令遂大弛。

當此時也，國內連年用兵，民生惟艱，一般無知之民，只圖鷙利，罔顧其害，於是種植罌粟者，日漸加多。同治八年

復下諭一概嚴禁栽種，違者即比照在館吸烟按違制律杖一百，若核其畝數過多，情節較重者，酌量加擬枷號。十一年因左宗棠之請，乃令左氏嚴定明例，悉行禁止。如民間有貪利私種者，即於根苗初發時盡爲拔除。倘有不肖官吏仍敢故違例禁，按畝收費，即照枉法受贓嚴參治罪。光緒四年山西大旱，巡撫曾國荃認係勸民改業之良好時機，因擬定辦法，如查有種罌粟者，即將該戶所種罌粟地畝全數充公，作爲各村本甲公業，仍責公正耆老社首經管，以備地方公用。倘稽查不嚴，即將該管地方官分別撤參，如能力禁，便予獎勵。然禁者自禁，種者仍自種也。據光緒九年張之洞所奏云：

「晉省罌粟之所以不能禁者，一由於地方官之禁弛不一，朝令夕更。一由於官吏之視爲利源，圖收畝稅，若能除此二弊，必有成效可觀。」

張氏時在山西巡撫任，故知情甚悉。然山西不能禁止栽種罌粟之情形若此，則他省亦可推知也。

惟是既弛烟禁，則不能再主禁，蓋二者根本不能並立也，故李鴻章於同治十三年奏請暫弛各省罌粟之禁，用以抵制洋藥，待洋藥來少時，再加厲禁。且謂土藥性緩價廉，而糴亦薄，不比洋藥爲害之烈。道光緒七年左宗棠又奏請加洋藥土煙之稅，俾減少吸食鴉片之人。其意謂內地私種罌粟所造土煙行銷漸廣，應即照洋藥稅則加捐示罰。又稱土藥味淡氣薄其價較洋藥爲輕，故加稅當準洋藥推算，如此則人民因價貴可減糴。李鴻章乃議覆土藥不分何地出產，統照洋藥內地稅釐之數減成徵收，定爲每百斤共徵稅釐銀四十兩，完過稅釐之後領有執照，無論運往何地均不重徵。捐數既減，偷漏或可較少。並謂土煙之毒究比洋藥爲輕，而民財亦不爲耗，將來洋藥無利可圖，漸不來華，再行厲禁。據李左二氏之論，可知當時徵收土藥釐稅，最大目的祇能抵制洋藥。若謂增稅以減少吸食之人，殊不可能。又謂土烟之毒較洋藥之毒爲輕，亦非的論；此無異於縱毒於人，自導民以反道敗德之路也。

道光緒末季，鴉片流毒之廣遍，實已至亡國滅種之地步，洋藥輸入既多，而國內各省自種罌粟之產額，爲數亦頗鉅，然自咸同以來，中國屢經外患，有識之士，洞悉中國危險之狀，非革除積弊，修明內政，不足以救危亡。而鴉片之毒，尤爲國家危弱之最大原因，一時輿論沸騰，從前認吸烟爲常事者，至是咸認吸烟爲可恥。或以病爲託辭，或規避而服藥，惟恐不齒於友朋之中。而社會間之戒烟所去毒社等，紛紛成立。又當時居住中國之基督敎外國傳教士，因英人之運毒，

殊於傳教工作有碍，故對於中國禁烟運動，頗多協助。政府鑒於國內之環境，乃決意施行禁烟，遂於光緒三十三年由外務部與英公使迭經交涉，議定中英禁烟條約六款；節錄於下：

一 印度洋藥以運往各國之全數爲限制，以印度出口五萬一千箱之數爲定額，按年遞減五千一百箱，自一千九百零八年爲實行之始，十年減盡。

二 派員前往印度之曼里古達監視拍賣打包，該員祇查發運洋藥實數，並不干預他權。

三 洋藥稅釐征收加倍，以土藥統捐及土藥價值非一時所能調查明確，所有加征稅釐之議稍緩續商。

四 香港所熬之烟膏禁止運入中國境內，兩國各行設法自防本境私入之弊，聲明港膏禁止出入口入華，並禁止烟膏由華入港之貿易。

五 各口岸租界內禁止烟館及吸烟處所，並不得售賣烟具，如華官在各項租界外實行照辦，各該處工部局不俟華官之請，自行設法辦理。

六 禁止任便運入嗎啡及嗎啡針，一俟有約各國全允即應照行。

當立此條約之時，英方聲明須先試行三年，視中國於裁種及吸食者果真減少後，方能實行，蓋英人憚於國際公論，對於縱毒行爲，不得不思斂跡，然又不肯遽然放棄鴉片利益，故先試行三年，如中國於裁種及吸食者不能減少，則仍可藉口畔約，以維持鴉片貿易，其用心亦云苦矣。幸國人於鴉片流毒，已有深刻之覺悟，咸以時機難再，不宜再事因循，如兩江總督端方之言曰：

「外來洋藥雖已議定分年遞減，然僅允試行三年，轉瞬即屆限滿，其內地所產之土，若不先自禁絕，則外人之責言將至，中國之沉痾難除，竊思此機一失，流毒將至無窮，所關至鉅，深恐稍縱即逝。」

雲貴總督亦奏稱：

「禁烟期限過寬，反形棘手，擬趁此人心激發之日，改縮期限，凡種烟之戶，均限至本年（三十四年）年底禁絕，自三十五年一日起，不准再有種烟之人。」

黑龍江巡撫亦奏稱：

「滅種之策，非有迅斷之精神，則奉行易於懈弛，非有直接之辦法，則日久仍涉因循，故少減不如多減，緩減不如急減，遞減不如禁絕。如案奏定章程十年禁絕，逐年查丈，派員則需費不貲，數目畸零，劃分則鈎稽匪易。且罌粟之種尚有留遺，即吸烟販烟之戶，亦意存觀望，曠日持久，則官吏之稽察易疲，而民間仍不免貪厚利。請自三十五年正月爲始，一律禁種，悉令改種他項糧食，如有違者，則從嚴懲辦。」

於是舉朝上下，雷厲風行，實施禁烟政策，對於禁吸禁售禁種三端，均極認真進行，尤以禁種之成效爲最善。英人見中國於滅種一事，成效卓著，卒於無可奈何之下，於宣統三年重訂中英禁烟條約。中國根據該約第三條所載：

「無論何省，土藥已經絕種他省土藥亦禁運入顯有確據者，則印藥即不准運入該省。」

是時奉天吉林黑龍江山西四川各省土藥早經禁種，故外部乃與英使朱爾典議定自宣統三年七月十九日，實行禁止印藥運入該省。

民國之初，各省愚民貪圖私利，仍多偷種烟苗，致鴉片毒卉乃有復萌之勢，即已報禁絕之省分亦復種植。至於吸食及興販，更隨處皆是，凡清廷舊日所訂之禁烟法令幾均無法執行。然政府對此貽害國家人民之大患，無論如何，絕對不能漠視而思有以滿除。兼以清光緒三十二年中英所訂之禁烟條約，中國允於十年內遞減國內之種植與吸食，英國則允於十年後禁運入洋藥。民國政府爲保持國家之聲譽，亦不能不積極禁烟也。故於民國元年，即申嚴禁之令。嗣又飭令內務部迅查前清禁烟各法令，其可施行者，即轉咨各都督通飭所屬，仍舊厲行勿任廢弛。其有應加改善及未盡事宜，令該部悉心籌畫，擬一暫行條例頒飭遵行。

民國二年內務部因全國禁烟聯合會譯陳英國公使報告該國外部謂：雲貴川浙蘇等省種烟地畝尚有累阡連陌之處，又因英國公使覆中國外交部要求廢約停運事，稱中國無論何省尚種烟草，不允照辦，故再致電各省都督民政長，各省長官立即電覆實行認真查禁。政府旋又通令京外各行政長官對於禁種禁吸禁運三端嚴切執行。令海關監督照條約切實檢查印藥入口。並令內務部會同法制局將私犯烟禁律令及地方官吏禁烟不力之處分，切實擬定分別頒行。令教育部以鴉片戕賊人類

理由編入教科書，垂誡社會。又令工商農林兩部於拔種烟苗地方廣籌生計，俾不致因禁烟而妨民生。卒以國人之奮勉，是年湖南安徽山東直隸廣西各省，已禁印藥運入，其後福建湖北河南浙江各省，亦於三年禁印藥運入。截至民國六年，中國全境完全止種，而印度鴉片亦即不准再運入中國矣，實爲中國禁烟史上一大可紀念之事也。

四

自清末積極禁烟以來，已有相當成效；民國成立以後，仍繼行禁絕，亦能進行無阻。故民國六年，中國得依中英禁烟條約完全禁絕罌粟之種植。但毒卉不久復萌，毒品違法私運亦漸興盛，推其最大原因，則由於軍閥之爭權爭利所致。蓋軍閥以維持其權利，故必須擁重兵以自衛，而藉鼓勵種植鴉片抽取稅款以爲餉需之源，此鴉片毒害之所以再流行也。

當時鴉片種植最盛之區爲安徽四川雲南貴州湖南湖北河南陝西山西等省，而以四川爲最。至民國十一年時，因受軍隊之庇護，罌粟更爲流行，凡有軍隊駐防之處，卽有鴉片之種植。人民恃鴉片爲生者約有三十萬人。民國十三年至十四年間鴉片種植更烈，烟地每畝收稅五元。而重慶一縣卽強種十萬畝，餘縣稱是。其次爲貴州，自民八以後全省幾全種烟，地方政府因藉以抽稅。民國十一年時貴州大饑，食價增四倍，而軍閥仍強迫種烟以收稅，雲南亦係全省種烟，地方政府並不加阻止。民國十三年昆明一縣種烟之地爲三萬畝，收地稅七萬元。其轉運隣省之出口稅釐更重。餘如陝西亦爲著名產烟之處，民國八年以後，全省亦皆種烟，陝西南部幾以鴉片爲交易媒介，常有工人作工不取工資而得鴉片者。其烟地每畝收稅十三元。據民國十二年調查全省自種烟所收稅不下一千萬元。安徽當民國十二年時全省五分之一均種鴉片。福建當民國八年以後，其南部，北部，西部由軍隊強迫種烟，民國十二年以後種烟幾遍全省。其收稅之法，有時由商包辦，僅漳州泉州兩地所負之罌粟稅，竟達一百萬元之鉅。湖北西北部及湖南西南部亦均種烟。甘肅因係從前著名產土之區，平均每十畝地有八畝種植罌粟。逮民國十四年，其他各省竟有受官廳勒迫種植者，同時關於鴉片之售吸，亦幾成爲公開，而復無所顧忌矣。

鴉片毒害既如上述之烈，而國人不乏有識之士，莫不積極設法排除。當民國七年已有萬國拒土會之成立，民國十二年

則有中華基督教協進會之拒毒委員會，十三年則有中華民國拒毒會，有爲代表民衆拒毒機關。而其一切設施，皆所以表顯民衆之公意，故其行動及輿論，對於政府之禁烟政策，實有莫大影響也。

此外國際間之禁烟運動，其基礎實確定於一九二二年之海牙公約，其後每次舉行國際禁烟會議時，皆與海牙公約有關。至一九二三年國際聯盟附設之鴉片及其他毒物貿易委員會，提議召集國際禁烟會議，並得國聯評議會之通過贊成。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召集二次會議，其一出席者除中國外，餘爲在遠東有殖民地且准許其地人民吸食及出售鴉片者，共七國；一爲凡屬海牙禁烟會議或國際聯盟之會員國家，均派代表出席，共四十一國。按該會召集之目的，即使有關之國家擬定一種約章，設法使海牙公約第二章之規定，於遠東殖民地更生效力。並設法減少爲吸食目的而運之生鴉片。又討論如何使中國消除鴉片之生產與吸食，唯于該會議中各國對於中國禁烟之廢弛頗有責言，雖中國代表力辯，烟禁廢弛乃由於國內政治暫時之紛亂，一俟目前中國政治紛亂中止，建設強固政府時，鴉片之使用與製造即可清除，但英國代表仍責中國之空言不足信，且謂中國政府應許取締鴉片栽種之事亦未實行，故中國代表當時甚爲所窘。蓋鴉片乃英國侵略主義之一重要工具，因其對華侵略手段未達終極目的，實不甘心，故出此驚人之語，以轉移國際視聽也。

建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時，中華民國拒毒會代表全國民衆發表宣言，呈請國民政府實行禁烟，並條陳八條如下：

一、請通令各埠商民嚴禁外洋鴉片嗎啡海洛因高根及含有麻醉性之毒物入口，凡營此業者，一經查獲，不分中外按律重懲。

二、請向英法荷蘭等國殖民地政府，抗議從速取消南洋羣島專對華僑實行鴉片公賣之政策。

三、請訓令各省文武官吏自本年秋間起禁止人民種植鴉片，凡在任何區域之內發現烟苗，惟該區長官是問。

四、請通令各省在相當期內禁絕境內鴉片之運輸販賣。

五、請訓令各省在各縣籌設勸戒所，調查烟民分批勸戒。年老患病一時未能戒絕者，實行註冊管理，按年遞減，限期肅清。

- 六、請通令所屬文武官吏海陸軍人以身作則，凡染有烟癮者，嚴行取締，以飭吏治。
- 七、請通令各省區中小學校教科書加入拒毒教材。
- 八、請組織中央禁烟委員會負責推行以上各項建議。

中央政治會議因議決三年禁絕鴉片之主張，於財政部設立禁烟處專司其事，各縣分設禁烟局及戒烟藥品專賣處。國民政府財政部遂即擬定禁烟暫行章程十三條，依該條例第三第四第五三條規定，對於種烟及出售紅白丸嗎啡高根海洛英者一律禁止。惟對於吸食者除二十五歲以下絕對強迫禁吸外，餘則自二十五歲以上者因年老或疾病關係，如請領有戒烟執照保證戒烟，即准吸食，但限以十九年止，一律禁絕。其第六第七兩條則定戒烟藥品抽稅及商民請領特許販賣戒烟藥品證。查其含義蓋仍以禁烟爲名，而實抽稅，是無異於公開販賣也。於是引起國內民衆各團體之反對，紛紛上書國民政府，請求從速取銷招商承辦專賣鴉片。其他各地黨部公團，均有反對鴉片公賣請求更正禁烟條例之舉動。政府因見羣情之激昂，事實之難掩，因又通過財政司法兩部之修正禁烟條例二十條。嗣因拒毒團體，一再請求中央改善辦法。政府從之，決議組織中央禁烟委員會，舉行全國禁烟會議，於是頒佈禁烟委員會及全國禁烟會議組織條例，頒佈禁烟法及禁烟法施行細則，限於民國十八年三月一日前禁絕。禁烟委員會則於十七年八月成立，全國禁烟會議亦於同年十一月間舉行，議決禁烟案四十四件。並於十八年七月重訂禁烟法，加重刑法中鴉片烟罪之刑罪，尤足使犯者知所警惕。其他如釐定麻醉藥品管理條例，以限制外洋毒品之輸入，訂定公務員禁烟考成條例，以定公務員辦理烟案之獎懲，訂定調驗公務員簡則，以肅官箴，釐定縣長履勘烟苗章程，以促實施禁種，訂定禁烟罰金充獎規則及審議告發文件簡章，以獎勵告發人等，均經公佈通行各省遵守施行。唯毒禍既已普遍全國，且已根深蒂固，而障孔多欲求肅清非易事也。

五

綜上所述鴉片一物，早已成爲中國之大害，自雍正之初，迄今晚近，屢行查禁，匪獨未竟全功，其猖獗之勢，竟不堪設想。推究厥始，則英人實爲貽禍之首。蓋鴉片者乃英人侵略中國之前鋒；而英人之侵略中國，在侵略印度完成之後。

良以英之爲國，除去印度，不過世界之三等國而已。惟有印度，始能控馭此周繞地球之殖民地，惟有印度，倫敦市場始得爲世界中心，亦惟有印度，英國始稱強於歐洲橫行於世界，英國之君，兼印度皇帝，而英之所以爲帝國者，亦在印度而不在英倫也。印度之於英，其關係若此，而印度於中國，則土地相連，人口相若，文化相通，自古相親，並立於亞洲者數千年，固絕妙之友邦也。自十七世紀創立東印度公司以來，全印已入英人掌握，於是乘機伺隙，囊括而東，乃利用經濟手段，以侵略中國；經濟手段爲何，則通商是已。

吾人如根據英國對華通商之內容，而加以分析，可知其對華商務之所以日繁者，厥因鴉片之增加。當乾隆十六年時，鴉片僅佔英國輸入品八分之一，至乾隆末年，則增至二分之一以上。其時鴉片之主要產區爲印度東南兩境。除鴉片外，次要之輸入品，則爲印度棉花；約占輸入品四分之一。至英國本部主要產物如毛織品，僅占八分之一而已。甚是以言，英國對華之輸出品，多屬於英國支配下之特產，尤以世所共惡之鴉片爲最，中國乃其絕好尾閥也。

復次單就鴉片貿易言之，輸入中國數量之急遽增加，至足驚人。康熙十年（一六七一）以前，每年輸入不過數十箱。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以前，每年尚僅二三百箱；截至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止，每年僅增加約二十箱。然於此時，東印度公司已獲得鴉片專賣權，因而鴉片之輸入陡然激增；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增至三千二百餘箱，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四千六百餘箱；道光八年（一八二八）九千五百餘箱，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二萬三千六百餘箱，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三萬餘箱；至光緒初年，竟增至七萬餘箱。故吾國蒙受鴉片之害，實爲英人所貽，事實昭然，無可諱言。而其間鴉片之戰，尤予國人以深切之憾慨焉。

本文參考書舉要

- | | | | | |
|--------|--------|---------|---------|--------|
| 鴉片事略 | 東華錄 | 皇朝續文獻通考 | 大清律例 | 海國圖志 |
| 林文忠公政書 | 清代通史 | 洋務權輿 | 皇朝經世文續編 | 拒毒運動指南 |
| 信及錄 | 中外條約彙編 | 禁烟論叢 | 中和月刊 | |

廣東之墟市

廣東之墟市

廣東市場，向極發達，尤以食品爲盛，膾炙珠江之蛋船，奔走街頭之擔夫，其呼喚之聲，雜沓之姿，莫非買賣運送食品，故有「生在蘇州，食在廣州，住在杭州，死在柳州」俗諺。僅按記錄所載，探討廣州近郊市場之特質，雖難期其全備，但據此等資料，研究其發展過程，亦可爲分析嶺南複雜社會之一助也。次錄之文，係引自道光南海縣志墟市條，頗得清代廣州省城內外市場之概況，依此上溯明代以前，再較之今日，當能窺知廣東之特性也。

粵東墟市並稱「墟」「市」，惟市雖見古典籍，而墟則不經見。戰國策孟嘗君謂「市」朝滿夕虛，古時虛與墟通，或「墟」之稱卽由於此。柳子厚集之董區乙傳，有「逾四十里之墟所賣之」，註云「南越稱墟市爲

增井經夫著
頤安譯

墟」。青箱雜記謂「各地之市，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較少虛時較多，故稱市爲墟」據葉石洞云：「古聖定日中爲市聚盈散虛，今北方稱「集」，乃從其聚，南方稱「墟」蓋從其散也」。按此等記載，墟市者乃粵人對商民雜處之地的特殊稱呼無疑。粵中之墟十日三會或四會，北人所謂之「趕會」「趕集」（左傳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卽趕集之謂），粵人則謂「趁墟」。再如周禮云，日昃而市，日中而市，早朝而市，並未限聚會日期。粵東省會，市之大者皆隸南海縣，百貨駢集，商賈並不擇期而市，至鄉村之墟，舉凡大市所集之零星服食器用等亦無所不備。因墟所與坐肆之租皆歸公衆，故如未經訟訴者省志不載。然郭志（郭爾尼編康熙南海縣志）魏志（魏紹編南海縣志）載有墟市項目，後人得藉知民俗之豐儉及物力之消長，本

志亦記其興廢以賭民物之盛。再南海商貨聚積之所，除墟外更有「行」「欄」「埠頭」「馬頭」等名色，行即省會洋行之起源，省志中記述頗詳。市舶者乃商船無一定繫留處所之謂，關於鹽埠輸餉另記其事於經政項目。省河之旁，有「魚欄」「豬欄」「米欄」「穀埠」，忠義鄉志（佛山忠義鄉志）中謂客舟泊留之處為馬頭，貨船泊留之所為埠頭，亦有稱馬頭者。此外如穀埠魚埠糖步炭步等，因其瑣細皆不足記載。

二

南中呼村市為墟，由來頗久，南朝宋沈懷遠之南越志，謂「越呼市為墟，多在村場，期先招集各商，或以歌舞招徠，荆南嶺表皆然」。柳子厚集之童區乙傳，有「逾四十里之墟所賣之」，嗣岷詩有「綠荷包飯趁墟人」句，李德裕之匡州詩更有「魚鹽家給無墟市」之句。唐代關於墟之記載，散見於劉恂之嶺表錄異記，輿地紀勝所引之十道志，元和郡縣補志所引之北戶雜錄等書，而宋代此項記載尤多。前引吳處厚之青箱雜記，首釋墟之意義，謝肇淅之五雜俎，屈大鈞之廣東新語，俱引其說，是後諸書皆從之。周去非之嶺外代答中謂「欽州村落之新婦，上衣婆衫，下裳婆裙，

出入村落墟市，經月不解」。又謂「南方暑熱，男子因陽與陽相害，身體卑小，顏色黯慘，女子因陽與陰相求相養，黑理充肥，少疾多力，故負販逐利於城郭墟市者，率多婦女。五雜俎中亦謂「嶺南多婦人為市，亦一奇也」。錢易之南部新書，謂端州即肇慶府以南，三日一市，呼為趁墟，再范成大及王阮等詩中，亦有關於墟之記事。

周禮廛人注云，市無肆而能藏貨為廛，從可知漢時亦立市於空曠之地，或有貯貨之所，並無店肆。明清兩代考證家多以此指為後世之虛，實失諸附會。呼虛之由來，如前引各記載，探義於聚盈散虛，可無疑問。宋時江南呼都市雜技興行之地為瓦子，瓦子之義，乃指並無居民雜處其間之空地，不難想像。資治通鑑述唐末黃巢之亂，謂「朱全忠攻黃巢之瓦子寨，破之」，據胡三省註云：「黃巢撤居民，以為寨屋，故呼為瓦子寨」，按字義推索，取瓦子聚為瓦合散為瓦解之義，但仍以因呼空地為瓦子之俗稱而起，較為可靠。五雜俎中謂西蜀稱市為亥，亥與核通，即瘧疾，蓋喻其隔時而集也。白樂天之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來舟示舍弟五十韻中，有「亥市魚鹽聚，神林鼓笛鳴」句，註謂荆吳之俗，市逢寅申亥巳之日而集，故曰亥市或亥墟，皆按亥之字義釋其命名之由來，北京之海市，殆亦類此。虛雖非俗語，

而其命名之由，實以此呼開市於空地者也。

如前所述，南中之墟，蓋始自六朝時代，多在河邊，丘麓，廟前等空地，或道路，規定日期行之。其形態，加藤繁博士在「清代村鎮之定期市」(東洋學報第二十三卷)一文中，敘述頗詳。此種定期市交易，以當地居民携土產易容商販賣之雜貨為主，亦有片面交易者，因市而異，再如省城之市，早已演化為坐肆矣。其發展狀況，加藤博士在「唐宋時代之市」(追悼福田德三博士論文集)一文中有所論述，茲篇則探索廣東省城內外之墟市狀況而已。

三

南海縣志及番禺縣志所載，廣東省城及城廂附近之墟市概如次列：

道光南海志

長壽菴墟(在新城外)

大市 小市 歸德門市 清風橋市 大南門市 西門市 大

北門市 四牌樓市 蓮塘街市(俱在老城)

新橋市 小新街口市(俱在新城)

撤金巷口市 宜民市 青紫坊市 沙角尾市 大觀橋市 清

平集市 十七甫市 半塘街市(俱在新城外)

同治南海志

十三行

移民市後改宜民市

雙門底寶書坊 花市(在藩署前) 燈市(在四牌樓暨繡衣坊)

鴨欄(在聯興街尾海旁) 塘魚欄(在上陳塘) 海鮮埠(在柳

波涌白馬頭)

宣統南海志

寶藥市(在十五甫) 逢源市(在逢源街) 多寶市(在多寶大

街) 鬼驛市(在漿欄街) 豬仔墟(在帶河基)

同治番禺志

四牌樓市 大軍市 迎恩橋市 永安橋市 正東門市 大北

門市 大街市 小市 便民市 沙洲市 新橋市(俱在城內)

民國番禺志(以清代為準)

大街市(即惠慶街市) 迎恩橋市 (即大南門市)

萬安橋市(即小東門市) 正東門市

以上李志(同治番禺志)已載，今存，李志所載大軍市，沙洲

市無致，便民市，新橋市，四牌樓市，大北門市屬南海不錄

二牌樓市(在小北門內) 三角市(在小東門外) 雲橋北帝廟

市(在小北門內) 果欄(在五仙門外迤東) 魚欄(在永清門

外迤東) 花市(在布政使署前)

以上李志未載，據采訪冊增

市墟之東廣

道光南海志所載，較為簡單，同治南海志則按前志增補更正，如同治志宜民市項下，註有「清初厲行海禁之際，移瀕海貧民於此，初稱移民市」，對鄉邑之墟，亦多有註釋。然後志所載，亦非屬新設，宣統志所載之猪仔墟，見於道光志之省縣全圖，可知其設自道光以前，前後志皆舉者，按番禺志，乃編纂後志時，仍然存在。總而言之，晚清之際，廣州之墟市，激見增多，省城及其附近之市，每日皆集，但城內者，皆謂市不稱墟，一出城廂，則多稱墟，故墟殆專指鄉邑中有一定集聚日期之市集而言。現今之狀況何似，因缺乏調查資料，無從探知，僅舉道光南海志所載之墟市於次，以示當時盛況。

九江大墟 在四方接界處，三六九日趁，貨以魚花土絲為最，甲於邑內，次穀，次布，次蠶種，次六畜

五蔬百果裘帛藥材器器雜物，俱同日貿易。

南華墟 在象山，西濠決圍大墟，舖民權貿易於此。

儒林文社絲墟 嘉慶四年七月闔堡紳士公設，歲取厘供通堡士人課文之費。

龍涌市 俱在北方。
大申市
鐵濶市

青水雲太寺南岡大	桑長大開高	大
龍頭津平前華頭桐	爲巷港邊橋	穀
市市墟墟墟墟墟墟	市市市市市市	市市

俱在東方。
俱在南方。
在西方。
在東方，在南方，在西方，在北方。
按郭志，九江堡，有開邊墟，沙嘴墟，荔枝基新墟，新涌墟，今已廢。九江鄉志，有天妃廟前墟，開邊墟（又名石馬），裏海墟，良村墟，今俱統於大墟，又有岳灣墟，龍涌墟，喬涌墟，魚生埠墟，深潭墟，沙邊墟（一名岳廟），鳳岡尾墟，龜背墟，沙浦墟，大洛口墟，沙墟，江尾市，開頭市，三合市，今俱廢。

一四七日趁

西濠時，鄉人聚市於此（見前）。

今昔俱有。

在西梯雲十二鄉中。

在陳村鄉。

市墟之東廣

紫洞墟	松柏墟	石龍墟	永丰墟	埔頭墟	猪仔墟	廟頭墟	黃竹岐墟	從仁墟	橫江墟	寺前墟	大範墟	大歷墟	觀音寺前墟	岡頭墟	鹽步墟	三元墟	龍頭墟	扶南墟	
在紫洞鄉，分新舊二墟，逢一四七日趁，舊墟百貨成集，新墟惟市土布。				逢五十日趁。		在芙蓉村。	在黃竹岐村北，逢一七日趁。	在平地村。	在橫江村，舊志作橫岡。	在雅瑤鄉。	舊志作墟，在大範鄉。	在龍腹鳳池盧村月窟四鄉中道處。	今廢。	今廢。	城郭，茶肆酒樓新」之句。	在鹽步村，鹽步五勝詩其一曰墟，有「近來似	在奇槎鄉。	在大鎮鄉。	今廢。

瀨邊墟	候補墟	橫豐墟	樂安墟	橫江墟	竹樂墟	民樂墟	象山墟	永平墟	上村墟	橋頭墟	吉慶新墟	蒲頭墟	嶽廟墟	新廟墟	天后廟墟	玉帶水墟	大塘邊墟	石尾墟	瀨邊墟
在瀨邊鄉。	在朗邊鄉，逢一六日趁。	在大富鄉。	在西隆社學後。	逢一四七日趁，土產多棉布絡羅荻葉花生油薯薯芋蜜瓜竹蠟。	在黎村，以販燈籠竹料得名。	在林村南。	舊志即大岡墟。	在儒林鄉東北。	在上村村頭。	在吉利村中。	在吉和村尾。	在堡內文帝廟前。	在梅園仁厚里。		在玉帶水邊。	在泮塘。	在石尾坊。		在深村鄉東高橋內。

廣東之墟市

表岡墟 又名大墟，在觀音堂舖，逢二七日趁。
 盤古墟 在富文舖。
 普君廟墟 原名塔坡墟，在普老舖，逢一六日趁。
 新墟 在明心堡。
 官廳市 在汾水舖。
 沙頭墟 二五八日趁。
 萬安市 在萬安渡埠頭。
 石江市 在石井章馱廟，一在萬安市武帝廟前，一在南村，一在石江。
 桑市 一在萬安市武帝廟後，一在石江書院後。
 絲市 一在萬安市武帝廟後，一在石江書院後。
 蘆竹墟 在河清鄉。
 大巷口市 在河清鄉。
 石井 在南番交界處，舊墟屬南海，新墟屬番禺。
 大同市 舊志作裏水墟。
 官審下墟
 鎮龍墟 在文施嶺脚。
 麻審墟 在麻審村側。
 麻審市

街尾七舖市
 白石墟 在上白石海傍。
 白沙墟 在下白石，逢三八日趁。
 官審墟 貨以棉布豕牛爲最。
 岡頭市
 松岡墟 逢一四七九日趁。
 集賢市 在石碣村後志改爲賢集市。
 橫馬墟 在橫馬山麓。
 岡頭墟 在寶珠岡麓。
 大成墟 在敦正社學旁。
 蘇洲墟 在范陽古道口，逢一六日趁。
 壽草鄉 在寨邊鄉。
 張槎墟 在鬱龍岡南。
 芑塘墟
 菜市 在太平沙。
 豬穀市 在菜市旁。
 瓜墟 在沙坑村。
 新墟 在瓜步村。
 大圃新墟 在大圃街南。
 興賢市 在興賢鄉。
 白廟墟

廣東之墟市

富安墟 在陸洲鄉南。
 小塘墟
 小塘市
 小沙塘市
 太平墟 在太平鄉。
 永寧市 在茅岡鄉西南。
 三了市 在太平鄉。
 鑽龍墟 今廢。
 李村墟 在海舟堡。
 祿舟墟 在祿舟鄉。
 吉安市
 官山墟 在竹選伏水交界處，逢二五八十日趁。
 竹選墟
 西城市 在西城岡鄉。
 大浦市 在大浦鄉。
 珍豐市 在丹庵鄉。
 銀河橋市 在蘇村鄉。
 大岡墟 在仙雷鄉西。
 三角市 在潘浦舖。
 公正市 在潘浦舖。
 早市 原名岡心市，在黃龍舖。

晚市 在錦瀾舖。
 朱紫市 又名朝市，在社亭舖。
 三元市 在祖廟舖。
 大基頭市 在大基舖。
 細橋頭市 在柵下舖。
 蛋家沙市 在佛山渡頭。
 聖塘墟 在村心，舊志作聖堂海邊墟。
 羅芳墟 在六約中道處，逢三八日趁。
 村心墟 在文武廟前，逢五十日趁。
 捷龍市
 三山墟
 瀾石墟 在瀾石忠義坊，舊志作瀾石墟，逢二五八日趁。
 正埠市 又名瓜菜市，在瀾石西南廠地，舊民間互爭，乾隆二年縣主魏斷為官地，聽民貿易販賣，瓜菜視他處尤夥。

四

康熙二十六年刻印之「廣東新語」，卷二虛項有「東莞之章村，設肆於虛，雖有常人出肆，但多不居處其間，率皆十日三會。再坐肆之租有定額，至負載提挈商於道路者，則無定數，取租極廉」之記載。按此可知墟市乃清代之

通常交易市場，上述南海縣屬內之墟市，當不致去此過遠。因其組織如斯，遂發生「牙行」及村落之「顏役」等特殊關係。地方居民與客商交易，因距離習慣等關係，常擇定一市，而客商因週回於各定期市，遂自然的構成同業間之「行會」(Guild)性質。分析市場性質，如無豐富資料，極感困難，若輕率推斷，不免失於謬悞，故未便指摘其特色。惟此等市場，其成立基礎，實含有行會性質，蓋可斷言。宣統南海志記籬行墟謂：「此墟分上中下三處，上墟皆居民，中墟下墟，則店舖相連，約二百餘家，墟內以織造竹貨爲大宗」。筆者曩時由洛陽赴龍門途次，曾目睹風化北街情景，此種印象頗深。再該志關於鮮魚埠之記載，謂：「此市今雖廢，而公所尚存」，同治南海志中，亦有此類記載，如貝水市條，謂：「白米，糙米，雜貨，豬肉等各行，皆有區分」，此外更如穀市，桑市，豬市，雞鴨市，灰市，布市，魚行，鷄市，瓜行，瓜菜行等，顧名思議，可知其有類似行會組織，存乎其間。蓋定期市之行會性質，漸次發展，都市商業，亦隨而發生行會關係，雖其「行」並不直接交易商品，但商人之設備，商品之課稅，俱已染有行會色彩矣。

據加藤博士之研究，此等舊式市場以晚清時代爲最盛，

但據上錄之墟市，參照其後之記載，在清末之際，曾發生瑣細變化。原稱墟者，已多改呼爲市，同治光緒之際新設市場，亦皆呼爲市，例如次列各則，業已坐肆爲主矣。

同治南海志

大同市 舊志作裏水墟。

吉安穀市，桑市，豬市，雞鴨市，四市相連，俱在官山墟海旁逢源街，同治丁卯建。

宣統南海志

蘭市 舊在沙頭墟新市橋之東，後遷萬安通津，光緒甲申年建。

三橋市 在海舟鄉，光緒三十年新設。

人和市 在吉利浦口，光緒甲辰年新設。

廣州市城內外之墟市，如前所述，城內皆稱市，如玉器墟(翡翠市場)之稱，極爲少見。城外雖多稱墟，但隣近城垣，如佛山鎮，及特種商品之交易市場，頗有稱市而不名墟者，再如前引之籬行墟，名雖稱墟，而實設有坐肆者，亦復不少。再有幾許市場，名「埠」或「欄」者。其起始如雖非由於晚清，而縣志會記其課稅方法，卽有坐肆設於其間之事證也。欄以販賣食品者，埠係販賣食品及日用品之特殊市場，現今廣州仍呼魚市爲魚欄，米穀市爲米欄。清末

廣州稱「墟」「欄」之市場，計有次列各處：
同治南海志

鴨欄 在聯興街尾海旁

塘魚欄 在上陳塘

海鮮墟 在柳波涌白馬頭

沙口殺埠 道光癸卯園鄉新設

宣統南海志

豬仔埠 在東方大穀市

禾蟲埠 在大仲賣魚橋上

觀埠 在北鄉村觀音廟前海面

柴埠 在水南鄉崖宜義祠前河面

此種由墟而市，由行商而坐肆之轉換，即廣州市場近代化之發展過程，從而其「行會」性質，亦隨而發生變化矣。

五

現今廣州市內，如漿欄街，豆欄街，豬欄街，菜欄街等，仍以欄爲名，可知其處原係此等市場。該市西關之十三行街，即因昔爲十三行地址而得名，前記之漿欄街，位於十三行街之北，藥肆銀行銀號，雜設其間，已無異於普通街市。廣東新語卷十四「舟楫爲食」項內有如下之記載：

「廣東呼食物積聚之處爲欄，行商購貨於欄，鬻之於城廂內外。欄之名，惟兩粵有之，但粵東之欄，指放置物品之所，粵西之欄，則指住居之處。廣東之欄，以果欄最佳

果蔬之實，到處羅列，百品芬甘，尤其乾果少而水果多，極爲可愛」。

按上錄記載，欄雖爲兩粵特有稱呼，但廣東指批發食品市場，廣西則指住居之處而言。赤雅，峒鷄鐵志等所述之麻欄子，謂種族組高欄而居，想即廣西所謂之欄也。按道光南海志之省縣全圖，廣州有豬欄三所，糙米欄四所，果欄，鷄欄，豆欄等，民國番禺志，亦舉有五仙門外之果欄與永清門外之魚欄。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在橋梁項內，有「平安橋在柵下舖見欄」，津渡項內，更有「偷濬渡頭在豬欄上」之記載，據此可知欄乃設於臨水之批發市場，以交易食品爲主。南海志中，更有柴欄，杉木欄，船欄等名色，船欄者，當即繫船之處也。

太平御覽卷一七二引元和郡國志，謂：「郡國志曰，廣州以高欄爲居，號曰千蘭，三日一市」，寶州即今廣東省信宜縣附近。新唐書藝文志謂郡國志凡十卷，太平御覽所引，雖莫知所從，但可藉知廣東之欄由來已久，最晚亦在明代以前，決非清時產物，可無疑問。惟廣東之牛欄，豬欄等家畜市場，至清代而增多，各同種商品市場，亦次第統一，不相混雜，故有穀埠，海鮮埠，豬仔埠，禾蟲埠，觀埠等之名稱，構成專爲積聚某種貨物之市場，亦即「食在廣州」俗諺之由來也。按廣東新語，謂禾蟲「甯之則白漿

自出，以白米之泔濾過，蒸之爲膏，甘美益人，蓋得稻之精華者也。如醃爲膊製醃醬，乃貧者所食也」，可知此種市場，乃廣東特有。

日野開三郎學士，在「中國稱埠之地名及其沿革」(歷史教育卷十三之九)一文中，對埠之研究，謂「按史書記載，自南朝以還，稱水邊泊舟乘舟之處曰步，後此等處所，漸爲通商貿易中心，遂發展爲都市，乃改稱爲埠」。池田靜夫學士在「杭州之碼頭及碼頭市」(中國水利地理史研究)一文中，謂「碼頭之稱，起源於北地而南漸，埠頭之稱，則始自南方，演化爲水運根據」，考證極爲詳盡。埠較上述之欄普遍，發達於江南水澤之地，爲河船停留之所，故商貨來集者衆，交易遂盛。池田學士所引「宋會要稿」食貨商稅之太祖開寶四年四月條，有「據廣南轉運使王明言，廣州向在河步收豬羊鵝鹿魚果之稅，合外鎮之課利，歲計一千七十貫云云」之記載，河步即埠，故廣東「埠」之由來，不能謂不早。明清間，廣東更有名雖稱埠而不直接交易之特殊地方：例如廣東通志卷三百三十一及道光南海志卷四十三所引渭岬集，謂「洪武，永樂，宣德間，廣東海邊有鴨埠，乃大養鴨場，頗收驅除害蟲之效」，更如廣東新語卷二十二，謂「魚埠乃養魚之所，即所謂魚花步是也」。再廣東鹽法計有生鹽熟鹽兩種，鹽埠頗多，見嶺南雜記等書，

廣東新語卷四十，謂「粵東之埠計六十，生引二萬餘道，熟引四千餘道」。

六

廣東省城內外之關，除特殊者外皆爲食品之批發市場，久已如此。埠之狀況，與欄無何差異，乃藉水運之便，形成雜穀燃料等市場。清代廣州，爲全國唯一之對外貿易商港，商品流通之繁，無與倫比，故此等市場之規模，因以擴張整頓，遂有如上所述之養魚事業，是其行會性質，又較早於墟市。此種行會組織之進展，不僅止於食品市場，乃清代末葉，廣州省城內外之一致傾向；廣州「七十二行」之成立，即其顯證，亦生產方式因販銷暢盛而近代化之事實也。七十二行者，包括昔日各種商業之謂，而大部已具聯合之組織。

廣州社會，到處皆保持古代風習，當新文化灌輸之際，抗拒極烈，然驟睹其外觀，雖猶仍舊，但其內容，業早經革變，按其社會情勢觀之，不難索見。例如翡翠商，象牙商，紫竹雕刻，爆竹商等之狀況，似極端守舊，但中國之民族運動，勞働運動皆發軔於此地，盡人皆知，知此即廣東社會特質之表徵也。故廣州與其附近之三水，佛山，九江，江門，東莞，增城等小都市間之接連地方，——即廣州附近之墟市，其中大部皆早化爲近代市場矣。

壬午二名醫

一 士

清孝欽后以太后主國事者數十年。初政負中興大業之譽。晚節召動搖邦本之禍。實中國近代史上極重要之人物。而當光緒初年。大病幾殆。使其死于是時。則孝貞既逝。德宗猶在幼沖。政局將若何演變。誠不易料。其幸而療治獲痊。遂復綿歷垂三十年之壽命。蓋薛福辰汪守正兩名醫之力爲多。斯二人者。其關係亦殊鉅已。

庚辰(光緒六年)孝欽患病甚劇。(時孝貞猶健在)詔各省保舉名醫。前任山東濟東泰武臨道薛福辰。以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暨湖廣總督李瀚章湖北巡撫彭祖賢薦。見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汪守正。以山西巡撫曾國荃薦。均爲孝欽療疾。診療漸效。辛巳(光緒七年)六月以病體粗愈報大安。(孝貞已前逝于是年三月。訓政之事。遂專于孝欽矣。)詔予諸臣獎叙。福辰因之得簡廣東雷瓊遺缺道。補督糧道。守正則簡江蘇揚州知府。仍留京繼續醫治。壬午(光緒八年)十二月。病乃全愈。報萬安。詔謂「慈禱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深宮侍養。朝夕起居。上年六月間已報大安。猶未如常康復。年餘以來。隨時調攝。現在慈躬已臻全愈。實與天下臣民同深慶幸。道員薛福辰。知府汪守正。與太醫院院判莊守和等。由總管內務府大臣帶領請脈。所擬方劑。敬慎商榷。悉臻妥協。允宜特沛恩施。以示獎叙。薛福辰著賞加頭品頂帶。調補直隸通永道。汪守正著賞加二品頂帶。調補直隸天津府知府。均著卽行赴任。太醫院左院判莊守和。右院判李德昌。均賞加二品頂帶。……」對於薛汪二人。除優加頂帶外。並移官近地。蓋仍備將來宣召也。(道員加頭品。知府加二品。均不循常例。稱破格之獎。院判六品官耳。而驟加二品。則太醫另是一途。又當別論也。)當是時。薛汪醫名著于海內。

二人雖精于醫。而經歷政途。醫事固非其本業。一生事蹟亦不限于能醫。本篇題曰二名醫者。以其治愈孝欽之病。志

其最有關係之事也。曰壬午者。以全功竟于是年。本年又值壬午。此恰爲前一壬午之事。往蹟追述。作六十年之回顧也。

關於二人。翁同龢光緒二年丙子五月二十九日日記云。「薛君福辰來。此人薛曉帆之子。號撫平。能古文。通醫。十年前工部司員也。今爲濟東道。其政事未可知。獨于洋務言之甚悉。以爲中國無事坐失釐金每年千萬。是大失計。又言破洋人惟有陸戰。陸戰之法。曰散陣行陣小陣。其守法則用滇黔地營。必可操六七成勝算也。」光緒六年庚辰六月二十三日云。「旨下直省薦醫。李相薦薛福辰。曾沅浦薦汪守正。與御醫李德立同至長春宮。召見請脈。」二十四日云。「薛與汪議論抵牾。薛云西聖是骨蒸。當用地骨皮等折之。再用溫補。汪亦云骨蒸。但當甘平。」翌年辛巳二月初四日云。「汪子常。名守正。汪小米之胞姪。所謂振綺堂汪氏。藏書最富者也。山西陽曲縣知縣。曾沅浦薦醫來爲西聖治病者也。」李慈銘辛巳二月十一日日記云。「夜雲門邀同敦夫飲聚寶堂。招霞芬玉僊。玉僊近日有山西陽曲縣知縣汪守正之子某。隨其父入都。爲管郎。以九千金爲之脫弟子籍。守正錢唐監生。巧猾吏也。去年西朝不豫。各省大吏多薦屬員之知醫者入京。守正其一也。晉中久大慶。而守正囊橐之富如此。……此輩可憤絕也。」光緒十年甲申三月二十日云。「汪子常郡守來。以扁試不得入。汪名守正。杭州人。今爲天津知府。」（時李以課所領書院士在津。）二十二日云。「汪子常來。其人老吏。倨而猾。以後不必見之。」李好詆訶。其于汪氏。所言恐不免過刻。

欲詳知二人生平事歷。宜更求之。薛福成爲福辰弟。有誥授光祿大夫頭品頂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薛公家傳。見庸齋文別集卷六。又覓得重修平陽汪氏遷杭支譜。卷五（志乘）有子常公傳略（漢川謝鳳孫撰）。二人生平乃可徵。茲錄于左。

〔薛傳〕公諱福辰。字撫屏。別號時齋。江蘇無錫薛氏。……公幼習制舉業。先考光祿公謂學有根柢則枝葉自茂。教以溫經讀史。兼覽百子。熟玩朱子近思錄。涵而操之。務俾理博才膽。又綜考有明以來制藝之卓然者。而攝其華。師其意。由是沿流溯源。學乃大進。咸豐五年中順天鄉試第二名舉人。援例以員外郎分發工部行走。會光祿公知湖南新甯縣事。選知潯州府。未及行。卒於官。公奔走經營。歸喪於鄉。身留湖南。清理官逋。事未竣。而粵寇陷無錫。太夫人挈家僑徙江北。公未得音問。借弟福成。走數千里。微服穿賊境。屢溯於危。航海涉江。始覩太夫人於寶應。相見悲喜。

遂奉母鄉居以避寇。公弟福成福保等。始皆從公學制舉文。至是見時變方殷。兄弟互相切禱。研極經濟及古文辭。浩然有用世之意。公入都。浮沉工部。積六七年。居閒無事。乃大肆力於醫書。始宗長沙黃元御坤載之說。以培補元氣爲主。繼乃博究羣書而劑其平。出診人疾。無疾不療。蓋公之學凡三變。初攻時文。中治古文辭。最後研醫術。用力尤劬。而遭遇之隆亦終以此。累試禮部不第。居工部又久不補官。出參伯相湖廣總督合肥李公幕府。積勞改知府。分發山東補用。又以治河功改道員。補濟東泰武臨道。越四年。丁內艱。服闋入都。格於例。不補官。將歸隱矣。適皇太后慈躬不豫。徧徵海內名醫。伯相李公鴻章與總督李公瀚章巡撫彭公祖賢交章論薦。供奉內廷者三年。每製一方。覃思孤往。湊極淵微。或與同值諸醫官斷斷爭辯。必得當乃已。一日辯聲甚厲。皇太后在內聞之。問曰。此薛福辰耶。何慧也。然山此知公益深。公援引古書。亦精覈無聞。諸醫終無以奪也。而公之擔荷亦獨鉅云。迭賜文綺銀幣金幣黃玉徽指。又賜御寶雲龍福壽字。又賜職業修明匾額及七字句對聯。又賜貂裘蟒玉珠串。恭報皇太后大安。特簡廣東雷瓊遺缺道。補督糧道。旋報皇太后萬安。特賞頭品頂帶。調補直隸通永道。賜紫蟒袍玉帶鉤。又賜福壽字及黃辦荷包。並賜宴體元殿。長春宮聽戲。西廠子觀燈。又賜七字句對聯。當是時。公之功在天下。殊恩異數。焜耀絡繹。有將相大臣所不敢望者。天下不以爲侈而以爲宜。莅官通永。三年擢順天府府尹。以捍劾黜亂吏。爲羣小慄焉。御史魏迺勳撫瑣事劾公。且請以太醫院官降補。迺勳坐言事不實鑄職去。尋轉宗人府府丞。公夙研經世事。在山東爲巡撫丁文誠公所倚任。凡整軍治獄賑饑及防河大工。壹埤遺之。塞侯家林決口也。公綜理全局。聯絡兵民。捧土東薪。萬指駁作。窮四十五日之力。河流順軌。民困大蘇。通州爲出都孔道。轍車者公私駢集。牙儉把持。大爲民病。公創設官車局。排斥浮議。力任其難。商民稱便。尹順天時。值歲大祲。災黎嗷嗷待哺。公精心擘畫。集巨款。選賢員。潔糜噓稿。全活甚衆。爲監司時。卽深惡屬吏之瘵官者。糾彈不少貸。伯相李公賢丁文誠公前順天府尹沈公秉成。屢以治行尤異密薦。天子亦自知之。願以醫事荷殊眷。而吏治轉爲醫名所掩。頗用此鬱鬱不樂。公素性通敏。閱事多。於世路險巇。人情曲折。必欲窺其奧而探其隱。然天性徑遂。凡人一言之善。或一事稍可人意。則傾誠推服。必逾其量倍蓰。或稍拂其意。則賤簡之也亦然。其待交游與在家庭之間。莫不皆然。願用情未協於中。則意氣稍不能平。意氣不平。而養生之道戾矣。會選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而公已疾不能視事。累疏陳請。始允開缺調理。扶疾南還。未浹月。遽以光緒十五年七月二日卒於無錫里第。年五十有八。……福成曰。余昔見公好圍棋。嫂王夫人屢諫未聽。則舉棋局而投諸井。王夫人早卒。而公復篤好之。曩居通永道署中。見公秉燭達旦。或演棋譜。或與客對奕。其起居失時。稍致人言者。未始不用此爲累。公之得風痺疾也。醫者言用心過度。內受傷損而不自知。允矣。人之精力幾何。公於治事用心本專。復耗之於技藝。此必不支之勢也。不然。以公之遇與年。其建樹詎止於此耶。由今思之。賢哉嫂也。甚矣養生之術之不可不講也。

〔汪傳〕先生諱守正。字子常。杭州錢塘人也。性純孝。年十五。侍父病。剖臂肉和藥以療。卒不起。誓將身殉。以母在未果。服闋則銳意進取。博母歡心。十九受知昆明趙蓉舫學使。補博士弟子員。有聲黌序。後屢躋鄉闈。聞髮逆勢熾。慨然有經世之志。遂納粟爲知縣。分發河南。時周勉民方伯屏藩中州。知先生才行。委權魯山縣篆。魯山產絲。爲生計大宗。向苦官吏誅求。先生請於上。舉數百年積弊悉汰去。再權鄆城縣。鄆城爲捻匪出入之衝。先生募勇訓練。躬自督剿。民賴以安。有某寨主張文剛者。素通捻匪。黨衆勢強。爲地方患有年矣。縣官束手。莫可誰何。先生至。廉得其情。設機布弩。將禽獲之。而以蜚語去官。當是時。髮逆方張。國家需才。而先生以廉能被劾。聞者憤惋。先生顧洒然曰。一官何足惜哉。獨張文剛未獲。民患方深。吾滋戚耳。方先生之去官也。魯山鄆城兩縣民如嬰兒之戀慈母。或發爲謳歌。以寄慕思。及吳少村中丞撫豫。具聞其狀。乃強先生起。委以軍事。以勳勞得復原官。相繼撫豫者。爲張文達公季子和中丞。皆倚先生如左右手。及張李二公去。先生乃改官晉。晉撫曾忠襄公重器先生。猶加於張李二公也。補虞鄉縣知縣。虞鄉向無書院。先生捐俸創建以造士。士風大振。旋調平遙。平遙多土豪侵掠富戶。先生感濟以恩。強梁斂跡。歲大祲。赤地千里。先生集資鉅萬。躬率吏役振恤。全活無算。復設育嬰堂。以養幼孩。所事條理精密。皆先生一人手訂。忠襄公益以是知先生能。自是晉省凡有大祲及一切興作救災之事。靡不借重先生。而先生亦罔不爲之盡力。而各中其機要。於是山西之民。無不識先生名矣。先生尤精醫理。當其令陽曲時也。會慈禧皇太后聖躬不豫。忠襄公以知醫奏保先生。先生入內廷視藥。不數月而聖躬愈。恩賞特隆。復蒙旨擢揚州府知府。未及赴任所。旋調天津。先生感恩遇。益自奮發。恩所以報稱。既履天津任所。則杜絕私謁。嚴督屬吏。慨然以吏治民生爲己任。滄州民

以河堤潰構訟。久不決。死傷甚衆。先生請款修復。宿禍以寢。法越釁起。先生創辦蘆園。民資保障。朝廷親先生之才。將大用以宏濟艱難。偶因政見與直督合肥李相國不合。相持不下。遂調宣化府以遠之。不數歲。鬱鬱以終。惜哉。年六十六。贊曰。先生以一縣令視疾內廷。聖眷優渥。恩賞屢加。而其才行志節又足以符際遇之隆。獨以其抗直之氣不自遏抑。戢鬪滿翰。奮志以沒。豈非命耶。雖然。是亦何損於先生哉。吾曩與先生猶子穰卿內閣晤海上。旋即別去。近復與穰卿之弟鶴客茂才同寓次。久且益親密。爲余言先生。輒娓娓不倦。先生沒且三十年。能令猶子輩不忘如是。則盛德遺型。必有遠過乎人者。余故樂爲論次云。

二人均以醫術蒙孝欽優眷。然福辰曾任監司。後官至副憲即止。未爲甚顯。官京尹時。爲言路所論。詞近擲揄。自負經世才而以醫進。用致人言。中懷抑鬱。以病早退遽卒。不克躋名臣之列。守正則由令而守。頗爲峻擢。而以迂上官見疏。終于一郡。晚節尤形落莫焉。

薛傳中所指御史魏迺勳撫瑣事劾之。情事亦頗可述。光緒十二年丙戌十二月。迺勳以玉粒納倉福辰臨期未到。上疏劾其玩視大典。援引邵曰濂事。(十一月十九日上諭。「御史貴賢奏京卿衰病戀棧請旨懲儆一摺。太常寺卿邵曰濂。本年春間疊次請假。至八十日之多。當差已屬怠惰。現在將屆恭祀園丘。典禮綦重。該京卿又復臨期請假。實屬性耽安逸。曠職守。著交部議處。」旋照部議革職。)請予嚴議。並謂福辰惟能醫事。可改用太醫院官。十一日奉諭。「御史魏迺勳奏薛福辰玩視大典請旨嚴議一摺。玉粒納倉與壇廟大典不同。且邵曰濂獲咎。係因久曠職守。該御史參劾府尹薛福辰臨期不到。輒謂較邵曰濂情節有加。深文周内。措詞已屬失當。至請以太醫院官改用。尤屬膽大妄言。不可不予以懲儆。以杜攻訐之漸。魏迺勳著交部議處。玉粒納倉。向係兼尹府尹聯銜具題。屆期躬詣太常寺交收。此次薛福辰因何臨期不到。畢道遠會否前往。均著明白回奏。」次日福辰回奏。略謂先得禮部知會。以十月二日辰刻玉粒納倉。是日黎明先詣先農壇會同交收。以府署稍遠。由署趨詣太常寺已交辰末云云。未予處分。十四日即遷宗人府府丞。(宗丞京尹均正三品。而宗丞班在京尹之上。爲大三品卿之一。京尹猶小三品卿也。此係升擢。惟京尹有地方之責。事任較重。宗丞則閒曹耳。)二十日諭。魏迺勳照部議降三級調用。迺勳以言官彈一京卿。竟以「膽大妄言」獲此重譴。則緣對福辰以療病進用

含譏刺之意。致觸孝欽之怒耳。在福辰若可快意。而實難免隱憾在心。恥以醫進而爲人指目也。至迺勸請以京卿改用太醫院官。設想頗奇。却非並無前例。如雍正九年辛亥正月十九日諭。「劉聲芳在太醫院效力有年。屢加特恩。用至戶部侍郎。伊於部務茫無知識。上年夏秋閒。朕體偶爾違和。伊並不用心調治。推諉輕忽。居心巧詐。深負朕恩。著革去戶部侍郎。仍在太醫院效力贖罪行走。從前所賞伊子慶生及舉人。俱著革退。……冀棟。朕聞其通知醫理。加恩用至副都御史。乃伊識見昏庸。遇事推諉。著革去副都御史。補授御醫之缺。效力行走。」此舊事之可資覆按者。魏劾薛疏原文。一時未及檢得。不知亦引及此項舊例否。（劉聲芳蓋本由太醫院官擢至卿貳者。與本刊三卷第六期載太醫院志殊恩一節內所述乾隆時醫官吳謙歷升列卿擢任部堂。暨同治時院判李德立曾以三品京堂候補。均非恒例。又按院志所稱李德立以京堂候補。蓋指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一月事。時以穆宗「天花之喜」加恩。左院判李德立以三品京堂候補。右院判莊守和以四品京堂候補。旋穆宗於十二月遽逝。李莊均撤銷京堂。並摘去翎頂。）太醫院官雖亦列仕版。其堂官（院使院判）且亦頗具京堂體制。而士大夫終以方技輕之。此是相沿一種風氣。古昔實不盡然。如章炳麟區言一（薊漢昌言五）有云。「方技之官。漢人亦不賤視。衡方碑。方嘗爲潁川太守。免歸。徵拜議郎。遷太醫令。楊淮表紀。淮从弟弼由冀州刺史遷太醫令。議郎刺史之與太醫令。雖同爲六百石。望之清濁。權之重輕。豈可同年而語。今世雖士人知醫者。寧賣診市上。必不屈居是職。而漢人不恥也。」可以參閱。

薛福辰福成兄弟。一以醫術著。一以使才著。而均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光緒十五年己丑。福成以湖南按察使騰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之命。開缺以三品京堂候補。出國之前。奏准給假。回無錫原籍省墓。時福辰亦以中風不語開左副都御史缺歸里。旋卒。福成爲料理喪葬事宜。迨光緒二十年甲午。福成差竣以左副都御史還朝。六月抵上海卒。其爲福辰所撰家傳。作于甲午。蓋絕筆云。）其名之辰與成。音亦相近。福成之入會國藩幕。由于乙丑（同治四年）上書之邀特賞。其辛卯（光緒十七年）九月自跋上會侯相書云。「同治乙丑之夏。科爾沁忠親王戰沒曹南。曾文正公奉命督師北剿捻寇。並張榜郡縣。招致賢才。余上此書於寶應舟次。文正一見大加獎譽。邀余徑入莫府辦事。……文正語（李）申甫曰。吾此行得一學人。他日當有造就。又謂余曰。子文長於論事。年少加功。可冀成一家言。……厥後余從公八年。前後出

入莫府。共事者三十餘人。多一時賢俊。余頗得晨夕晤談。以擴見聞充器識。皆文正提獎之力也。按求闕齋乙丑五月日記云。故友薛曉帆之子福成。遞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賞無已。余在莫府嘗見文正手藁。近閱湖南刊本。歸入品藻一類。而訛爲伯兄撫屏之名。想由校者之誤。恐後世攷據家或生疑義。故並及之。自道遇合之由與獲益於入幕者如是。蓋後來建樹實基於斯。並辨明成之誤爲辰。誠重其事也。至所云求闕齋日記湖南刊本。指王啓原所編求闕齋日記類鈔而言。時會氏日記印行者僅此。福成疑其誤由于校者。嘗翻閱福成未及見之印影本會文正公日記。則會氏此節手蹟（乙丑閏五月初六日）。實是閱薛曉帆之子薛福辰所遞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賞無已。上書既爲福成事。則仍會氏書此一筆筆誤。校者可不任咎。福成亦記憶偶失耳。（似在會幕閱及時即未遑致詳也。）

福辰善醫術。而不善養生。福成所爲傳。慨乎其言之。（會國藩同治十年辛未四月日記云。「近來每日圍棋二局。耗損心力。日中動念之時。夜間初醒之時。皆縈繞於楸枰黑白之上。心血因而愈虧。目光因而愈蒙。欲病體之漸痊。非戒棋不爲功。」亦頗可與福成所云合看。）茲附述一大臣講養生而享大年者。其人爲官至大學士（體仁閣）之全慶。卒年恰爲光緒壬午也。其養生之術頗奇。乃以磕頭爲妙法。翁同龢壬午正月初四日日記云。「謁全師。師言。每日磕頭一百廿。起跪四十次。此法最妙。」（全慶嘗以工部尚書充成豐六年丙辰會試副考官。爲同龢座師。）傳授此法。即在是年。同龢仿行之。據無墨癡室隨筆引常熟秉衡居士荷香館瑣言云。「吾鄉翁松禪相國。每夜必在房行三跪九叩頭五次乃臥。其法傳自全小汀相國慶。翁相晚年氣體極健。自謂得力於此。」可見同龢于師門所授。已實行且有效矣。（磕頭四十五。起跪十五次。蓋行其八分之三。）全慶壽八十二。同龢則七十五也。運動肢體。爲衛生之道。斯即藉磕頭起跪以爲運動耳。類是者實古已有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上云。「張廷老。名琪。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氣血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是前乎全慶。宋人已早有行之者矣。全慶卒于壬午四月。十九日諭。「致仕大學士全慶。學問優長。老成恪慎。由道光年間翰林。受先朝知遇之恩。洊陞正卿。協贊綸扉。朕御極後。擢授大學士。歷管部旗事務。疊司文柄。宣力有年。克盡厥職。前以重遇鹿鳴筵宴賞加太子少保銜。嗣因患病奏請開缺。准予致仕。賞食全俸。方期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溘逝。軫悼殊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

輔國公載濂。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加恩晉贈太子太保銜。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吏部郎中麟祥著賞加四品銜。用示篤念耆臣至意。尋賜祭葬。予諡文恪。大年榮遇。福命頗優也。全慶葉赫納喇氏。正白旗滿洲人。字雲甫。號小汀。嘉慶二十四年己卯舉人。道光九年己丑進士。兩次入閣。(同治十一年壬申以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翌年癸酉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以舉人徐景春試卷騰勘斥革。降二級調用。光緒四年戊寅又以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光緒七年辛巳以大學士予告。服官六十年。(道光元年辛巳即以廕生官京曹。)一生官蹟。雖無赫赫之名。當時朝中老輩。蓋無出其右者矣。(咸豐戊午科場大獄。全慶以兵部尚書借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兵部尚書陳孚恩奉命查辦。同治元年壬戌。追論其事。坐附和成讞降四級調用。)

本刊第三卷第七期要目

讀日本之再認識(一).....	免	戶頭盤與楓人.....	金 晉
萬葉集選譯.....	錢稻孫	讀順安詩草.....	楚 金
劍冶談.....	章玉和	太醫院誌(下).....
銀錠橋案之史料.....	壹	方志餘記(四).....	免 之
商店招牌.....	竹 厂	賜視齋日記(二).....
漢魏時代之河西.....	松田壽男著 靜 蓉譯	清代衛所因革錄(下).....	君 約
東阿周世臣先生墓表.....	孫思仿		

積庵圖卷

介 修

積庵者。江都梅蘊生(植之)讀書室名也。據劉文淇撰墓誌云。蘊生之先本宣城人。自其祖訓始徙江都。考諱徇。積德在躬。鄉黨稱長者。幼孤。育於其舅范氏以爲嗣。及長。娶於黃。生子某。卽以之繼舅氏後。而已歸宗。繼娶於胡。乃生君。君年十二。能爲古今體詩。二十學駢麗之文。博覽經史。工書善琴。而所嗜尤在詩。性簡傲。凡鄉里先達及流寓名公。有所招邀。未嘗輕造其門。必歷久知其學實勝己。乃執弟子禮事之。朋輩所心折者僅十數人。視世俗齷齪之士蔑如也。家貧無書。所讀經注及古文詞。率手自抄寫。偶購舊唐書殘本。展轉借全軼錄之。二旬而畢。余交游中多勤學之士。其最攻苦者甘泉薛傳均子勳。於百憂中手不釋卷。儀徵王穀小城。病至咯血。誦讀自若。而君實似之。君中歲疊遭考妣喪。未除服而妻許氏又卒。家室蕩然。其愁苦抑鬱無聊之狀。一寓於詩。余每不忍卒讀。勸其少輟。君諾之而莫能改。然君卽不事吟詠。而所處爲生人極難。身非金石。摧折之。斬艾之。欲求無死不可得已。余固憂君之不永年也。而君竟以肺疾卒。悲夫。繼娶黃孺人。結褵甫七載。生男女各一。皆不存。沒之前夕。新舉一男。君猶強撫視之。名之曰毓會。未匝日續絰一襲加於文綵。嗚呼。可哀也已。君由揚州府學增生中式道光己亥科舉人。生於乾隆甲寅六月二十日。卒於道光癸卯九月二十四日。春秋五十。卽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葬甘泉縣施家冲耐其考處士君之墓。君詩近體主少陵。古體則導源康樂。駢文宗江鮑而參以庾徐哀艷。散行文亦雅有歐曾矩矱。所著積庵詩集六卷。友人王君瓚華梓行之。其續集四卷。文集二卷。則門人上元黃國華所刻也。(見青溪舊屋文集。)劉撰斯誌。謂其工書善琴嗜詩。包世臣以爲所述未能盡。復爲蘊生傳曰。……孟瞻爲之志。述其用情之幽摯。力學之沈博。載筆之哀酸。而境遇蹇阨。與之相迫以促

其生者。簡而有法。質而不俚。君學行固能自傳。孟瞻文又足以傳君。予復何言。君之弟子薛壽諄請再三。抑以孟瞻述君材藝。猶有未能盡者。故次其所遺爲傳。並手書付壽使鑄諸石。孟瞻之言曰。君工書善琴。而所嗜尤在詩。君之嗜詩固也。然君詩在揚州爲傑然於儕輩耳。而書則不困於地與時。足以排突百年來之宇內英賢。琴則冥追千載。悟入古初。又出書之上遠甚。君書跌宕逾麗頗宜觀者。然煅煉舊拓。必見其血脈所注。精氣所聚。使奔赴指腕下。則非觀者所能知。熙載與君同昌江左遺法。所得至深醇。而持論每不敢先君。君之琴受法於吳思伯之女弟子顏夫人。其神解得自天授。人力又足以發之。積久知思伯傳譜多舛悞。加以糾正。識者嘆其和。故記載孔子學於師襄。七日而見文王。君曰。此不足以奇至聖也。君聞古操輒能知製曲之人與其所以製曲之故。琴學盛於江浙。江浙所推碩師。首揚州釋問樵。問樵至善。能信君之神解。而卒不能得其解。君既深於琴。又慕中散之爲人。署所居曰稀庵。嘗謂今世所傳廣陵散。真嵇公生前所秘。洛西仙傳。無可疑者。仲虞旅揚州。亦善君。雖俱善琴而其所學俱未至。仲虞歸後。沈思十年。悟宮商角徵羽之數。上下損益。各依定數爲位。又有倍數半數。以適旋相爲宮之變。故稊吟必在角羽之位。通一弦爲宮一弦爲徵。兩法而一之。其鼓琴也。鼓宮則他宮應。鼓商則他商應。應者不動而自鳴。蓋君於琴通聲之義而得其所寄。仲虞於琴原琴之數而得其所立。是皆精思獨闢。仰承閎氣。然仲虞著琴學二卷。闡古人之緒。正俗師之失。書行後其傳必盛。君既奄忽。寄義之故不可傳。廣陵散自此絕。稀庵斯爲識矣。」（見安吳四種。）

此圖卷爲釋訥庵所繪。包世臣書額。（見本期卷首圖畫。）有蘊生前後自序及諸家題詠。茲并錄於下：

稀庵自序 昔馬卿命名。遠希蘭生。孝標自序。比之馮衍。意趣所在。今古相師。余生貧窶。天性癡垢。疏放潦倒。雅善鼓琴。未達老莊之旨。而已外榮利。不工鍛冶之術。而竊信神仙。我思古人。於嵇生近之。嗟乎。蒼蒼竹林之風。愔愔廣陵之散。望古遙集。媿非傳人。名以稀庵。從吾所好。庚寅（道光十年）九月。

稀庵後序 昔歛湖藥瀨摩詰成圖。甕牖肩墻休文作賦。仲長統樂志之論。潘安仁閑居之篇。少陵之橋刺籬梢。最關情於茅屋。庾信之桐間柳下。亦眷懷於小園。蓋以息偃所詣則門庭皆適。釣游斯在故魂魄勿誤也。何況晏嬰之宅容自先臣。趙武之居頌聞張老。小人近市縱湫隘而奚辭。君子來游雖窮棲而亦樂。豈必午橋綠野稱游息之娛。金谷河陽壯登

臨之觀。身既習矣。情在於斯。覺廣廈之與衡門。環堵之與夏屋。其致一也。余有陋室數椽。寂處窮巷。先子於焉養拙。宅西偏有小圃。爲先君子息老之所。取安仁閣。鄙人從此受經。羅怪石之數峯。挺孤桐之百尺。草無名以藉地。苔隨意而點牆。居賦意題曰養拙。亦曰灌圃。爲菴庵南軒。地僅十弓。山惟一簣。倚南榮以曝日。啓北戶以招涼。菽水鷄豚仰副俱存之樂。蘆簾紙閣更惜佳耦之權。有在席之琴樽。無過門之車馬。雖復穿光鑿壁不廢披吟。拾葉添薪幾忘貧窶。陳仲於陵之處。卜商壤室之居。第品誼之相懸。會今古之異趣。嘯歌自得。亦足優游矣。無何而鬼伯在門。妖星入室。天無悔禍。人之云亡。苦塊三年。淚盡呼天之泣。晨昏百慮。心懸愛日之依。馮驩詎歎乎無家。穎叔亦幸其有母。倚閭在望。當室稱孤。病妻調以旨甘。季弟佐其斑舞。相依爲命。尙復奪居。遂乃變起鬪牆。慘逾滅戶。傷天倫於何有。哀人道之將窮。日隕慈暉。春枯男草。撫桐棺之兩殯。懸總帳而雙垂。永辭膝下之權。遂絕房中之樂。縱復死如元伯。推柩何人。卽教貧到黔婁。揜衾誰氏。豈中郎之有女。同伯道之無兒。門祚不昌。我辰安在。於是乎犬苦虛牢。辭主人而遠去。燕巢危幕。逐舊侶以高飛。風颺颺而飄檣。草萋萋而入室。蟪蛄挂壁。疑聞婦歎之聲。梧捲在堂。恍見親容之色。瘋思泣血。可謂悽愴傷心者矣。加以鷗集余舍。凶崇難辭。鳥焚其巢。飄搖無主。蜂奚來而有子。鵲何事而爲鳩。不可問天。惟須隱泣。嗟嗟。相如去蜀尙存四壁之居。梁鴻適吳空賦五噫之作。在故鄉而羈旅。生聖代之窮民。落落琴書假友朋而度閣。蕭蕭竹樹託夢想以盤桓。恍入室而升階。憶巡檐而倚柱。五夜離騷之賦。會開比鄰。卅年篝火之光。尙存破壁。尋舊游於何所。等浩劫之成灰。以視夫子厚孤。囚愁作夢歸之賦。山松嗚咽。哀吟成自挽之詩。則余更酷焉。誠念孤雖野性。死不離夫首邱。魚則小鮮。思豈忘乎舊水。用是追繪成圖。藏之在笥。乞巨然之妙墨。運長康之靈襟。置我於邱壑之中。欲歌欲泣。相對惟影形之贈。如醉如疑。不須招下巫咸訊之掌夢。亦似哀歌王子豈不懷歸。乙未（道光十五年）六月。

納庵爲余畫菴圖賦此奉謝 上人知我無家客。爲我作圖先歎息。竹木軒窗在眼前。明明寫出傷心色。東壁有墻高及肩。藥欄花榭相聯延。空堂如聞鬼夜哭。滿紙拉風秋風絃。何處兒嬉何處讀。夢中來往都能熟。老親病婦魂不歸。覆巢破卵天何酷。太息吾生信有涯。于今何地更爲家。便從紙上幻泡影。側身凝望疑非耶。寒燈照夢鷄啼樹。愁病迷離此中去。愧爾風前南雁翔。茫茫四海天無路。

題詠一 春燈夜雨明州客。回首飄零已四年。自別菴庵身更遠。夢魂何處與流連。道光戊戌年春三月植之題於寧波校士館雨窗

題詠二 讀菴庵自序。人世愁苦。殆無逾此。垂今重訪菴庵。寡鶴長啼。鳳毛未翥。篝燈敗屋。慈孝酸辛。求如當日之歌泣醉癡而亦不可得矣。是在延祖有以自勉。用慰九幽今昔之感。無爲惆悵也。咸豐戊午春正月曲阜孔繼鑣識於石樓庵之正觀堂

題詠三 竹木傷心。煙雲過眼。未堪重憶當時。吾慮何處。身世儘流離。不信人槩具在。銷沈盡鴻爪春泥。空留取。畫圖省識。窗戶影依稀。明知皆幻影。頻年學佛。貪愛如遺。怎桑林三宿。猶自情依。夢逐雲飛月繞。荒涼甚舊徑都迷。知惟有孤桐易感。悲切共心期。調寄滿庭霜。菴庵繪圖之意。蘊翁自序之矣。而屬余題辭。予無以廣其意也。第述其意則猶之蘊翁之序而加不逮焉。然蘊翁屬予題圖。非必欲言其意也。此直題圖而已。其有當於蘊翁之意否乎。則不敢知耳。道光乙未冬十月儀徵王僧保題并識

題詠四 依稀三徑未全蕪。竹樹蕭蕭舊隱廬。今日披圖重惆悵。與君同是失巢鳥(余先人舊宅今爲邱墟)。寶應劉寶楠

題詠五 老屋三間樹幾株。小園息影有神廬。不須更演蘭成賦。蕭瑟江關百感餘。姚東之

題詠六 梅子既重有天論之感。發憂傷之旨。申悲哀之詞。敘而誌其思者。不置之志也。其居有高梧叢樹。精舍數椽。食德素門。相承舊矣。雖寂寥窮巷。而長者停車。却掃閉關。而門多好事。固昔筆耕爲養。奉以遺親。單陋是懷。居之自若。故能刑于寡有。致慟於梁生。志篤不疑。無惑乎會母。奈何不造。險釁方遭。朝悲不盡於枯魚。莫歎無生於莊缶。甕甕在究疚。弔影無親。荼毒至斯。是亦可已。而匪他不詠。將危異人之家。盡空以行。孰感衰宗之主。嗚呼去矣。爽塏亡矣。哀我梁山於誰之里。追惟往昔瞻對庭幃。室家無恙。春時秋日。坐懷風人。不輟行吟。鳴琴在側。扶疏繞屋。襲有餘清。將老移床。列坐其次。于焉流連。是以朝夕即在。稅居信宿。猶覺不忘。況其奉教之庭。素業之所託哉。夫敵廬猶在。杞婦所重。嘉樹見存。昔賢所美。一旦陳跡則亡存焉。空使圖窮軸盡。反覆斯存。室邇人遠。歎歎靡已。道光十六年三月庚戌楊亮謹識

題詠七 松風譜出七絃琴。一榻蕭然月影臨。懷抱遠希嵇叔夜。廣陵散後覓遺音。休嗟灌圃忽移居。載得巾箱卅乘書。笑我立錫無隙地。何時卜築枕經廬。(余欲築別廬容膝此願未知何日償也) 涇川弟朱凌雲呈稿

題詠八 梅九好詩尤好琴。悠然一室清□□。□□□ 追太古。琴情引達詩情深。乃以琴律較詩律離離叶鳴奇響出。盛名傳徧廣陵城。嵇康匡鼎疑其匹。何期相遇臨安道。新知仍是舊交好。記得當年號舍中。君與故人論詩豪。與君同泛錢塘潮。四明山色同遊招。中郎亭邊同聽笛。范蠡湖畔同吹簫。側聞永嘉好山水。秋來共約采蘭苳。括蒼委羽松風生。待君收入栗聲裏。遊情攬勝願甚奢。那知奢願都成賒。天涯作客本如燕。秋風未到先還家。還家自有故鄉樂。其奈離情太蕭索。一別原知會有時。萍飄安必楚江託。浮雲聚散本無定。舊遊已後蒼苔徑。我輩初非廊廟材。如何又滅山林興。天台雁蕩夢想間。抱琴歸去嵇庵閒。邗江落日千里隔。懷人無處無青山。青山無情客有情。何時再向青山迎。江水有潮自來去。未終一曲河梁行。 戊戌夏六月予自武林還吳。潮行蘊生仁兄出此卷屬題。時蘊生亦將返揚州。倚裝草草借圖話別。不覺滿紙離情矣。錄奉教正 吳尊勻弟顧本立并識於定香亭

題詠九 吾愛梅夫子。懷才能濟時。抱琴誰識曲。仰屋自唸詩。嶽嶽風雲氣。飄飄鸞鶴姿。一庵原可寄。幽憤亦胡爲。長嘯拂衣去。出門作浪遊。詩名半生累。家計一囊留。楚哭時思痛。(君有楚哭集) 客居善遣愁。故園應入夢。誰與訴飄流。畫裏家山近。送君返舊林。浮雲暫遮眼。今雨且論心。別後情難忘。夢中路可尋。一彈廣陵散。我敢託知音。 錢唐弟羅以智

題詠十 入海歸來後。嵇庵日已西。山陽聞笛弄。凡鳥到門題。憶昨居常鍛。相從古與稽。如何抱琴出。三逕忽淒迷。聚散誠非偶。榮枯理共尋。唐碑高架石。方竹散成林。袞袞青雲意。呱呱白屋音。蓼莪如再詠。空復淚盈襟。 膏

庵范凌雲稿

題詠十一 舊徑仍花竹。漂搖慨歲年。傷心餘粉墨。過眼總雲煙。彷彿鳴琴地。蒼茫野哭天。漫存三宿感。一卷已流傳。 辛丑三月吉林承齡

題詠十二 蘊生將歸。留之不得。相見之日。未知何時。今夕飲裕伯敬之話石山房以送其行。惜匆遽不能成詩。爲

題此卷。蘊生歸展之。母忘今夕也。

(辛丑又三月望月將出時觀者統吉甫承子九齡伯敬及其弟伯宇)

長白恩隆敬題。

題詠十三 寥落嵇中散。心情曠代同。如何霜露感。寫出畫圖中。種竹從荒徑。彈琴對晚風。從來窮達理。萬事等飄蓬。辛丑閏月蘊生仁兄先生將南旋率爲題成卽希教正。吉甫弟慶布呈稿

題詠十四 窮達無殊致。傷心千古傳。斯人不可作。吾道更茫然。文字多成規。神仙別有天。廣陵蕭已斷。何處問朱弦。同治五年丙寅。延祖世兄以嵇庵卷屬題。撫今追昔。令人凄然。別蘊翁已廿四年矣。當時同執業於黃樹齋師之門。交游十數輩。今不得見一人。後之題吾詩卷者誰何。千秋之感。蘊生可以無憾矣。渴侍者黃文涵并識

題詠十五 光緒壬辰又六月得此卷于廣陵。越三年乙未夏出觀。因補記之。儻願世珩識并感于秣陵寄廬中之聚學軒。時八月初七日。右書志購時忽忽十五年。予年長矣。書法亦得老蒼態也。中秋後一日珩又記。子封五哥行將出守平陽。爲祖餞於聚學軒。出見敝藏得觀此卷。歎賞安吳季子書不置。蓋以師承安吳耳。舉以奉貽。不敢說厭裝也。聞先有吾皖之行。并以質之培老四兄審爲贗否。光緒丁未八月中秋如弟劉世珩記。時居京師東單牌樓西堂子胡同。

又江都縣志載梅植之傳云：「梅植之。字蘊生。道光十九年舉人。先世自宣城徙江都。父徇。多厚德。鄉里稱長者。植之性簡傲。介立末俗。自許知恥。靡所干調。澹然無營。於揚州紛華之鄉。獨往獨來。一無所與。博覽經史。肆書於涇包世臣。與儀徵吳熙載同昌江左遺法。煨煉舊拓。必見其血脈所注精氣所聚。使奔赴指腕下。早歲卽學琴傳吳思博遺法。冥追千載。悟入古初。聞古操輒能知製曲之人與其所以製曲之故。慕嵇中散之爲人。署所居曰嵇庵。嘗謂今世所傳廣陵散真嵇公生前所祕洛仙傳無可疑者。詩近體主少陵。古體則導源康樂。駢文宗江鮑而參以徐庾哀艷。散行文亦雅有歐曾矩矱。著有嵇庵詩集二卷。續集四卷。文集二卷。子毓。字延祖。生一夕而孤。五歲。母黃授以鄭氏詩。意識異常。年十二。郡城淪寇。毓侍母轉徙荒村大澤中。母子偶然相保。值歲飢寇深。雜麥屑糠覈爲食。毓痛無以爲養。未冠卽爲童子師。以修脯供菽水。同治五年補郡諸生。九年舉於鄉。三上春官不第。光緒六年大挑二等。以教諭注選吏部。又二年以疾卒。年僅四十。賦性閒曠。訥於口。治經務自得。沈潛而不近名。所著詩箋楚辭箋注。小爾雅箋注皆未卒業。穀梁正義長編已具。以未纂勒成書士林惜之。」並可與參照。

焉支

江上波夫著
嵐濤譯

焉支者，因匈奴婦女用以塗飾面部而著名，史記卷一百一十匈奴傳謂係胡地山名，按其註所引西河舊事載匈奴歌云：「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可知焉支產於此山。其出處用途，見於晉習鑿齒與燕王書云：

「山下有紅藍，足下初不知，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採取其上英鮮者，作烟支，婦人採將爲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支，今日始親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闕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

按諸各家攷證⁽¹⁾，烟支與晉崔豹撰古今注卷下所載之燕支，同爲一物，皆紅藍花 *Safflower* (*Carthamus tinctorius*) 之名稱，殆無疑問。然匈奴婦女之用紅藍，究用以作顏料化粧，抑如其他民族之顏飾面部，乃極富趣味之問題，頗值研究。

據晉習鑿齒所云，「匈奴名妻作闕氏，今可音烟支」，闕氏與烟支，皆匈奴妻之稱謂，而焉支之音亦相同，其間似有相當關係。

據白鳥博士之研究，謂闕氏與烟支，其音互異，並非同一語意；闕氏乃通古拉斯語中含有妻義之 *qun* 的對音，焉支之音，如 *yen-ki*，乃蒙古語之 *ungg, tungu*，土耳其語之 *ung onë öngün* 的對音，指習鑿齒之說，乃俗語解釋 (2)。然藤田博士，頗注意錢大昕在王充論衡考卷十六亂龍篇中，書闕氏爲「焉提」(3)，謂提有題音，且音與支通，從可知焉提，闕氏音皆與焉支相同，故白鳥博士之焉支音 *yen-ki* 即蒙語 *öngö tungü* 的對音之說，未便贊同(4)。而筆者亦以藤田博士之說爲正確。

焉支、烟支與闕氏音相同之說，一如白鳥博士之研究，並非始自晉習鑿齒；史記卷五十六陳丞相世家之闕氏注，及文選所收石崇王明君詞之李善注中，謂「蘇林曰闕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可知蘇林亦謂闕氏與焉支同音。如再上溯此說之由來，則前漢書卷八宣帝紀五鳳三年條之闕氏注云：「服虔曰，闕氏音焉支」，服虔乃當時研究字音學名家，彼即作此說，則兩語同音，更無疑議。足證藤田博士之反對白鳥博士焉支即 *yen-ki* 古音之說，頗屬正確，蓋焉支與闕氏，皆 *g, q, as, ci, ai, ai* 之對音故也。

匈奴即呼妻爲闕氏，又以與闕氏同音之焉支(烟支)，名塗面顏料之 *Safflower*，必有若何因果關係，未可謂係偶然。據太平御覽卷七一九所引班固云：「匈奴名妻作闕氏，言可愛如燕支。」按此解釋，與習鑿齒所謂：「匈奴名妻作闕氏，今可音烟支」之說相同，可爲攷證匈奴稱妻爲燕支(烟支)即紅藍之由來的文獻。而闕氏與焉支、烟支、燕支，皆屬同音，則其說實值充分考慮。

三

按前引西河舊事之「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句推之，匈奴婦女之用焉支者，似僅限於已婚女子。史記卷一百一十匈奴傳正義所引之西河故事，太平御覽卷五十所引之西河舊事，皆書「嫁婦」作「婦女」，但按中國一般稱謂，婦女者，多指已婚女子而言(5)，且匈奴歌中，亦作「嫁婦」，故不能作一般女子解釋。蒙古風習，近世婦人，仍以烟支塗飾兩頰，亦僅已婚女子使用。明蕭大亨之北虜風俗帽衣條，謂「必待嫁時見公姑，方分爲二辮……亦以朱粉飾」。

清志銳之張家口至烏里雅蘇臺竹枝詞⁽⁶⁾、外札薩克杭東詠謂「命婦胭脂紅兩頰，教人誤認醉顏能」，更較精到。其原註云：「凡台吉命婦以胭脂重染兩頰，庶人之妻不得僭用。」此種蒙古婦女風俗，按志銳之詩，可知至近世仍未變，故匈奴婦女，凡塗飾焉支者，皆係已婚女子，且多為貴婦。甚是以言，則焉支乃已婚匈奴婦人塗飾顏面之物，可無疑問，而匈奴呼妻為闕氏(焉支)之原因，亦得一解釋矣。

攷古今東西民族風習，依服飾或身體裝飾上之特徵，以區別其性別、年齡、身分、階級而即以代表其稱呼之證例頗多。如中國呼未成年男女為「總角」者，因其頭髮聚作角形，乃一般週知之事實。土耳其民族間，以烏澤畢克語呼女為 *akdasilik*，即「白頭」之意，馬加語之 *feher sremely* 即「白人」之意，蓋女子顏色終較白於男，語源中亦有此說^(?)。再如蒙古語中，一般皆稱女子，尤以已婚婦女，為「無帶」(*diseiger*)，蓋因蒙古人男子皆繫帶，女子中尤以已婚婦女皆不繫，故以呼女人⁽⁸⁾。

如上所述，依服飾及身體裝飾上特徵以為識別稱呼之風，既極普通，故匈奴因已婚婦女以焉支塗面，遂以之稱已婚婦女及妻，殊不足為怪。故漢人謂匈奴之妻名為闕氏者，乃由於飾面之燕支，蓋焉支乃匈奴已婚婦女之身體裝飾中最引人注目者，質言之，亦即淳樸社會中認為「妻」的標識，似不難想像也。

四

至於匈奴婦人如何塗施焉支，及其風俗之傳播何若，亦頗饒趣味之問題，茲略推述之。

宋羅願之爾雅翼卷三燕支條所引之習鑿齒與謝待中書，與前引之與燕王書，約略相同，惟後者對「婦人採將用爲顏色」，解釋更詳，謂「婦人妝時作頰色，用如豆，徐按今徧頰，殊覺鮮明」，此即塗施焉支之大要。所述與前引之近代蒙古婦人塗飾胭脂之記載，適相符合。又如塗色作豆形，在現今蒙古貴婦間，尙可見其實例⁽⁹⁾。故習鑿齒與謝待中書所述焉支之塗施，乃在兩頰塗豆大小之圓形以為裝飾，以後世事實證之，知非誣妄也。

權約之古今注卷下。會記匈奴婦人以焉支爲顏色之起源，謂「燕支，葉似菊，花似捕公，出西方，」極爲漠然，無

從探索。惟婦人以燕支塗飾顏面之風俗，不僅見於匈奴，更見於坦庫得⁽⁹⁾，燕支特產地——焉支山與祁連山，漢代俱稱河西，即該時西域貿易之通路⁽¹⁰⁾，且又爲匈奴與氏羌間往還交通地帶，再按現今甘肅青海境內，大通河谷之植物中，已發現燕脂(*Carthamus tinctorius*)之事實，此特異之婦女顏色，並非匈奴原有，或如崔豹之說，原產自西方，因與西藏波斯等民族接觸始輸入於蒙古者也。

註

- 1 B. 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Chicago 1919, pp. 324-328.
- 白鳥博士「西域史上之新研究」第四回(東洋學報第三卷二號)一八〇——一八三頁
- 藤田博士之「焉支與祁連」(載實內藤博士邊曆支那學論叢所載)七一——七十二頁
- 2 白鳥博士之上引論文一八一至一八三頁
- 3 饒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四，在焉提條下，謂「論衡亂龍篇，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暑曰休屠焉提，焉提即闕氏也，古書氏是通用，提從是，故亦與氏通。」
- 4 上記藤田博士論文十一——十一頁
- 5 參照康熙字典丑集下，編條
- 6 內藤博士輯「燕支雜書」第二卷所收
- 7 H. Vambery; Die Primitive Cultur des Turko-Tatarischen Volkes, Leipzig 1879, s. 60.
- 8 在 J. Gilmour; Among the Mongols, London p. 320. A. Mostaert; Textes Oraux Ordo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No. 1) Peiping 1937, p. 631中，論燕支 Bus-ugui, femme marie (lit. sansceinture)。著者曾目睹錫林郭爾蒙古人，確如此說。
- 9 參照烏居格于之「在士俗學上所見的蒙古」卷頭圖版「外蒙古車臣汗部貴族之裝」
- 10 A.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Монголии и Страна Тангутов, Том I.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75, с. 257
- 11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гали Город Харо-Хоро Москва-Петербург, 1923. с. 250
- P. K. Kozlov; Mongolei, Amdo und die Tote Stadt Chara-Choto, Berlin, 1925, s. 104

湘綺樓集外文（六）

夷務論小序

昔賈生以三表五餌制單于。人譏其疏。然近效於中行說。遠大效於蒙古。匈奴遂亡。王佐之謀衆人固不識也。海國紛紜。自余有知至今五十年矣。熟慮深思。嘗有說焉。傳之人必以爲病狂。非但迂而已。然余知賈生。必有賈生知余。秘而不書。匈奴且笑人乎。凡議事不詳盡當須施行。出自朝廷。輒仿漢臣稿草并上之義。擬詔制若干首。儻有求相如書時以此進焉。不則傳過百世。以待智者。有信余爲智士不妄言。則冀可觀之矣。

師竹軒詩集叙

咸豐末歲。天下文武之道最盛。然文不見用。多游京師。庚申春闈。海內知名之士。與試者六十餘人。人被薦。人人見黜。其時主文大臣。猶承平帖括生。守長技不通變故也。自文宗東幸。共和爲政。朝野風尚。悉改往時。文人多以武進。應進士舉者。雋不得十。而場屋甄拔破格。恒舉百以覲得一。故奇偉者歲必登進。始患才難矣。庚申集六十餘人。而士苴之。未二三科。揭號而求之。而皆曰天下無人。才難才難。豈其然乎。劉景韓先生少有美材。當咸豐時。故鄉雲南亂。停鄉試者十年。乃詣京師求舉。雖過庚申。猶應試如承平故事。然竟不得。猶有天幸。勞而見甄。過五十爲命大夫耳。其場屋帖括三十年。

則誠何爲哉。闔運當已庚之交。與君同求科第。同於不得。往時與同人學詩。選錄漢隋八代名篇。君輒覽誦。顧未嘗輕作。交游三十年。亦未嘗酬唱也。今年二月。至清苑訪君。因慰君悼亡之悲。見孔夫人遺詩。風格清高。多學古調。君又出己作見示曰。余妻嘗謂吾拙於篇章。君謂何如。余乃驚喜。反覆吟翫。不圖君之私致力也。余好爲詩。君不爲詩。皆天下所共聞。今觀君詩。思深而境微。下筆欲在三唐前。特小有字句未安。要非近代名家所及。孔夫人之言。何其大異於鄉忌妻乎。抑欲以專門苦吟相繩。未遑論其意境耶。孔夫人其猶有近代名家之風與。取吾言足定之矣。曹子建云。後世誰知點定吾文者。余爲君易其未達之詞。以發其英華。具述君初不爲詩及能詩之由。以告知者。幸勿土苴君詩。如庚申主文。又令君重下第也。他日君刻此篇。當悉存原本。及余所點定。則知君功力矣。自趙宋以來。言才藻者。得一二語便馳名江湖。其孰能積而後發乎。且有真知而後有真材。則六十餘人之見黜也固宜。光緒十三年閏月癸丑王闔運叙。

致裴越岑書

清明從京師還湘。得讀去歲復書。始聞夫人捐塵。家人悲悼。使轅靡室。遂隔人天。西望鄉閭。竟深悽感。山海間阻。芻蕘未申。追維龐馬之往還。益頌孟黃之休懿。但百年同盡。後死多憂。學道順時。優游而已。闔運久違輦下。重入修門。觀我觀其。憬然益悟。六旬小駐。萬里歸來。脫屣未能。仍營妻子。暇又寫得易經論語二部。計生平已注八經。自漢以來。未有斯業。雖時嘲鄉壁。亦聊勝面牆。湘中官士奄奄。同於暮氣。佚我以老。不復壯心。徒恨入山之不深。差免櫻時之見恥。鄉生承留學習。聞有歸思。蓋湘潭自有招山。非高柔教之愛翫。儻能割戀。免更饑驅。不愈佳耶。專此奉慰。敬問起居。並求

傳語商之。

致龍芝生論小學書

芝生仁弟經席。省來書拳拳情言。且以小學及詩目相詢。以吾弟沈細之思。穎悟之才。虛受有容之德。其視運不翅十倍過之。雖欲竭精殫思。以助萬一。亦何足增長名業。添益豪末。然以運平昔竊念學。廢已久。人恥相師。甘於不知。以自驕惰。其篤學之士。又多偏執己見。少聞通人之論。思而不學。專恃冥悟。抱守殘闕。以自矜炫。故運十五以來。各有涉獵。惟詩文之藝。受教於彭鄧李陳及令兄諸君者爲最多。而經籍鴻深。古誼茫昧。如毛鄭之詩。何之春秋。鄭之三禮。及爾雅故訓。許氏說文。古今音韻之變。皆無師授。率以意測。十年之內。未嘗分心應試文字。一無聲色貨利古翫之好。矻矻學之。夜以繼日。其苦且久。宜有所成。而望洋自阻。撫年懼逝。未始非師友講習少所稟承之所致也。近年以來。實學漸廢。吾鄉僻處。而人材稱盛。然如鄒叔勸羅研生諸公。專聽其言。則媿媿不倦。與之往復。則問多不酬。蓋亦年已老大。恥於不知。又得盛名。自護其短也。運竊憤排自厲。力欲倡率。以求明通。而同志諸人。鮮有切磋。所以然者。皆年長於運。時不再來。假之以年。且有他務。其小於運者。則愛慕歎羨。欲要之於同路。區區之心。非好人附。實恨孤陋。期共昌明耳。但天質限人。或有不遇。又或才高意廣。鄙棄迂生。明月夜光。終遭案劍。當時不察。反謂運自足其學。傲倪羣英。雖復扣胸剖心。自明其志。誰相諒哉。吾弟強記深思。卓絕同輩。以運相較。若螢視星。惜比運入手略遲。未能卽時方駕。然加以十載研習。出而視運。譬如騏驥後發。駑馬先驅。日影將移。過之千里。固不俟先作諛詞也。今承下問所疑。輒舉一隅。以待參證。見運之妄。益見弟之謙。采運之愚。適成弟之美。彼此無負。斯道

大明。豈不快哉。若以示他人。且謂運用權謀以籠絡豪傑。由不知學乃爲己。故有此紛紛也。

(一)來示云。禮記尙未溫畢。正不必求速功。此雖運實不知其精要所在。但略以意測。此書乃儀禮周官之雜記。內有二書所有而記明之者。則義理昭然。有二書所無而此記僅存者。則比例可測。有發明二書之奧者。有剖析二書之疑者。如欲精通。似當先分條目。而編集以類。庶易觀覽。從前氣盛。見儀禮經傳通解一書。是朱晦翁所作。橫不入目。吾弟若有閑錢。可買看其佳否。

(二)承示唐詩七言古體五十餘篇。均讀完。以後更無甚名作。間有數家。皆小家數。其已前未選者。如王維、高適、岑參、李白、杜甫諸家。長篇甚多。其好處亦易見。大要以不庸者爲可法。庸有數等。一題到手而平鋪直叙。此筆庸也。出語成篇。人云亦云。此句庸也。意無新奇。此意庸也。借助脂粉。及故作奇怪。此格庸也。讀之不可喜。不可驚。莫名其妙。此氣庸也。發狂大叫。似奇而實妄。語涉時事。似忠而實昏。此情庸也。舍此求之。則清新萬古矣。

(三)承示說文已閱過三部。不甚了了。注解雖詳。而闕之不明。此誤在震於注解之煩而過求之也。說文非奇書。不過如今雜字千字文百家姓之類。教幼童者。以今人多不觀。遂成絕學。所謂妖由人興也。看之先須明其作書之意。其意云何。欲明字之由來也。今人提筆從左至右一畫名之曰橫。倉頡則名之曰此一字也。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生天地。化成萬物。何以言之。曰一者合而分者也。論其畫則一。視其形則分矣。何以爲分。憑空中有一橫作彳。則一橫之上有空處。一橫之下有空處。無此一橫則無上下。有此一橫則有上下。上下者天地也。故曰道立於一也。今人又提筆從上至下一畫名之曰直。倉頡視之曰此滾字也。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曰進。引而下行讀若退。此字通上下而其用小者。不能分天地也。不能分則無所謂通。故無大用。僅成一畫而已。由此一畫而有×字二字十字。此所謂

也。字者孳生者也。孳生既廣。則有六焉。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假借。六曰轉注。此六者說詳段氏注。在十四卷之後。可覽而知。今聊舉其看法。以祛未悟。而運方治詩。卽以詩言之。如關雎首章。關關二字連文。爲鳥聲之和。此與說文不相干。而亦治說文者所當知。卽運在京。屢言重疊字無道理講者也。人聽鳥聲而欲形容之。自然而言曰。此其鳴也關關然。先有此言。而無此字。命一學士寫之。此學士乃提筆隨便寫關關二字。其實當時寫官官觀觀獠獠喧喧飾飾環環均可。但取音近。不問字義。故曰。與說文不相干也。而亦當知之者。若不知則看說文門部關字。從門銘聲。其訓曰以木橫持門戶也。則必拍案大叫曰。關字無第二義。何以妄說爲鳥聲。吾爲之易一解曰。關關雎鳩。必是將雎鳩關於門內。此卽吾家荆公字說之作。爲天下後世笑。而本朝治經家亦往往有此。故曰治說文者當知其不相干也。如雎鳩在河等字。爲諧聲。諧聲者。必有部首而後附以各字。雎鳩皆從鳥。而雎從且聲。鳩從九聲。故推之天下萬國之鳥。皆可制字。假使有鳥名王壬秋。則卽制鴟鴞鷺三字不能容我。此字作而鬼哭之意也。其鳥爲部首。則是象形。眞文出而飛勢宛然矣。自隸變以心爲四點。而形大失。天下豈有四足之鳥乎。明乎此。而知俗書之無理。故動筆不欲從之。而李申夫諸人反排斥運寫鳥字不應作亡。以爲好怪。彼固不知四隻脚之鳥爲更可怪也。吾輩幸不入閹扁試。不懼犯貼。偶然作一二古字。以記制字之始。不爲大過。而申夫諸人黨同伐異。見駱駝謂爲馬腫背。高伯足又從而和之。擲揄我以爲蚯蚓鑽額。又何論柳大哥哉。但運於柳大哥不甚介介。而好議申夫諸人者。蓋猶愛之重之。異於俗人也。吾弟更不能厲色疾言以拒人。則擲揄者必更不少。要當付之以嗚嗚夫吠而已。此讀書之不能不狂也。如之字。在說文則爲象草生之形。而今古用之以爲虛字。此假借也。豈爲草生。有自彼到此之意。故爲往也。文字之不貫處。亦用一之字以爲自彼到此之貫注。

故曰假借。如洲字則俗書。爲說文所不收。斷不可用。何也。從重水象形。中間空處。象土之可居。若又加水旁。則重複無理。此等分別。起於漢末。許君所謂鄉壁虛造。不可承譌用之。今使王壬秋之秋。欲別於四時之秋。遂加一秋旁作𠂔字。有是理乎。有是字乎。李申夫不罵乎。高伯足不怪乎。而獨至於洲字。則相承而用。所謂不知二五之爲十。不可與論事也。淑女淑字。本應作𠂔。從人則爲善。從水則爲清。而亦可互用。則謂之古通作某也。古人字少。同聲之字皆借用。如龍本水蟲之長。而龍受之龍則爲醜和之醜。龍光之龍則爲寵錫之寵。其本字有義。所當知也。其本字之外借用。尤當考也。不然。則東髮受書。聽先生所指說。以天爲地。以人爲鬼。而我茫然。何貴讀書識字哉。由此推之。思過半矣。如好字從女子。此會意也。天下之好。莫過於男女恰配。故制字以子配女。或曰女子爲好者。非也。女是象形。好是會意。不入子部而入女部者。重女也。子來配女。方爲好。女往從男。卽是𠂔矣。如左右二字當知是今俗書之佐佑。不是左邊右邊。古左右作𠂔。象形。佐佑作左右。會意。隸書以𠂔不好寫。遂借左右爲之。又無以處左右本訓。乃加人旁作佐佑。此等改變。雖千百世。如見其肺肝也。如左右之不可爲左邊右邊。而後知毛鄭之訓古。朱老晦之解謬。何以言之。宮女采菜。度卽周官園圃之人所送入宮。而後擇之。勢不能出到外邊溪澗上也。文王之宮。未必比民間兩進之屋。今庶人之妻偶至門首。人尙譏之。而謂文王宮女。忽然一羣相率。攘臂扼腕。以漉苕菜。豈理也哉。卽令苕葉生於宮中池沼。但言采之足矣。而必左跑右跑。方能尋采。何其蠢也。且采猶可左右。芼又何必左右。總由不識左右二字。致此謬解。若通說文者。一望而知爲佐佑。則必無此說矣。此又所謂通說文以治經也。

以上各說。聊舉其一。不能悉說。吾弟天資卓越。好學深思。自可由此貫通。將冀教所不逮。皞兄何時可到。想必與際雲同寓。運以李篋兄之變。灰心進士。亟欲謀歸。明歲會試。不能奉陪諸君。作無益之

奔走。遙望五色雲以為快意耳。陶運草草奉白。

際雲處未另。餘兄到。乞惠我一書。前擬寄一函。今已無用。附上一覽。

看說文法

一日辨俗體。如洲佐佑輾探是也。

二曰尋本意。由今觀之。則日字扯長左邊則成日。又扯長右邊則成日。合之則為門。而不知門從二戶也。在字似左字加一直。而不知從土。才聲也。此失其本意也。

三曰博奇趣。如畫風儼然飛禽。畫虎自成斂抑。畫似小兒之張手。畫柔若衣毛之蒙茸。此有趣者也。四曰明假借。如求本毛衣。引申為尋求之訓。蓋葛可不求。裘必須求。古人皇皇求之。制字者因象毛形而制求字。今人反專以為尋求之字。試問十加四點。是何理乎。推此而言。其用宏矣。

吳縣曹元忠遺著

箋經室遺集

六册定價十六元

本社代售

尊瓠室詩話

陳詩撰 每部一元二角

本社代售

賜硯齋日記 (三)

戊午

正月

初一日進 內蒙 上面賞介福春條 主位賞黃荷包一銀鏢

二奏事承 旨署名已初詣 長春宮行禮已正 乾清宮慶

賀行禮

初二日進 內帶烏林

初五日進 內奏事承 旨署名

初六日進 內 上開學賞端硯一方硃墨四笏同 賜者醞王

載潤溥倫世績徐世昌陳寶琛伊克坦朱益藩梁鼎芬紹英春

齡毓崇

初七日進 內詣 養心殿謝 恩

初九日 皇上萬壽賞銀一千元

初十日進 內詣 養心殿謝 恩奉 旨賞鄭王禮王慶王怡

王三眼花翎李長泰 禁城內騎馬

十三日進 內 萬壽聖節行禮到班者甚多午初帶總統專使

黃開文親 見李長泰江朝宗鶴春袁得亮霍殿林洽格親

見

十六日進 內

十八日進 內

十九日進 內承 旨署名

二十一日進 內詣 養心殿各處帶匠撤燈 儲秀宮賞蓮子

百合 諭勿謝

二十三日由朱師傅交下錢舜舉觀鷺圖卷子 命用 純廟御

題元韵題一絕并作隸書謹遵 旨題就

二十四日進 內觀鷺圖交陳師傅代進呈

二十五日進 內承 旨署名

二十七日進 內

二十九日進 內

二月

初一日進 內承 旨署名錫良病故奉 旨予諡文誠 賞陀

賜 寶 日 記

羅經被五百元治裝

初三日進 內

初五日進 內

初七日進 內承 旨署名澤公糾參和鈞和琦璋公糾參世英

均革職

初九日 諭祭錫文誠率屬前往午正禮畢

初十日進 內

十三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十七日進 內 萬壽寺租與陸軍部同二百元

十九日進 內承 旨署名三月十七日換戴涼帽

廿五日進 內承 旨署名又請見 四宮主位面奉 主位諭

宮中天棚勿庸搭蓋紗屜照章更換於三月廿八日進匠

廿七日進 內

廿九日進 內

三月

初二日進 內

初四日進 內承 旨署名 賞張英麟御書匾額

一方王敬鑄福壽二方

初六日進 內

初八日進 內

初十日進 內奏事無承 旨事件

十四日進 內

十六日進 內承 旨署名帶見女子

十八日進 內

廿一日進 內

廿三日進 內

廿六日進 內 翟鴻機歿 予諡文慎 賞陀羅經被 賜卹

廿七日 發下賞張英麟藝林上瑞匾額一方賞王敬鑄福壽字

二方

廿八日進 內詣 養心殿 儲秀宮帶匠換紗窗 長春宮賞

飯并 賞自畫蘭花執扇面謝

廿九日進 內詣 長春宮 翊坤宮帶匠 儲秀宮賞飯面謝

四月

初一日進 內詣 重華宮 延春閣帶匠 重華宮賞飯并

賞龍字一幅花卉摺扇一柄面謝

初四日進 內詣 乾清宮 毓慶宮 永和宮 鍾粹宮帶匠

蒙 上賞扇二柄香珠香袋香牌各二件縐紬二疋面謝 永

和宮賞飯面謝

初五日進 內承 旨署名劉更年報効 崇陵種樹一千元

賞書匾額一方

屬 禮 齊 日 記

初七日進 內

初八日 上賞綠豆七器 諭勿謝

初九日進 內

十一日進 內承 旨署名 派溥信景麟毓述唐古色崇禧充

驛馬大臣

十四日進 內

十六日進 內承 旨署名 派載澤兼管上駟處載潤兼管備

用處

十九日進 內

廿二日進 內

廿三日進 內承 旨署名 派 訥欽泰充引馬大臣

廿六日進 內

廿八日進 內

三十日進 內承 旨署名成安病故 賜卹如例 上試馬隨

侍

充月

初一日蒙 上賞銀一千圓

初二日進 內詣 養心殿謝 恩午後看帳

初三日進 內

初六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初七日進 內

初十日進 內挑缺

十二日進 內承 旨署名 派卓凌阿 寶衡 文光 烏拉

喜春充驛馬大臣溥信充引馬大臣

十五日進 內 上次安朱師傳請 脈內奏事傳奉 旨天氣

暑熱以後每逢一六日乘馬如遇落雨毋庸預備欽此

十六日進 內 召見 養心殿 賜茶

十八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廿一日進 內

廿三日進 內

廿五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廿六日 敬懿皇貴妃千秋賞銀貳百兩

廿七日進 內詣 長春宮面謝

六月

初一日進 內詣 長春宮行禮 賞飯

初四日進 內

初五日 儲秀宮賞西瓜 諭勿謝

初六日進 內承 旨署名梁鼎芬六十生日 賜壽

初九日進 內

十一日進 內無承 旨事件十五日起 毓慶宮放暑假 重

賜 硯 齋 日 記

華宮賞西瓜 諭勿謝

十四日進 內 毓慶宮自明日放暑假

十七日進 內承 旨署名 沈雲沛故遺摺留無 卹典

廿日進 內

廿三日進 內承 旨署名 熙凌阿病歿 賜卹如例

廿五日進 內

廿九日進 內承 旨署名

七月

初三日進 內帶烏林

初五日進 內

初七日進 內承 旨署名三多呈進 昭陵圖

初十日進 內 派廷深聽事班

十三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十六日進 內

十九日進 內承 旨署名八月二十六日換戴暖帽

廿二日進 內

廿六日進 內

廿七日 儲秀宮千秋賞二百兩

廿八日進 內謝 賞到者九人

八月

初一日進 內

初二日到 府承 旨署名

初三日進 內詣 儲秀宮行禮 賞飯到者與去年同只多一

王久成 重華宮賞菜蔬 諭勿謝

初四日 重華宮千秋賞貳百兩 諭勿謝

初五日生辰蒙 上賞大緞二疋銀三百元

初六日進 內在 養心殿行禮并謝 賞蒙 面賜福壽字一

幅 四宮主位賞大緞四卷銀一百兩

初七日進 內謝 賞

初八日 內詣 重華宮行禮 賞飯到者與初三同

初九日 上賞中秋節賞一千元

初十日進 內詣 養心殿謝賞到者寶熙郭會忻袁勳準及紹

英共五人在 毓慶宮謝賞者那彥圖載澤溥倫載潤陳寶琛

伊克坦朱益藩梁鼎芬八人

十二日進 內世相請起

十三日到 府承 旨署名王久成 賞朝馬

十五日 上賞西瓜果品月餅

十七日進 內 永和宮千秋賞銀二百兩

十八日進 內謝 賞

賜 覲 齋 日 記

二十日到府承 旨署名

廿一日進 內

廿二日進 內詣 永和宮行禮 賞飯到者同前

廿五日進 內

廿八日進 內

九月

初一日進 內

初二日進 內帶匠詣 養心殿糊暖窗 長春宮賞飯面謝

初三日進 內帶匠詣 長春宮 翊坤宮糊暖窗 重華宮賞

飯面謝

初五日進 內帶匠詣 毓慶宮 永和宮糊暖窗 永和宮賞

飯面謝又蒙 上賞糊袖二疋謝賞 未見

初七日進 內跪安蒙 召見養心殿徐世昌就總統任 派潤

貝勒往賀徐世昌派黃開文答禮已刻覲 見

十一日進 內

十四日進 內黃開文答禮覲 見到府承 旨署名沈瑜慶

賜卹如例 予諡敬裕 永和宮賞東瓜四

十六日進 內

十八日進 內

廿日進 內 重華宮賞東瓜四

廿三日進 內

廿四日進 內

廿六日進 內

廿八日進 內

十月

初三日進 內

初五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初八日進 內 儲秀宮賞東瓜二個果桌一桌

十一日進 內

十三日進 內承 旨署名慶王睿王莊王倭公均 賞符章

十五日進 內

十六日進 內

十七日進 內

十九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廿三日進 內

廿五日進 內

廿六日進 內承 旨署名梁濟予諡貞端并賞御書匾額

廿九日進 內

十一月 初一日進 內到府

賜 禮 齊 日 記

初五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初六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初十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十二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十四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十五日進 內回 四宮主位均兒娶親事
 十六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十九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廿二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廿五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廿七日進 內承 旨署名
 十二月
 初一日進 內承 旨署名黃開文親 見
 初二日 四宮主位賞如意一柄銀二百元
 初四日進 內詣 毓慶宮謝 恩 四宮未見
 初八日進 內承 旨署名 上賞臘八粥
 十二日進 內承 旨署名庫倫專使親 見并賞駝馬貂皮
 十五日進 內承 旨署名庫倫專使親 見并賞駝馬貂皮
 十六日 頒賞福壽字二方
 十七日進 內謝 恩到者那王慶王潤貝勒朗貝勒倫貝子溥

個薄估麟光紹英袁勵準納欽泰唐古色烏拉禧春景麟增禧
 文光毓逖
 十九日進 內承 旨署名梁鼎芬請開差使 給假一個月
 二十日進 內帶匠 養心殿掛燈
 廿一日進 內承 旨署名梁鼎芬請開差使 給假一個月
 廿二日 上賞銀一千元
 廿三日進 內詣 養心殿謝 恩到者五人紹英寶熙袁勵準
 午後到世宅看帳
 廿四日進 內帶匠掛燈 重華宮賞吃食四盒春條二件
 廿五日張德彝歿 諭祭率屬前往 賜奠
 廿六日進 內帶匠掛燈 上賞坐并賞緞袖二疋又賞貂皮二
 張八寶荷包五個又賞荷包五個 儲秀宮賞百合
 廿七日進 內詣 養心殿謝 恩承 旨署名紹英倒用 御
 寶幢棟而退
 三十日進 內蒙 賞永錫嘉祉春條賜福春條八寶荷包一銀
 鑲荷包一紅緞荷包一

方志餘記 (五)

兌之

乾隆永綏廳志四卷

乾隆十六年同知段汝霖修。

廳故紅苗區域。清雍正八年始改土歸流。至是才廿餘載耳。據序稱「廳志草創於前任梁承之手。因鑄費未償梓人。留刻板四十餘頁。嗣梁承離任。志亦因之散佚」。蓋事在乾隆三年也。

書分四卷。其目如次。一星野輿圖城郭形勝開創學校祀典公署。二秩官風俗山川市廛。三都里古蹟田賦戶役倉儲兵制災祥選舉人物寺廟。四物產藝文。

光緒乾州廳志十六卷

光緒三年知廳事林書勳修。

廳志始修於乾隆三年。會再修於嘉慶二十三年。

凡十六卷。一星野輿圖沿革城池公署二疆里山川。三壇廟田賦。四典禮學校。五風俗兵防。六屯防。七八苗防。九職官名宦。十鄉宦選舉。十一人物。十二列女流寓。十三物產。十四至十六藝文。

書於兵屯苗防言之頗詳。亦留心邊徼者之一助也。

廳故民苗雜處地。宋元以前率皆隸於土司。明洪武初設鎮溪軍民千戶所。其設廳則自清康熙四十三年始也。

道光晃州廳志

道光五年通判俞克振修。訓導梅燧纂。

嘉慶丙子始割芷江縣屬之晃州驛設直隸廳。至是始有志也。

凡四十四卷。一星野。二圖考。三建置沿革。四疆域。五形勢。六山川。七城池。八關隘。九津梁。十水利。十一公署。十二戶口。十三田賦。十四蠲政。十五積貯。十六礦廠。十七鹽法。十八學校。十九典禮。二十祀典。二十一兵制。二十二邊防。二十三屯田。二十四武功。二十五驛傳。二十六鋪遞。二十七職官。二十八選舉。二十九人物。三十列女。三十一隱逸。三十二流寓。三十三仙釋。三十四苗裔。三十五僭竊。三十六風俗。三十七物產。三十八祥異。三十九古蹟。四十祠廟。四十一寺觀。四十二藝文。四十三雜識。四十四外記。

按序例。其時方奉修通志之檄。故依頒發式樣而撰。苗裔一篇。宜爲晃廳獨有之史料。而志以境內並無苗裔。僅刺取史事之涉及苗患。條錄寥寥。

同治沅州府志四十卷

同治十二年知府周簞繼前任修成。按周序稱「于同治十二年九月竣其事」。而卷首又著有「同治十年歲次辛未刊」。是誠知難以索解。抑手民潦草至此與。

沅自乾隆初元升州爲府。七年郡守朱琰創修府志。未付剞劂。至二十二年。知府瑋珠續修之。始勒成專書。五十五年府張官五又會倡修之。而未幾督漕北去。綜其成者。實芷江令龔君華騰也。

茲編爲卷四十。一星野。二沿革。三疆域。四五山川。六城池。七鄉都。八關隘。九津梁。十塘堰。十一公署。十二戶口。十三田賦。十四蠲恤。十五積貯。十六十七學校。十八壇廟。十九風俗。二十物產。二十一軍制。二十二驛遞。二十三職官。二十四選舉。二十七名宦。二十八九人物。三十三十一列女。三十二記兵。三十三古蹟。三十

四寺觀。三十五仙釋。三十六祥異。三十七至三十九藝文。四十拾遺。郡故爲州。領黔陽麻陽二縣。乾隆元年升爲府。增置芷江縣附郭。領縣三。

同治黔陽縣志六十卷

同治十三年知縣吳兆熙繼前任修成。新化易變堯纂。

據凡例。「黔陽志始南宋饒令敏學。元則梁兒赤雲甫。明則余茹。三書皆不傳矣。國朝康熙丙午張氏蓉園始纂輯十卷。雍正癸丑王氏劍虹增修。皆體例未諳。而簡陋譌舛。邱貉相仍。乾隆己酉。姚氏慎亭舉而更之。較之張王舊編。殊爲完善。」是卽其修志之大略也。

本書六十卷。一恭紀聖諭欽頒書籍。二皇朝大政紀。三古大政紀。四星野表。五沿革表。六輿地圖。七至十山川考。十一十二古蹟考。十三吏書。十四至十八戶書。十九至二十二禮書。二十三兵書。二十四至二十六工書。二十七二十八職官表。二十九三十選舉表。三十一三十二政績略。三十三武功略。三十四藝文略。三十五至四十五列傳。四十六至五十四列女。五十五五十六載記。五十七至六十外篇。

茲編凡例。自稱用章氏學誠永清志例。故其綱目詳明。自較他志爲優。惟開卷卽冠以聖諭與欽頒書籍。在吾人今日視之。則不免諛而陋矣。

黔陽縣漢爲鐔成縣。自後名稱屢易。五代時屬楚。後爲蠻所據。宋熙寧七年收復。置黔江城。元豐三年改置黔陽縣。屬沅州。元因之。明屬辰州府。清乾隆元年改屬沅州府。

同治麻陽縣志十四卷

同治十二年知縣吳兆熙繼前任姜鍾琇修成。澗浦劉士先永綏王振玉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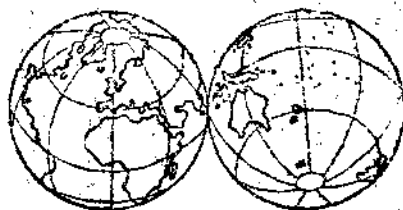
據序。「麻陽有志創於有明萬歷。續修於國朝康熙雍正乾隆間。」然所載舊序則僅有萬歷十八年與康熙三十年原序各

一首。蓋其詳不可知矣。
書分十四卷。一星野疆域。二建置。三賦役。四學校廟祀沿革。五物產風俗災異。六秩官。七選舉。八人物。九列女。十十一藝文。十二外紀。十三兵防。十四志餘。
邑本隋沅陵辰溪二縣地。唐武德初置麻陽縣。屬辰州。垂拱初改置錦州。嗣又析置龍門縣。宋初析置招諭縣。熙寧間又改招諭為麻陽。隸沅州。元因之。明隸沅州。屬辰州府。清乾隆元年改隸沅州府。

本刊第三卷第六期要目

魏梯雲朔漢紀程詩注	陸徵誥
賜硯齋日記	
淺見綱齋	商
太醫院志(上)	
清代衙所因革錄(中)	君約

搜神記搜神後記源流考(下)	豐田穰著 顧安譯
方志餘記(三)	允之
德國文化概論(二)	醫特森編 馬之僑譯
湘綺樓集外文(五)	
天治主義之界說	蔣尊簋



時 事 記 實

英美之無信

毅

羅斯福總統嘗於最近之情報會議席上宣稱：「吾願所有美人明瞭蘇聯係爲吾人而戰，是以凡屬工人，尤其是軍火工人，應加倍努力，以資報答爲自由，獨立，民主而奮鬥之蘇聯」，羅斯福嘗蘇聯爲自由民主獨立之保護者，顯見其爲一假仁假義者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羅斯福嘗曰：蘇軍轟炸芬蘭領土之消息，使美國政府及人民爲之震驚，其後於一九四〇年二月十日，渠又在美國青年大會中演說稱，芬蘭之英勇抗戰，已博得美人百分之九十八之同情心，舉世咸知蘇聯爲世界各獨裁者中之最可惡者，欺凌弱小隣邦之惡行，必爲世人一致唾棄，此卽在一九四〇年羅斯福心目中之神聖赤色俄羅斯也。

邱吉爾首相今亦已成爲共產主義之擁護者，而力主援助赤色俄羅斯，然在一九四〇年一月，邱吉爾固嘗在下議院中發表如下之

言論：「芬蘭對人類之服務，誠屬偉大之至，吾人已使紅軍完全暴露其無能，人人均知共產主義可腐蝕國家之靈魂，剝奪人民之幸福，史丹林及其黨羽貪心不足，萬死不足以贖其罪。……」

羅邱兩氏前後言論之矛盾，實難令人置信。羅斯福痛罵蘇聯爲最可惡之獨裁者，但渠嘗於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一日致書蘇聯最高議會主席加里寧，其中有謂「美人與俄人有歷史上密切之連繫，美人目睹俄人之英勇奮鬥，自不禁表示同情與欽羨，余便代表敝國政府及人民，敬祝貴國早獲勝利」。同時羅斯福又囑國務院致牒芬蘭政府要求速即放下武器，因芬蘭之抗戰，足以危害美國之安全也。

芬蘭在一九三九年固猶爲蘇聯之弱小隣邦，但時隔一年有半竟至足以危害美國之安全，事之滑稽，無有逾於此者，邱吉爾方於一九三九年及一九四〇年盛贊芬蘭對人類偉大之服務，但至一九四二年，竟因芬蘭未肯對蘇休戰，而遽即對芬宣戰矣。

世多強詞奪理之政治家，自毋怪烽火之遍於各地矣。(以上據大

月二十三日庸報

按英美二國之外交方針，素以不守信義見稱。爾詐我虞，唯利是趨。也並不僅對蘇芬一事爲然。一九三九年九月德軍進攻波蘭，同時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那時英美因蘇聯訂有此項協定，不能替英美牽掣德國，所以對蘇聯侵略芬蘭一事大加攻擊。現在又因德國與蘇聯開戰，認爲蘇聯可供已利用便引爲同志，不惜一反從來之論調，一面與蘇聯恢復外交關係，一面再三勸告芬蘭停止對蘇聯戰爭。然而芬蘭爲本國前途計，並未肯作英美的傀儡。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羅斯福向上下二院要求對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三國宣戰，而未將芬蘭列在內。其原因並非因在一九三九年未曾發表贊同芬蘭的話而不便翻臉，因爲英美對於國家的信用素不重視，主要的原因還是羅斯福認爲對勸告芬蘭停止向蘇抗戰尙未完全絕望之故。以目前形勢而論，英美本身自顧尙且不暇，宣戰與否何足重輕，但是英美之覆雨翻雲譁張爲幻，也就可想而知了。不注意史實的人還以爲英美說的是由衷之言，豈不哀哉。

戰前新加坡英人的逸豫生活

(譯自英文北京時事日報)

建 章

要勞足以與國逸豫足以亡身，古今中外所同然也。本文所述新加坡侵略主義國家坐享福利之英人生活足統英國其他領土之英人，尤以婦女放棄治家教子之責任爲文明退化之主因，方諸日本婦女勤儉敬順，何啻霄壤耶？譯者識

一 提新加坡 (現已改稱昭南島) 無限的幻象泛上了我的腦海，

未曾久居此土的遊客總會感想它是個神秘之地。加入通濟陸轉運公司所組織的世界一週遊歷團，乘著福特或歐佛蘭式的汽車參觀風景名勝歸來，一進拉弗爾大旅館通體汗漬如同水洗，口乾舌燥，舉起巨觥連飲若干杯新加坡的椰子酒，真是清涼妙品痛快異常，這就是過往遊客對於此地的印象。至於未曾親臨其地止於讀過遊記的人士，向例認它是個軍事重鎮，巨炮遠矚，壁壘森嚴，這種想像遠非真情實況，因爲防禦基地只在一隅，而且常人無有當局特許不得前往參觀。此外舉目他顧絲毫不見軍事要隘的設備踪跡。出城四望，海岸遼闊，平沙無垠，棕樹參天，綠影橫掃碧空，海波蕩漾，鯊魚成群，梭巡其間，月光如銀，風緩如薰，身在此境無異處於其他熱帶和平美麗之島嶼也。

並無黃昏

此地殆無所謂黃昏。夕陽西下光輝燦爛，轉瞬之間夜已來臨。每天七點之後即入幽暗之鄉，終年四季情形無異。鐘表提前之制數年之前業經實施，以便公餘之暇得以及時行樂。清晨破曉爲時也是很短，向例六點半鐘天光忽然大明大亮。

交際生活

此地社會交際生活絲毫不落其他英領殖民區域之後。政廳就是交際生活的中心，終年不斷宴會流通，冠蓋往來之外，還有些富紳整年盤桓於此，總督和夫人時常設宴約會，不限本城官紳，

也招待各地的歐僑僑民，被請的小姐太太在會期幾星期之前就時相耳語喋喋不休，討論衣帽形式，頗奇立異，以便屆時到會大出風頭，其中有些還向姊妹友函述被邀赴會引為榮幸之舉，至於會中茶點如何簡陋，交遊不廣的坐客的待遇如何冷落，那便一字不提。還有一樣，這種宴會只是政廳的社交例行公事，被約既不是雜事更談不到是幸事。手續大致如下：新到僑民以及一度被請希望再度被請的舊客，擁擠擠擠的走過總督衙署的庭院，來到府邸的廊下。門前擺著一張小桌，上面放著一本簽名簿，旁邊站著一名警察。客人只須將名簽好，手續就算履行完畢。下次宴會將到，總督私邸的差人先將達官貴紳另單開列具東特請之外，再將簽名簿內首批二三百人開單來請，如此分批分期來請，陸續進行。一般鄉間親友不明內中真相，以為這些貴客既蒙總督寵招，一登龍門當然聲價十倍了。他們如果看到真相，也許嗤之以鼻，感覺失望呢。

此地人士虛榮心大，這乃是居留此地稍久的遊客所能一致感到。本是無名小卒偏要裝作有名大。這是他們的毛病。

這些自高身價的闊紳向例具著令人難堪的勢力眼，恥與公司英籍僱員為伍同起同坐，因為他們收入低劣債台高築，不啻社會人間的寄生蟲，見到熟人總望別人請他吃酒。若以吃酒而言，旅華的歐人先年居於首位，近十年新加坡的歐人已經獨占鰲頭。

一般後生著實可畏，每週之末向例暢飲狂歡，實際每星期五的晚間已經開始提前行樂。星期六上午辦公，下午放假。兩瓶松子

酒，一杯醬油「碼黃」湯，且飲且酌，便可消磨長光直到十點半或十一點，然後散步溜進小約翰食堂，魯賓孫茶室或是G·H·咖啡館來個速成小吃，時光已到下午一點。午後放假便可認真大過其酒癮。午間常喝松子酒和啤酒，晚間纔喝惠斯基，只有少數酒鬼概而不論。

新加坡還有一處出名的奶茶館，真正在行的飲主時常在此盤桓，因為它的奶茶獲得「徹夜香」的美名。道行淺的酒客有些去藥商那裏來一杯藥酒。城內還有一家最出名的酒肆，就是阿克德街的伊克館，主人伊克伊爾孫本是大字不識會畫十字不會簽名的笨漢，而在上次世界大戰期內只向軍隊售賣波羅竟發了百萬英鎊大財。島上設立罐頭工廠之後，波羅工業急驟發展，罐頭製品運售世界各地。

俱樂部

此外飲宴之會隨時隨地舉行，跳舞宴會多在拉弗爾大旅館或各俱樂部裏。新加坡沒有上海那樣的「夜生活」，一切娛樂須在夜半之前停止，非經當局特別許可，不得超過夜裏兩點。出了這個旅館，客人還可再到游泳俱樂部，那裏遊戲時間可以展延到夜裏四點，或到出名的貴族式丹格林俱樂部，原先乃是文士精神的禁地，後來膠業凋疲，一些小康人家也可減費參加。此外還有新加坡俱樂部，是大班們的遊戲場所，地址在郵政總局樓頂，面對海濱。

最活躍的還是游泳俱樂部，幾年前重行改築，華麗宏大能容坐客四千人（只許歐人參加）。海濱游泳園內特築白瓷磚游泳池一座，一端水面較淺專備兒童游泳之用。俱樂部大廈前面凸廊寬大，設有更衣室和跳舞餐室，以備星期六星期日上午跳舞之用。坐客只限男子，因為他們可以裸體入水游泳，出水再來一次日光浴。歐人居此數月之後膚色都變棕黃。一九二五年之前沐浴原在海上公開，游泳俱樂部的舊館址只是茅屋一舍，到了晚間客人到此乘著月光實行沐浴，以為海內沙灘可作天然屏障，阻擋鯊魚鱷魚食傷遊客。某日下午一位英國女子從跳台上向水中一躍，正入鯊魚口中，被咬身亡，從此以後游泳只許在有柵欄的游泳園內舉行。

遊技家的樂土

新加坡是遊技家的樂土，小康人家也可以參加，氣候雖然暑熱，還不至於妨礙遊技的進行。足球，馬球，拐球，棒球，網球，高爾夫球，壘球，打獵，馳馬，駝車，划船，各有季節。足球很受亞洲人的歡迎，光腳遊戲，出名的運動員都被選入馬來各州聯合隊。拐球和馬球也受歡迎，亞人精於此技的很多，對於迴力球戲既不參加，又不參觀，澳洲拐球隊與新加坡拐球隊時常舉行比賽，觀光的多係過往遊客和新來戶。巴雷運動場與海濱之間，有條公路通過義地旁邊。運動場的一端有歐人的新加坡拐球俱樂部，一端有歐亞人的新加坡遊藝俱樂部，兩家球隊時常舉行各種比賽。新加坡城住戶大部都有私人網球場，而巴雷的網球場却是每日下午

開場。馬來網球賽就在此地舉行，選手還可參加溫波吞銀杯賽。各種球賽多在巴雷運動場舉行，各有相當季節。各州比賽在市聯技場舉行。

射 獵

新加坡四外島上也常有射獵野豬之戲。野豬受傷兇狠過人，射獵雖然有趣，却也危險之至。通常不准獵象，然而野象成羣侵襲馬來膠樹森林，雖不如非洲印度象羣之大，也時常招致相當損害，拔取小樹或撞倒棕樹吃樹頂的嫩葉。打虎之戲很是少見，一旦老虎出現島上，消息傳遍城中，爭來參觀打虎。原來虎也很能游泳，老虎會夜洩過柔佛水道，時有所聞。城裏水區也時發現兩三丈長的巨鱉光臨。植物園裏有猴成羣躍躍林梢，遊人乘車路過林下，誘以菓餌，猴性伶俐，一遭生兩遭熟，見了車就來索食，有些甚至胆敢跳到客人的膝上取食。母子相倚時刻不離，母猴下來取食之際，倘若客人前去採取小猴，羣猴勢必怒目相向，由公猴率領攻擊客人。

其他遊戲

新加坡的高爾夫俱樂部附近有許多處特闢的跑馬道，供城內愛好騎馬人士之用，四外景色非常宜人。高爾夫球場和俱樂部不止一處，但是仍以新加坡高爾夫俱樂部最為富麗宏大，無與倫比。原有十八門球場一處，增設十八門球場一處，一個舊換場，一個

婦女球場，交通便利，風景絕佳，舉目遠矚，綠滿田園，一面玩著球戲，一面樂隊奏著雅曲。城內住戶多有私人划艇，島上河流最適划船之用，每星期的上午划船競賽絡繹中流，遊興既竟，再赴新加坡划船俱樂部的宴會。賽馬是轉動全馬來的盛典，屆時總督和夫人親往參加盛會。馬來各邦王公也都盛服冠蓋起來，由華麗的儀仗隊高舉黃羅傘導引，前去觀光。賽狗會由新加坡賽犬俱樂部主辦。此地氣候雖不宜於飼養名畜，而展覽會中也時常見到優良的大種。

浪漫化的柔佛王

柔佛王在一九三五年捐贈英金五十萬鎊增築新加坡的防禦工事，近年又助戰費二十五萬鎊。他有一所華麗的王宮，位於考斯威橋北方柔佛巴爾城內，同時在新加坡城內他也有所離宮，坐落植物園附近，他的御醫英人威爾遜與夫人離婚之後，柔佛王便與威爾遜夫人結婚，在舊宮址上築起一座華廈，金碧輝煌。港廳先年禁止馬來王公在新加坡逗留留宿，自從他與英婦結婚之後，這種禁令纔算失效。以後他又與這位英妃離婚，儀式手續非常簡單，按照回教休妻的法律，只需說「去，去，去」手續就算完畢。柔佛王很受新加坡英僑的歡迎，因為他時常在新加坡和柔佛巴爾宴請英僑。他的世子中尤以第二位殿下最受新加坡英僑歡迎，他曾獲得一個獸醫的學位，最好賽馬。

樹膠工人的蹈火祭

新加坡島和附近小島也有一些膠園農場，一度曾為日人經營。

榨取膠汁，多由入境印度女工擔任，這些女工居住在所謂「苦庫」。她們嚴守印度宗教節慶儀式，因此可見一種「蹈火祭禮」，行禮之人雖然痛苦異常，却無矯揉造作之情，因為都是為着至親脫險所以藉此還願謝神。在膠園林中清出一片淨地，掘成一個土坑，二十五呎長十呎寬二呎深，裏面燃起木炭，熱火熊熊，上面添上尺許厚的一層煤。燃火的人原是裸體只在下體披著圍巾，因為烤得難過只得用浸了水的布遮身，布烤乾了再浸水。離坑不遠，一位僧人帶領會衆，殺雞灑血於地。到了坑邊，牽出一隻山羊，割掉羊頭，拖著羊身繞行坑邊一週，淋漓的血可以清潔此地使之成聖。此時坑內加柴添煤，火勢益熱。這位僧人頭戴華冠，赤著兩足，縱行坑中走在熱煤之上。毫無驚惶退縮之態，緩步徐行，泰然自若。然後令衆年長者魚貫走入坑中，有些肩背背著兒童，有些顯出步履維艱甚至仆倒熱煤之上。十二三的男孩，因為父母得脫大難，也須走過熱煤坑，表示謝神還願。時常鼓勇一擁而過，但是燙得足痛難忍，有時也仆倒煤上。坑的那一端預設水坑，以便涼水濯足略解痛楚，但是成人不好意思使用，只有男孩用之而已。僧人然後赤足立在那把宰羊的刀刃上，特別抬起腳來讓會衆查看他的腳掌，既無燙傷又無刃傷。禮畢再赴劇院演戲作樂。

膠樹業主的快樂生活

近年來汽車和小摩托機發達，一般膠樹業主的生活比前快樂更多了。每星期五是發薪的日子，農區的服務人員回到新加坡島，好

似回到故鄉過團圓節一般。家大業大，揮霍無度，宴饗送迎，殷勤備至，而且熱費經營布置的苦心。至於參觀採取膠汁也很有趣。割扎樹皮不傷本質容膠汁緩緩流入樹下的瓷桶裏，也需要一些技術。印度女工每晚間穿林過樹，將瓷桶的膠汁傾入馬口鐵桶裏，帶回鐵桶再傾入大槽，倒上一點酸液，使膠汁凝結，這是製造樹膠的第一步手續。印度女工有時搗上一些發酵的棕汁作為飲料，據說補力很大；但是歐人飲了總會害病的。他瑪爾爪哇和馬來人常將胡椒粒雜合石灰汽水嚼個不休，據說可以保護牙齒，事實終于將牙齒漆上一層棕釉。

娼寮與風化

前些年新加坡的主教提倡道德風化。結果政廳封鎖了許多娼寮，但是明娼變成野妓，黃昏在大街之上大拉其夫。先年良家婦女不敢走到阿拉伯街一帶，免得被人調戲侮辱，近年來情形大變，婦女儘可安然獨行各處。

主婦的生活

一般「沒事忙」的主婦外務太多，內事托賴僕婦，對於子女的照拂絲毫不感興趣。除去星期日以外，每日上午十點到下午一點都消費在紙牌或麻雀牌上。打完了牌，再去商場找回他們的先生用午飯。打牌也須預約；有人約請打牌，這些太太們都有隨身攜帶的記事簿，拿出來檢查一下。因為她們的約會太多，向例預佔

了往下五六星期的日子，所以打牌的約會也須五六星期之前就得預定。請人打牌必須預備煙茶糖菓糕點，到了上午十一點主人獻出茶，咖啡，三四種肉餡麵包，二三種糕點和冰激凌，各家主婦對於製備這種待客食品，都是鉤心鬪角矜奇立異。

有時也被勉強作些逢場作戲有失尊嚴的交際應酬。每星期三晚間在水手俱樂部都舉行跳舞會，本埠各大公司和銀行經理的太太們輪流主持負招待之責。（這裏的茶點比較簡陋多了。）本埠和外來水手都可自由赴會跳舞，都由歐籍婦女和新入社會交際場的婦女伴舞。行員的太太們當然由經理太太勉強參加。因為水手們雖然藝術不佳，但是情腸熱烈，力猛耐久，所以有些太太們頗不耐煩，第二天清晨到了新加坡冷食公司大樓閒談之時，總要說些抱怨的話。

新加坡冷食公司

新加坡冷食公司為本埠婦女集合場所，她們向例先來此地買完食品，回家，然後再出去打牌。歐人大公司商店每日早八點半開業，其他行店九點開業。屆時一般主婦前往購物然後談天。新加坡冷食公司由歐人經營，其中冷藏設備最新最全，世界各地所產冷廠食品，終年任何時日都可在這個公司裏購得。例如。世界各地鮮草菓，菓品蔬菜；美國加州的燕窩，橘子，檸檬，葡萄；南非的桃李杏；印度山地的高利花，蔬菜；滿洲的山雞河魚和各種野味；澳洲的黃油奶產；新錫蘭的羊羔肉；荷蘭丹麥的奶油卵鹹

肉積肉；英國阿根廷和澳洲的牛肉；以及各國海味魚蝦之類。只經冷藏的食品，不論來自何國，每年不分四季，都能從這個公司裏購得。至於鮮水蛤類竟由澳洲空輸到新加坡。此外還有特製牛奶，乃是由澳洲運來各種之牛所出，經過嚴格細菌檢驗之後再經售賣。至於飼牛的草料也是從國外運來，以便保持牛奶清潔。豬肉乃是一家業主由國外運來各種之豬身上所出。新加坡冷食公司也特設上等麵包房，精製各種麵包，用紙包裹或切成片，擔保完全沒經人手摸過。市上滿了各種土產；本地鮮魚向例由政府衛生檢查員檢驗。該公司對面還有華人商店，許多女客前往購貨，而事實上該公司的百貨俱全，另有糖果糕點部，貨色也是最全，下至餅乾上至結婚的糕點無一不備。

無暇照管子女

新加坡的英人兒童大都不到父母的照顧，尤其缺乏母性的撫愛。通常都由爪哇或馬來籍的阿媽代管。兒童比較父母起來早，而且新加坡每日上午九點以前氣溫清涼，所以阿媽帶著兒童出去散步，或到預定的場所遊玩，等到他們回來之時，他們的父親已經上了公事房，母親去打麻雀。許多做父母的不顧在午飯之時與兒童一起進餐，不肯費事教導兒童進食的禮節；這種教化盡由阿媽們斟酌全權辦理。午飯後母親向例晝寢，一覺醒來天時已到下午四點，趕緊起床沐浴更衣，然後去到俱樂部會見丈夫（也可以稱為「男朋友」），參觀或參加遊戲。兒童也被驅迫睡一回午

覺，再沐浴更衣去到外邊遊戲，同清晨的手續一樣，偶爾有些父母帶著兒童去到游泳俱樂部，容小兒也享享游泳之樂，但是一般作父母的遊戲之後，還須就地沐浴更衣，吃茶飲酒或赴茶會，或看電影，直到他們就寢之前，當日就不能與他們的子女再見一面。

此地氣候不適於兒童身體的發育。六歲之前發育良好，六歲之後，面色黃白，精神疲敝，所以作父母的通常都將六歲以上的兒童送到英美居住。近五年來怡保高原成立兩所中學，都由歐籍教員保姆照料一切，有些父母不顧子女遠渡重洋，就將他們送往這兩處中學。

拜 訪

新加坡的拜訪制度頗有興趣。每位主婦各製一個漆好的小箱，寫著她的姓名，蓋上開著一條窄口，客人可以從此投入名片。每個胡同口有一片地，樹立許多十字木架（綽號墳地），每日下午三點左右，僕人將木箱拿去掛在十字架上，到了夜晚取回木箱。客人打算拜訪，將名片投入箱內，片上註明希望某日示復。到了那日，本家主人也回投名片，指定雙方相會的時日。如此事隔多日賓主纔能相會，有時甚至其間竟在別處會場不期而遇。

郊 遊

島上郊外雖然不乏野餐勝地，但是客人不敢利用，因為草地的大鵬鵝都是半吋多長，驚人欲死，客人不敢席地久坐。必欲野餐

之時，只好坐在車內行之。新加坡城內約有一萬多輛汽車，車主喜歡親自開車，凡不自御的必是不會；至於司機生反而閉坐車內，等到主人出遊，他給看車。土人有時請求代為看車，倘若不准，就乘便竊毀車帶，給警察添上許多無謂的煩擾。

出賣的汽車大部是屬舊的福特車，有兩個印度司機生；客人自開這種破車出遊，很有肇事之危險。城內住宅區和商業區相距五哩和船塢相距八哩，走在僻靜之地時常發生竊盜。約五年前福特代表華恩洋行包辦全城公共汽車，又新式又堅實，並且雇用可靠的馬來人充司機生，每英里車價兩毛，於是舊車完全絕跡。此外還預備優良的私用汽車出賃。至於乘車出遊的去處多半是蓋普山嶺，迎着煦和的海風，用著茶點，看著夕陽西下的美景。山下公路曲折，車停了，車夫故意躲到他處，容客人放浪形骸之外。

三星期的例假

新加坡的大公司商店每年都給歐籍職員三星期的例假。屆時職員都去馬來鐵路沿線兩個山地車站休假，一處是吉隆坡的福禮撤山，一處是怡保的加馬倫高原。此地有馬來原始人撒蘭斯族，居住在樹頂小茅屋裏，身材矮小，用五六呎長的筒吹出藥箭射獵野獸，或射殺敵人。十年前加馬倫設立車站之後，這種土番纔略敢接近常人，有時也有取費客人給他們攝影。

住宅

新加坡住宅一度很是劃一，只分平房和二層樓房。房四外有

廊，無窗，全用簾幕夾上棉布遮光避雨。近來已經腐化，樓設玻璃窗或百葉窗代替簾幕布簾，因為狂風颳走。室內壁虎很多，約三五寸長，爬伏在天花板上伺食蚊蠅。雖無大害，然而有時失足落下，爬在人身上，又涼又軟又潮濕，也很令人肉麻。尾巴很脆，有時掉下一節，還能蠕動幾小時；壁虎升到天花板上再生新尾，照樣捕食蚊蟲。

新加坡人很愛園藝，近來也試種溫帶花卉菜蔬，大著成效。園藝展覽會中萬紫千紅，種類很多。花園美而且大，四時不謝之花百節長春之草，可為此地言之。熱帶花卉尤多，綠茵鋪地不待人工自然茂盛。果木園林不下數千。園中都是百花爭艷。花肆除去各種鮮花之外，還有爪哇飛機載來鮮豔的玫瑰和荷蘭鬱金花。

新加坡的義勇隊

新加坡的正規駐屯軍平日總額只是七千人。兵士駐在唐格林兵營；軍官聚餐團時常大宴外客；此外駐軍地點還有加寧堡信號台和東岸的島集。此次戰起，陸續開到援軍。六年前駐屯新加坡的威爾士團軍紀太壞，兵士醉酒群遊，破壞商店門窗之事，時有所聞。

新加坡的英人大半都加入新加坡義勇隊，其中除英人團外，還有歐亞團，印人團，馬來團和華人團，並有機關槍和裝甲車師團，由本隊軍官教以現代戰術，另由英國派遺副官或軍曹長監視。入隊的兵士有些頗具熱誠殷勤受訓。有些只於拉弗爾大旅館對面聽

勇隊司令部每星期四晚去聽定期講演。入伍之後每星期上午必須參加全副武裝十哩長途烈日之下的行軍訓練，行軍完畢怨聲盈耳，擦油按腿開個不休。週末或銀行放假日臨到，義勇隊員必須群集昌集兵營寄宿，完全按照正式兵丁的起居情況，若是遇到夜間行軍，必須在林中幕宿。每年舉行一二次正規軍與義勇軍之間的攻防演習戰，藉以測驗本島攻防的實力。……新加坡的義勇隊原來是「為在戰時輔助正規軍作戰」而訓練的，至於他們的軍裝武器並未力求充實。這種兒戲的軍制是何等無用，只看這次新加坡的滑稽防禦戰和它的迅速陷落，就可想而知了。

述要 六月

一日 墨西哥政府公布，正式宣布對樞軸國家宣戰。美洲大陸之共和國家對樞軸國宣戰者共為十一國。

日本陸軍省發表任命陸軍中將安田武雄為航空軍司令官。按日本航空司令部成立於五月十九日。

德國與土耳其簽訂通商約定，其數目達二萬萬馬克，內包含特別高級貨物，此新約定與舊有德土商約不發生關係。

二日 美財政部發表五月中戰費支出達三十五萬萬五千二百萬金元。

羅斯福向議會提出咨文，要求向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三國宣戰，其理由為該三國已對美宣戰，並在進行軍事行動，且企圖擴大戰爭行為。

英生產部大臣李德爾頓偕隨員等一行抵華盛頓，其目的在與美當局商談英美共同生產問題。

三日 美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以大多數通過羅斯福所提美國對保羅匈三國宣戰之議。

法國官方證實，馬達加斯加島英軍佔領阿諾伏爾諾城。南非聯邦之約翰內斯堡發現秘密武裝組織，企圖推翻斯末賈政府。該秘密組織內已被檢舉者共有四十八人，其中四人且為現任警官。

四日 日本海軍部緊急襲阿留地安羣島，荷蘭港，及中途島。結果美國損失航空母艦二艘，飛機一百二十架，大型輸送船一艘，重油庫二所。日本損失航空母艦一艘，另一艘受傷，巡洋艦一艘受傷，飛機三十五架。

希特勒偕同參謀總長季台爾飛往芬蘭，會晤該國名將孟納與元帥，會談歷時良久。

美上議院通過三日下午議院交來之對保羅匈三國宣戰案。

丹麥政府明令規定，未經特別許可一律不准在瑞典丹麥二國之間通航，惟渡船及德國船隻不在此限，違者處死或監禁。

羅斯福要求上下二院於一九四三財政年度內加撥九百七十五萬美元作橡膠生產費。據羅斯福表示，此項經費將作美國，阿根廷，秘魯，墨西哥四國開闢荒地種植橡膠之用。

五日 羅斯福公布宣言書，聲明美國與保羅匈三國之間已存在戰爭狀態。

美國伊利諾斯州之美國最大彈藥製造廠突然爆炸。死十六人，傷五十人。爆炸原因不明。

六日 土耳其鐵路管理局接收前在希臘境內之鐵路，長約六十公里。

義大利政府與梵蒂岡簽訂一項協定，擬將義大利各地教堂內之鐘加以拆除，送往兵工廠應用。

英政府經由瑞典政府致牒德國，否認德方所傳利比亞前線軸心國俘虜所待週還反國際公法。

美海軍部宣稱，美國海軍設置總監一人，首任海軍總監已發表為史奈特海軍少將

匈牙利總理兼外長凱來赴德國元首行營訪問希特勒，討論現行各項政治問題。

七日 美國務院核准美國石油得繼續運往西班牙，其數量與種類視西班牙之需要而定，西班牙將以他種物資運美。

法國與瑞典在巴黎締結通商協定，依此協定，瑞典對法輸出發動機鐵製品，法對瑞典則輸出織品酒類。

斯洛伐克國防部長卡特洛斯應邀往波蘭報聘。

八日 埃及政府任命道來特為駐伊朗大使。

美國軍隊二萬人在伊拉克之巴斯拉港登陸，此為美國第一次在近東登陸之軍隊。

英國任命史允登子爵為戰時內閣駐西非洲首相，其任務為調整英屬西非洲軍民兩方之工作及一切活動。

瑞典京城與柏林間之長途電話又告中斷。此舉之用意德國當局未加說明。

九日 新德里區英軍司令李却特遜少將，將數月前宣佈之局部戒嚴擴大範圍至其他各區。

美國新任駐西班牙大使海斯親見弗朗哥元首呈遞國書。

墨西哥政府下令將全體軍官之假期一概取消。

邱吉爾宣稱，英美兩國設立聯合機關兩所，其一為聯合生產與資源局，其二為聯合糧食局，俾能充分使用資源以利作戰。

美政府將各種公共汽車全部歸國防運輸處管理，取消特別快車並限制其餘車輛行駛班次。

十日 英陸軍部文告稱，韋克斯少將晉級為中將，奉命代理總參謀長。

希特勒參加已故波羅保護地代理行政長官海特里樞國葬典禮並發表演說。

羅斯福在白宮召集太平洋軍事會議，駐美英大使哈里法克斯加拿大代表倫格，新西蘭公使那西魯，澳洲外相艾伐特，荷印流亡政府公使赫登等均參加。會議內容未發表。

德外交部否認軸心公約簽字各國舉行會議之謠傳。

澳洲國防部長福德向人民警告，前途晦暗未容樂觀。

十一日 加拿大軍參謀總長司圖亞特被任為太平洋沿岸警備軍指揮官。

澳洲首相喀丁與西南太平洋協約軍總司令馬加薩在協約軍總司令部會談。

蘇聯政府向全國國民廣播，公布外長莫洛托夫訪問英美，英蘇互助協定，蘇美成立諒解等事實。英外相艾登亦在下議院宣稱，蘇外長莫洛托夫於五月來英簽訂英蘇協定，簽約國任何一方不得單獨媾和，並包括一項宣言，聲明雙方均不得在領土上有所需求。其有效期間為二十年。白宮當局亦宣布，美蘇關於共同作戰已成立諒解。

十二日 美官方宣布，國務卿赫爾已與蘇聯駐美大使李維諾夫簽訂軍備租借協定，其內容與美國與重慶及英國所簽訂者相同。

西班牙外長蘇納德隨員等一行多人抵達巴黎。

美陸軍部宣布，夏威夷空軍司令丁克少將於中途島海戰時失蹤。按美國參戰以來殞命之將領此為第三人。

美國飛行堡壘式轟炸機四架因缺乏燃料在土耳其京城飛機場降落，被土國軍事當局沒收。

德國與羅馬尼亞簽訂經濟協定。德國方面代表為特使克魯圖斯博士，羅馬尼亞方面之代表為首相兼外長安托奈斯古。

蘇聯與加拿大間成立交換公使諒解，分別在鄂大瓦莫斯科設置兩國公使館。

十三日 土耳其宣布德大使巴本與土外交部根據德土商務條約簽訂德土物價協定。

英溫莎公爵抵美國米里米城。

德政府宣布交戰水域現已由從來之法比荷沿岸及英本土周圍，擴大至格陵蘭加拿大美國沿岸。自本月二十日以後，對船舶航行於該區域以內者，概不發警告予以擊沉。

羅斯福宣布政府業已決定設立戰時情報處，由名記者艾梅台維斯任處長。

蘇聯軍事代表團一行五人抵墨西哥京城，分訪墨國參謀部各長官有商談。

智利與阿根廷兩國聲明合作採取嚴守中立政策。

十四日 墨西哥正式參加協約國。

英王弟格魯塞斯特公爵在印度檢閱空軍。

英政府頒布命令，嚴格實行重要物品分配制度，皮貨橡膠及紡織品均在限制購買之列。

法駐土大使館宣稱，貝傑禮已被任為駐土大使。

西班牙外長蘇納德啟程赴羅馬。

十五日 葡萄牙政府因汽油日見缺乏。禁止行駛私人汽車。

英生產大臣李特爾頓抵加拿大，與當局商軍火生產問題。

羅馬尼亞首相兼外長安托奈斯古上將乘飛機抵克里米亞檢閱軍隊並視察前線。

墨西哥政府本於國會賦與總統之權力，開始沒收境內軸心國之財產。

十六日 美駐耶路撒冷總領館文告稱，現在巴勒斯坦境內之美國

猶太人，倘不在規定時期內返美，則將喪失其美國公民之資格。

泰國財政部發表公告，以日本圓為法定準備資金。

美下議院海軍委員會核准，撥款八十五萬萬美元，為增造航空母艦五十萬噸之用。

巴西陸軍部徵召B級後備兵入伍服務。

十七日 澳洲政府為檢討太平洋今後戰略，召開西南太平洋軍事會議，反軸心聯合軍總司令馬加薩亦出席參加，事前馬加薩並與澳洲首相寇丁舉行協議。

行刺德國駐土耳其大使巴本案在土京宣判，主犯蘇聯人巴夫洛甫及柯尼洛夫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從犯送感化院。

英下議院通過十萬萬鎊新戰費支出案。按開戰以來，經議會通過之戰費已達一百萬萬五千萬鎊，平均每日約需一千二百萬鎊。

十八日 巴西警察局封閉國內之自由會社，連德僑僑民組織者在內，以防第五縱隊之活動。

邱吉爾抵華盛頓，訪美總統及政府要員協議關於各作戰事宜按羅邱會談此為第三次。

法政府任命前駐蘇大使柏幹萊為新任駐土大使。

十九日 溫莎公爵乘飛機抵紐約。

西班牙外長蘇納自里伏諾勾借義外長齊亞諾抵羅馬。

新任直布羅陀英司令麥克法蘭將軍到職。

德國正式宣布，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宣布之斯卡拉克水雷區，自即日起予以擴展。凡未持有明示之許可證而駛入該區域以內之船舶，有立被炸沉之危險。

二十日 土耳其總統伊斯美接見英駐土大使。

莫索里尼接見西班牙外長蘇納，談話良久，內容未發表。

二十一日 德軍總司令部發表：德義聯軍佔領利比亞要塞杜白魯克港，俘獲英軍二萬五千人。

先後訪問英國之澳洲外長艾瓦特飛機返抵雪梨。

加拿大國防部長羅爾斯頓宣布，日本潛艇一艘於二十日午夜炮擊溫古華島重要軍事設施。

法海軍部公表：潛水艇孟修號已喪失。此為開戰以來法潛水艇首次損失。

日潛水艇於本日午夜兩次炮擊美國俄勒岡州北部沿岸軍事設施。按日本潛水艇之炮擊美太平洋海岸此為第三次。

二十二日 白宮發表羅邱共同聲明云：此次會談之目的，乃欲儘速在最大範圍之內，集中協約各國兵力以進攻敵人，並研究各種用以發展及維持協約各國作戰努力之措置。

前南斯拉夫國王彼得抵華盛頓，目的在會晤羅斯福。在利比亞作戰之德義軍突破埃及國境。

二十三日 英皇批准英蘇協定。

阿根廷政府發表：大總統奧爾奇斯因目疾辭職。

希特勒明令嘉獎北非德軍最高司令官羅美爾上將，並晉級為

元帥。

二十四日 瑞典政府定於本日起，在領海實行護航制度。

蘇聯政府召還駐土大使印古拉德。

墨索里尼親駕飛機赴西西里島及撒丁島視察軍隊。

二十五日 德軍司令部命令德與中立諸國之電話暫時停頓。

日美外交官及主要僑民第一次交換，在葡領東非洲羅倫索馬貴斯舉行，日本駐美之野村及來栖兩大使亦在內。

日本發表在阿留地安羣島方面作戰之日軍，已於六月七八兩日奪佔佔領基斯卡及阿茲二島，並由日海軍部隊分別改名鳴神島及熱田島。

德義軍大本營發表：軸心軍攻入埃及，佔領塞底巴瑞尼及索羅門等要塞。

羅斯福召集太平洋軍事會議，在美之邱吉爾亦出席參加。

英政府發表：凡五十歲以下男子及四十歲以下女子，均須登記，以備政府徵用勞動力。

美陸軍部發表派遣參謀本部作戰課長艾金哈瓦赴歐，任歐洲派遣美軍司令官。

西班牙外長蘇納離羅馬，義外長齊亞諾到車站送行。

二十六日 美軍務局警告埃及美國僑民立即退出埃境，否則回國之安全不能保障。

蘇聯駐美大使李維諾夫與羅斯福及邱吉爾作長談。

二十七日 邱吉爾與美駐英武器器貸與連絡員哈里曼返英。

哥倫比亞政府下令封存境內軸心國資金，同時命令軸心國僑民須自距離沿岸六十二英里之地域內撤退。

蘇聯最高會議主席宣布，因戰爭關係，最高會議之遷移將延期一年。

美陸軍部設立空中運輸司令部，司令官為喬治少將。

二十八日 甘地發表聲明，對美軍駐屯印度事絕對反對。

亞力山大市民撤退完畢

埃及國王孚阿德一世向英駐軍要求，於軸心軍再前進時英軍應自開羅市撤退。

二十九日 軸心軍攻陷埃及要衝突馬爾薩馬特爾。

土耳其政府決定於孟買設立總領事館。

美陸軍部撥數千人携大量軍火開抵埃及。

三十日 美在華盛頓召開汎美會議，檢討美洲財政經濟統制組織。

日特派日泰同盟成立答禮特使廣田弘毅首途赴泰。

英政府任命拉姆萊繼林列斯葛魯之後為印度總督。

書林偶拾

尊瓠閣詩話三卷

廬江陳詩撰

本社代售價聯幣一元二角

鶴柴居士陳子言。今之風雅耆宿。年已大耋。猶就著述不少休。君爲乾隆中對池太史（名大化）之裔。少隨宦嶺南。既歸復游燕游吳。辛亥春從俞恪士提學崎嶇上隴。次年南歸。居滬三十年不復出。會輯皖雅四十卷。此書則其近著也。

所錄多近賢篇什之不易見者。如望江倪豹岑中丞文蔚。渦陽袁杏南中丞大化。錢塘夏穗卿大令會佑。東莞張豫荃太史其淦。歙縣徐澹甫茂才識和。桂陽夏午詒編修壽田。蕭山陳根儒糧儲光淞。或會刻詩而流傳未廣。或詩名爲他事所掩。而新城陳子鶴家宰孚恩。臨桂陳蓮史殿撰繼昌。斷句吉光。尤足珍喜。下至近年東南之彥。凡能以風雅鳴者。咸加甄采。蓋其愛才好事出於天性也。

書中自記其訪求泗虹袁介箴太史履方硯亭詩鈔。多年後乃假得金山高氏所藏孤本景印行世。又云天長戴湘浦殿撰蘭芬遺詩尙未見。皆其盡力擲邦文獻之徵。

（兌）

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

出版者 國立華北編譯館

定價 一圓三角

近來談日本文化的很多，而談中日文化溝通的尤為應時。但究其內容多與知堂老人所云：「以日本人口吻談日本文化」，求能說真情實話，探討兩國文化交流之事實者，尚不多觀。

梁盛志君東學於日本，他所潛心研討的問題為中日文化交流史，自云願將兩國文化交流的史跡，條分縷析，抉擇明白，其業甚偉，難企急就。於是其中之一部稍加整理，作成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一書。觀其所著短篇論文散見各雜誌者，如論朱舜水戴笠陳元寶等，久已騰譽士林，則學者之於是書亦必以先觀為快可知矣。

日本與中國壤地相鄰。兩國的關係不自現代開始。今日之兵戎相見，實是一件痛心的事，若把兩國文化交流的痕跡弄明白了，有什麼不能互相了解的事呢？其故還是如藤村作先生所說：「日本學者多研究古代兩國文化交流，注意近世現代史實者較少。中國學界多關懷日本現代文化，於日本古代文化則不甚措意」。也就是如梁君所說：「一個是知古而不知今，一個是知今而不知古」。不知日本受了不少中國古代文化之賜，才成功今日鞏固的立國基礎，中國受了不少日本的近代文化之賜，才造成了政治革新，文化啓蒙的運動。

一國文化發揚到燦爛光輝的時候，自會不經而走。反之，一國文化低落的時候，去吸收人家的文明創造自家的文明，那也算不得什麼可耻。日中則側，月盈則虧，自然之數，無足詫異。從歷史上看那一國或那一民族的文明是天然長成的，多是經過交流的雜

揉，才漸漸成長起來。世界最古的文明當屬埃及，埃及人民並非非洲土著民族，其來也必自亞歐之交，商業交通頻繁之區。後自蘇彝士地峽侵入非洲據尼羅河之富源才造成她的古代文明，但與他處隔絕之後，反無若何進步。所以說接受人家的文明算不了壞處，有了文明不知利用，故步自封，弄得毫無進步，那才是一種奇耻大辱。

據梁君此書所說，日本在啓迪時代的作品，一部分是純粹漢文，一部分是歌謠和傳說。日本的古事記，日本書記中的神代卷一的化生神話是受了中國古傳說盤古的影響。

桃能避邪的傳說，在日本是通行著。可是這種傳說在中國戰國時代就有了。日本人雖信桃之傳說為日本所固有，然而受了中國的影響，是分外的顯然。

到了推古天皇十五年，至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前後百年間，日本派遣留學生到中國，是為日本努力直接輸入中國文明時代。在制度文物上盛行摹倣中國。從中國文化移植日本的成績看，這時期可算黃金時代。

這一個時代的日本代表作，都收在懷風藻，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各書裏。(一)文章是駢體的影響，摹倣文選。(二)詩在近江奈良兩朝，仍未脫六朝餘習。到平安朝初期，日本律絕的近體詩才盛行了。(三)詞在日本可算是嚆矢。試看嵯峨天皇御製的漁歌是摹倣唐代張志和所作的漁父詞作的，中國剛有了這樣的詞，日本便有這種摹倣作。可見日本當時對中國詩的注意。(四)這

時代輸入日本的中國小說，則有：1 遊仙窟 2 穆天子傳 3 漢武洞冥記 4 搜神記 5 續齊諧記 6 十洲記 7 靈異記 8 神異經 9 燕丹子 10 志林小說（今佚）11 小說（今佚）。日本小說受中國小說誘導而起的則有浦島子傳。浦島傳說見於日本文獻的則有日本書紀，雄略記二十年釋日本紀所引的丹後風土記佚文，群書類從所收的浦島子傳，續浦島子傳記，萬葉集卷九，詠水江浦島子等。實則這些作品的年代，依攷證應是浦島子傳最古，丹後風土記次之，萬葉集又次之，續浦島子傳最後出。可是浦島子傳已混入中國海上神山及劉阮到天台遇仙女的故事。雖作家所加之油鹽醬醋味料不同，然其脫胎於中國故事的傳說則一。關於萬葉集，一方是受唐詩的影響，對自國文化所起的一種反應，一方是借用漢字，可將謠誦在口頭上的歌謠記錄下來。

其他如日本詩歌在題材上和作歌態度上也可以看出學中國的不少。

日本古事記，日本書紀所載的古謠，也拿五七作基調，是否基於中國的五七言詩的整齊句調，不得而知。但是由短篇幼稚的歌，進展到人磨，赤人，體良，家持等的堂堂長篇，這裏未嘗不可說他是受了唐詩的樂府和古詩長篇的刺戟，才精進到這步田地吧。

至如附於長歌的反歌是做中國辭賦的形式，這和荀子的反辭，及楚詞中的亂，有點彷彿。有人說日本的反歌是摹做這些，但青木先生却認為日本獨自的發生。

其次是體裁學中國詩。如（一）大件旅人的贖酒歌十三首是劉伶酒德頌，李白「月下獨酌」一流的作品。（二）大件家持的贈坂上大鑿歌是採取遊仙窟的句意。（三）山上憶良所作的遊於松浦河贈答歌記和女子贈答事，亦有遊仙窟意致。自山上憶良的七夕歌直至不知作者的七夕九十八首止，是一面受七夕乞巧傳說的影響，一面是受古詩十九首和其他七夕歌詠的刺戟。詠物詩也是受了初唐詠物詩的影響，你看初唐李嶠的詠物詩不是特別有名嗎？

至於作歌的態度，古事記，日本書紀時代的歌，多是情緒的流露，入萬葉時代，乃有人為的斧鑿痕跡。這也是受六朝唐代詩人的影響。例如：應詔歌相當中國的應制詩，遊宴歌相當公宴詩，贈答詩相當唱酬詩，和詩相當和韻詩。題詠送別歌也像中國的風氣。

等到日本廢止派遣留學生，隨著中國文化的輸入也便停滯了。漢詩文的研討也頓然衰歇。到了奈良朝日本平假名片假名的字母造出來了，有了這般利器，日本無須再用艱難的漢字，可以新興的工具去發揚她自國固有的趣味和性情。從此和文便有作取物語和土佐日記一類的作品，和歌便有古今集一類的作品。照這樣說來，廢遣唐使，一方固由於唐末的內亂，一方面還是有了文字可以自行運用發展的原故。

這個時代的漢文，仍宗文選，摹做駢四體六。詩則白居易詩頗為流行。和歌受白詩影響的，則有津阪孝綽的「夜航餘話」。數文則有源氏物語的桐壺卷，借助於白詩的長恨歌。和文小說亦多

取材於中國。青木正兒以爲源氏物語結構的偉大，以時代而論超越中國二百多年。

到了鎌倉室町時代，以新興的宋明理學排斥王朝時代的漢唐訓點學，文章則拿韓柳的古文代替駢體，詩丟開白樂天而主蘇東坡黃山谷並出入於中晚唐。當時詩文的好尚，初學必讀書是宋黃堅編的古文真寶前後集，和宋周弼編的三體詩。古文真寶前集是詩，後集是文章。至於用中國古事的風氣也很顯著。

日本謠曲小說受漢武內傳及燕丹子的影響很大。鎌倉時代的宴曲和室町時代的謠曲，受中國文學的影響，也相當顯著，宴曲之中，文訓讀的語法和神似漢文的對句很多。牠的句法也介於詩文之間的賦體。

至於全篇本於中國詩文的，偶然也有。如長恨歌本於白樂天的詩，遊仙歌根據遊仙窟是。

論及謠曲在各脚合唱上與傳奇無異。雜劇只由主脚一人唱，其他配角以白應對，一概不唱。雜劇先以登場白始，然後繼之以曲。傳奇必以曲始，以後移入白。這一點謠曲兩樣俱備。惟傳奇較謠曲特長，此點大不相同。則此謠曲爲日本留學僧見中國傳奇歸來做編日本故事，大略可以成爲謠曲的故事。然而高野氏以這種形式爲猿樂能（日本俗劇）自力的發展，不過尙未能證明耳。

到了江戶時期（明神宗—清穆宗），儒學很盛。但詩文却平凡不足觀。惟開始注意明人的詩文，却是一種新現象。如明代宋濂，唐順之，李攀龍，王世貞及袁宏道等文集，皆在當時曾爲日本人

注意到。至於對於日本文化有很大貢獻的，還推幾個著名的通達客。如朱舜水，陳元贊，戴笠是。舜水影響於水戶學派，是人所共知的。元贊雖會詩文，而其主要的影響，還是介紹學術，及教名古屋製陶器。戴笠則以書法教人。

在這個時代日本的荻生徂徠是提倡明末七子的作風的。同時山本北山極力排斥徂徠派的古文辭學。他以為要作李王的修辭，先從先秦古書裏撿拾難解字句，分類鈔存，用起來便馬上成功，確實說著古文辭派的病根。明代的袁宏道也是排擊李王的，可以說遙遙相對。

日本的文化，文政年間，詩由唐詩下入宋詩。文成奉八大家的傾向。至於詞則大爲進步。今分別述之如後。

（一）詩——他們在這個時代所喜歡的詩是南宋四大家的范石湖，楊誠齋，陸放翁。但是也有反抗這種風氣的，如館柳灣編刊中唐二十家絕句，晚唐十二家絕句等。遂成爲唐宋二流並行。此外尙有一現象，即賴山陽晚年讀清吳應和編的「浙西六家詩鈔」，及梁川星巖編「清六家絕句鈔」。這是提倡清詩的濫觴。到了明治二十年左右，森槐南始正式鼓吹清詩。

（二）文章——至於文章，李王的秦漢古文辭派已成過去，唐宋八大家又復盛行。文章軌範，唐宋八大家文鈔，成爲必讀之書。延至明治年間，八大家派文字流於散漫，遂有桐城派之輸入。

（三）詞——日本詞的興起，最早有平安朝陸奧天皇的漁歌，兼明親王的憶龜山是做詞體。其後五山僧侶有拿菩薩蠻詞調名題偶頌

集的事。到了江戶時代林羅山的文集有詞三闕。水戶藩主德川光圀的常山文集卷六十載詞三十二闕。入了江戶中期，中井竹山，村瀨務亭，菅茶山，市川寬齋，大窪詩佛等，各試作有若干篇。寬延元年去世的隨緣道人的「典籍概見」曾介紹花間集及草堂詩餘二書。山本北山的「作詩志鼓」也有簡單的介紹。同時三浦梅園的詩轍關於詞的名義形式等要點，稍為詳述。到田能村竹田著「填詞圖譜」，詞學頗為進步。

(四)俳文——創始於芭蕉，完成於弟子許六之編「風俗文選」，這本東西是從古文新寶及文選雜採出來的。「譜」作為文體之一，也是俳文的新案。

(五)「狂詩」——即滑稽諧謔為主的詩體。形式與押韻皆摩倣漢詩。

(六)狂文——即遊戲文字，由俳文轉為狂文。

(七)譯詩——「朗詠」雖是平安朝的譯詩，但太生吞活剝，太乏藝術匠了。到江戶期的琴曲才有可以認作譯詩的。為寶歷時代安村檢校作飛燕曲，是譯李白的清平調。明和安永時，石塚檢校作曲之調，是譯王昌齡的七絕，「春宮曲」「西宮春怨」「西宮秋怨」三首。此外偉大的譯作，有詩經國風中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風十九篇，鄘風十篇等。

談到通俗文學日本所受的影響，在元祿以前，古文體小說流行。自寶永至寬政時代俗語體小說戲曲，才盛為流行。享和文化而後，其勢漸衰。

第一期首先出現於日本的中國古文體小說，是明代瞿佑的「剪燈新話」。天文年間成書的奇異雜談集是譯載這本小說的三篇。李昌祺的剪燈餘話，在元和年間也用活字版刊行。以後寬文六年刊行的淺井了意的「加婢子」探剪燈新話中的十八篇故事。將人名地名全改為日本風，一點也看不出是譯文。從此續集繼出，遂形成日本怪談小說的一系。這些可以看作間接受「剪燈新話」影響而發展的文學。

棠陰比事根據明吳訥刪補的宋桂萬榮的原著。是為始有裁判小說的體系。

此外林道春的怪談全書是譯太平廣記，古今說海，說淵等所收的古文短篇小說三十二事。

到元祿年間，曾有通俗三國志五十卷的譯本出世。到享保中這種著書盛行。結局中國歷朝史的通俗書，幾無所不備。

第二期由長崎人岡島冠山譯通俗元明軍談，以開俗語小說流行的端緒。跟他學中國話的很多，因而研究中國俗文學也很多。等到冠山譯明李卓吾評點水滸傳出世，給日本文學上以很大的影響。

又日本人注意中國戲曲的最早文獻，隨着中國俗語研究勃興的機運而展開的。這是應該注意的另一方面。

其他根據中國小說而作的東西很多很多。翻譯作品中有通俗隋煬帝外史，通俗孝肅傳等等。

以上所說是中國文學對於日本文學的影響大概，乃是梁君譯自

青木正兒的原著，羅列之廣，抉擇之精，以及論述之詳，自不待言。至如梁君以白話譯白話，以古文譯古文，文筆流暢，毫無譯文的痕跡。書中對於涉及日本史實者，加以箋註，尤便讀者。

本書下篇日本文學對於中國文學的影響，爲梁君所自撰，由此一文方使本書成爲珠聯璧合。本篇先言日本文學西渡溯源；次言日本留學生與新文學運動；次言日本文學的漢譯。

日本和文學最早的三笠山歌可算是中國人聽到和歌的開始。其他非送來中國遺籍，即多爲往來文書，而日本文學尙未傳來。

日本文學正式傳入中國，似始於一七九四年（乾隆五十九年）鴻藻陳人的重譯「忠臣庫」，題爲海外奇談。書內敘述元祿朝四十七義士爲主人淺野長矩報讐自殺的事。這可算翻譯外國小說最早者。

到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黃遵憲隨何如璋使日。所著人境廬詩頗多異邦情調，可算日本文學影響中國作家之始。

到了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日本岸田國華以其國人所著詩集百數十家，請俞樾評定，遂成爲中日文壇親交的佳話，至日本的漢文著作則有賴山陽的日本外史。

甲午以後，中國乃於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始遣遺留學生。嗣後年有增加，迄事變前止，常不下數千人。留學生出國，久居異域，其語言文字，不知不覺中輾雜有大量日本語彙與文法。於是日本名詞遂沿變成中國國語的一部分了。

這梁啓超亡命日本，創報紙派新文體，大抵受日本淺近文體影

響的影響。但他的文體仍爲淺近文言，仍是改組派的作風。

等到胡適等揭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標語，於是全國風起雲湧，相率採用語體文。可是新文學運動的成功，還是直接間接受日本的影响。在過去新文壇知名的人大都是留日學生，如周魯迅，郭沫若，周作人，張資平，成仿吾，郁達夫等都是受有日本新文學影响的。就是翻譯俄國人的作品，也多半由日本文字轉譯而來。甚至提到直譯的方式怕恐也受日本的影响吧！關於日本新與各派作品的中譯是不少。關於日本古體的介紹，則罕見，就有也不過是零篇斷簡，求能整本大套介紹過來的，到現在還是沒有。這不能不說是留日學生避難就易的一種缺憾。

（奇）

茲 有 人 徵 求 第 一 卷 第

一、八、九 期 本 刊 願 割

讓 請 函 本 社

修齋記學

開講不如坐談

公衆講學只可一人闡發。每苦學者有聽受而無問難。卽資質穎異之人。所得亦終有限。若咫尺之間。從容坐論。縱使學者並不發言。教者亦可於容色之間窺見其所領會者爲何。所不注意者爲何。所不能解者爲何。隨方引喻。務期相悅以解而後已。學記云。博習親師。師非親不可也。昔李二曲關中書院會約云。先輩大堂開講。只統論爲學大綱。而質疑晰惑未必能盡。蓋以大堂人士衆多。規模宜肅。不肅則不足以鎮浮囂定心志。私寓則相集略少。情易孚。意易相契。氣味浹洽。得以暢所欲言。吾輩既效法先覺。不可不循其漸次。大堂統論之外。如果真正有志進修。不妨次日枉顧客寓。從容盤桓。披衷相示。區區竊願謬竭愚悃以効矇瞽之誦。吾所見先輩多不善高座講學。而函丈之間。清言麈尾。最能使學者得益。

讀書宜速

諸生讀書宜先專一種固也。然人之性有利於此而鈍於彼者。有他日或能豁然貫通而今日苦思之不能解者。若必執而不移。固恐亦爲性靈之阻。古人曰。讀書但觀大意。果能稍得梗概。卽可放過。蓋與其專攻一節。多費日力。遂致無暇縱覽學術之大凡。則不如先求其速。速然後能博覽。能博覽然後能觀其會通。能觀其會通則反而求之固未晚也。江子屏經解

入門有云。先博後約。語孟通義。學者先須多見多聞。再言心得。若株守一部冤園冊子數帙而云通經。必無其事是也。陸桴亭亦云。凡讀書分類。不惟有益。兼省心目。如綱目通鑑及記事本末三書所載大約相同。若綱目用心看過。則此二書不必更用細閱。但點過便是。譬如復讀。極省工夫。然須同時理會。不可閱畢一部再閱一部。久則記憶生疏。此亦教人讀書宜速。或有云一書未畢不可更閱他書。言亦各有爲而發。

詩旨二則

吳南屏云。人之有其身於天地之間。其所遭值。於家國各有分地。不與今世他人相同。亦竟無與古人相合者。乃至耳目之所感觸山川草木春秋歲序居處行旅之所更歷。皆一人自爲一人之事。不可以相代也。而今之爲詩者。率爲衆人通同之言。鮮有能於已事深切而著明之者。是以雖力爲新異而終歸臭腐也。若能各詩其所應有之詩。則偶然之作無不有關係。而其詩必非前人所已有他人所共爲者。況其與於君父忠孝身世出處之大者乎。故本此以爲詩。則無問所模放體格何代。所依用聲調何人。要之爲其一人之詩也。此謂詩當合乎身世也。

梅伯言序何子貞詩云。古今治詩者多矣。有專於詩者之詩。有其人其學不專於詩者之詩。專於詩者句磨而字琢之。勞其神而苦其心。矻矻然舉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詩之知。若夫不專於詩者。諸子百家之說有一不知焉吾耻也。詩古文詞金石丹青書畫有一不能焉吾病也。其於詩也特其無所不能者之一能而非其專能也。此謂詩不當專於詩中求之也。二君之言皆深對近人通病下鍼砭。學者有味乎此。庶不致迷而不復矣。

矜情勝氣

吳仲倫德旋自言受古文法於張惠言。受書法於錢伯坳。而後以姚姬傳爲宗。見莊仲方所作傳。按仲倫有送博子居序云。余年十五六時。識子居於家。及來都。與子居交益親。子居之友張臬文。予師友也。予之學爲古文。得子居臬文兩人爲助。而其書大雲山房稿則云。漢人之文可師法者無過劉子政。子政文端鬱淵懿。足以徵君子之所養。學之雖不成。

不失爲謹厚士。無險厲佻薄之習。其成者。在宋爲曾子固。在明爲歸熙甫。在我朝爲姚姬傳。皆絕異乎子居之爲之者也。世有推高子居。謂其文直與韓退之並。之人也固異乎榮古虐今者之識與。而其於退之亦游其藩而已。其窳奧則未之覩也。其於子居意甚不足如此。然竊以並時師友。文章得失。自在寸心。何必遽屑屑然倫比而升降之哉。及讀其與程子香書中引子居之言云。仲倫之於道也儉。此語誠中吾病。其言仲倫達心而懦。此非知予者。予性實剛介。特不喜與人競是非耳。豈遂懦哉。古之學者厚於責己而恕以待人。故其氣和。其詞婉。自明以來。文士不知此義。而好貶人以自高。故其矜情勝氣時時流露於楮墨間。然後知仲倫之慎子居。亦不免所謂流露於楮墨間也。宋以後之文多犯此病。甚非古誼。宜矯之。

史地與經濟

人類之活動世事之變遷。其原因固甚複雜。要之涉及經濟者乃居多數。史記貨殖傳云。天下熙熙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史公之爲此傳。蓋有深識存焉。凡治史者皆宜深會此意。從經濟方面著眼。方能探治亂之原而不爲古人所欺。試讀我國最古之史地書如禹貢者。卽一篇最精彩之經濟分配說明也。神禹之所以功在萬世。卽以其能調節各處生產也。正德者目的也。利用厚生者手段也。能利用厚生然後能正德。卽管子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矣。禹貢之分配爲後世經濟地理之基礎。亦卽政治地理之根據。班孟堅頗知此意。故漢書地理志卽從禹貢說起。後來史家不獨志地理者不注重經濟因素。並貨殖傳一類之志傳亦相率不敢動筆。然唐以前尙有不少材料散見於各傳中。學者猶可窺見一斑。宋以後則更無一字矣。近代史料惟方志中尙略有之。然自來修志者皆不注重此種材料。惟王闓運所修各志均取法於馬遷。饒有此意。近人余紹宋之龍游縣志。會刺取官私資料作五十年物價表。甚有價值。

古代本爲農業社會。然利用天然物產互相交換。此亦自然之趨勢。荀子云。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會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紵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鹿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觀此段記載。可知周秦之間。物質交換範圍之廣。又貴族階級陵替。平民勃興。於是多放棄

田野生活而集中於都市。史記載臨淄民七萬戶。一邑之戶口若此。斷非全數從事農業可知。蓋工商業之發達即在是時。大抵交通便利之區即工商最發達之都市。類如齊之臨淄趙之邯鄲韓之陽翟周之洛陽是矣。

列國競爭之結果。要以開發產業增進生產爲天然之趨向。古代僅以維持本身生活爲目的之農業。已不適用。在封建制度下之農民。勞力所獲不能自享。亦決不能有長足進步。非農產物十分有餘。不能達到富國之希望也。秦孝公開阡陌。即是獎勵私有農場。俾能充分增產。不獨增加國內之產。並極力攫取資源。以爲後援。司馬錯之伐蜀。卽此意也。

商業之發達。必賴交通。而交通尤以水路爲要。自鄭國鑿渠以後。始盛行水利工程。因之舟楫之利可以遍達。卽陸路之修築亦以此時爲盛。秦之馳道。亦古所未嘗有也。水陸兩路皆趨發達。故秦克收統一之效。此種政策繼續於漢代。水路盛於長江。陸路通於五嶺。於是中原文化逐漸南移矣。至唐代而全國經濟勢力集中於南方。廣州爲國外貿易中心。潤州揚州爲國內。貿易中心。故唐時揚州繁華甲於天下。洪邁容齋隨筆嘗論之。其大宗則鹽也漕運也絲也。蓋其地恰當水陸南北之衝。誠不愧爲中國之心臟。直至清末。餘勢尙存。卽至今日。操銀錢業者猶以揚鎮籍爲多。豈非地域之關係與。

商品之變遷。亦經濟界一大現象。上古之人。生活簡單。凡力所不能致者聽之而已。人之需要增。而遠物始貴。商業始盛矣。秦漢以後。最需要者爲鹽鐵二物。皆非到處所有。故國家不得不爲之支配操縱。此後則糖與茶。又繼之以煙。雖非人生所必需。而嗜欲所至。不能自禁。唐代之茶爲新興商業。賴以活動金融。五代十國之際。政治雖紊亂。而人民並不十分困苦。且文化日益發達者。卽由于茶業發達爲之調劑也。近代之煙。關係文化亦非淺鮮。始則輸入鼻煙。繼則鴉片。又加以捲煙。卽此淡巴菰一物。不知流出若干金錢。銷耗幾許國力矣。鴉片一役。爲我國興衰關鍵。當道光中有識者固逆料今日中國之經濟破產由鴉片肇其端也。

經濟之操縱者爲外國人。蓋古來早有之。漢時喻馬伏波於胡賈。謂其到處亂止。則知漢時胡賈之勢力已非常可觀。惜史家會不一載。杜工部詩云。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舊驛樓。爲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游。杜時在夔州。欲知揚州米之貴賤而須問諸商胡。是唐時胡商之勢力亦不下於清末之匯豐銀行也。凡斯種種。皆經濟史上極有興味問題。

今之讀史者能着眼於此則善矣。

南史可補

南朝諸大鎮如荆鄂江湘。方制千里。動關安危。其民風物宜及政事之升降武力之強弱。乃至強宗巨室名賢耆舊。皆可各述一篇。前人爲地理之學過重山川險要。若能補爲此述。亦治史之一助也。

自漢河以南至於揚越寧益諸州。並有蠻種。其人物政事文治武功非必遽遜於中國。而中國有難。諸蠻獨能保境傳世。後日湖廣川滇諸土司以及汀贛諸土民蓋其遺也。亦可疏證爲南史補一諸蠻志。

雄深雅健

昌黎評柳州文云。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爲文章者四字闕一不可。然必自多讀書始。苟不讀書而僅於字句腔調之間斤斤作態。健或有之。必不能雄深而雅矣。初學者於作文之法。每有歧路亡羊之苦。其實不必過求奇特。只須從魏晉人平易疎散之文入手。先得其雅。再力求書卷充實。方得其深。至於雄之一字。非人力之所能到。此自關乎胸襟氣象。無已先求文氣之峻直。如所謂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者。庶乎近之。少年人學文尤貴有一種光明俊偉精神。與其多曲不如多直。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文品如是。人品亦如是也。

學問之塗

近人論學問之塗者。曰義理曰考據曰詞章。而或益之以經濟。斯言也。本乎伊川而近人常喜道之。諒無有更出乎四者之外者。然斯四者固不可一概而論也。義理者治學之鵠的也。爲學將以何求。求明乎理而已。經濟者推此理以見諸事功者也。此二者謂之學問未嘗不可。至於考據特所假以爲學之方法。詞章者所自文飾於學問。皆不得即謂之學問。本末先後。甚不可以不辨也。善乎茅星來氏之注近思錄曰。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而後之言程朱之學者。往往但求之身心性

命之間。而不復以通經學古爲事。於是彼稍稍知究心學古者。輒用是爲詬病。以謂道學之說興而經學寢微。夫道者所以爲儒之具也。而學也者所以治其具者也。故人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不可以爲儒。而不通古今則不可以言學。夫經其本也。不通經則雖欲博觀今古亦泛濫而無所歸也。宋史離而二之過矣。（以上茅語。）雖然。逐末而忘本。其不可甚矣。若專囂囂然日談義理。而不悟義理之必從學問中來。則又宋明以來理學家之大蔽而亭林顧氏所痛心疾首者也。自古風氣無往不復。理學之流於空疏固矣。卽考據亦未嘗不可流於空疏。程魚門嘗言。自明中葉以後。士人高談性命。古書束高閣。眞所謂鄉塾小儒抱兔園冊子者。足令人噴飯也。物極則反。宜乎今之儒者。得唐以前片言隻字。不問其理道如何。而皆寶而錄之。討求而纂述之。此非往復之道乎。若夫人心之巧。則又有暗與事合者。唐以前書今存者不多。升高而呼。建瓴而瀉水。曰我所學者古也。致功既易。又足以動人。若更浸浮於宋以來七百年之書。浩乎若涉海之靡涯。難以究竟矣。此言雖若深文。實亦人情趨巧之通病。然則考據不但不得卽指爲學問。抑並不能卽免於空疏。此又非亭林諸賢所及料已。

讀書法

葉名禮橋西雜記歷舉古人讀書法云。宋史儒林傳。何基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

明陸氏容菽園雜記。陳元孚讀書法。生則慢讀吟語句。熟則疾讀貪遍數。攀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張氏爾岐高園閒話。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所喜既割錄之。錄訖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捲卷閒步。卽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壁間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千之後。腹笥漸滿。每見務爲汎濫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

常人讀書多患不能強記。自宜各就體驗所得取一法焉以自救。然正法眼藏終在能多誦讀。多誦讀則情味義理無一不

出。且終身不易忘。

又郎潛紀聞云。錢文端公少嘗請益於徐華隱曰。何以博邪。華隱曰。讀古人文就其篇中最勝處記之。久乃會通。後述於竹垞先生。先生曰。華隱言是也。世安有過目一字不遺者邪。

此正與鄙意相發明。凡書不可全誦讀。無非取其警策處讀之。讀此一段精熟。全篇要旨自見。其餘不必記而自能記矣。

本刊第三卷第五期要目

沈榜宛署雜記之發見……………傅芸子

道光朝之君相……………汪 齋

日本佛教發達概觀……………境野黃洋著
彭炎西譯

清代衛所因革錄(上)……………君 約

搜神記搜神後記源流考(上)……………豐田穰著
顧安譯

德國文化概論(一)……………潘特森編
馬之儁譯

釋石谿事蹟彙編(下)……………元 同

湘綺樓集外文(四)……………

近代筆記過眼錄(十)……………一 士

天演(十五)……………蔣 尊 禮

寄軒雜誌

芻

偶得一鈔本。不知出誰氏手。係選鈔名家書牘。內有二十餘通。鈔者弁言云。「家藏尺牘手卷。自邵青門以下。凡十人二十七割。皆與商邱宋牧仲者。備錄於此。以便覽觀。」宋牧仲（舉）於康熙間數歷中外。晚由開府而長六卿。雖起家任子。不由科第。而詩文淹通。甚負時望。以名臣享大年（壽八十）。主持風雅。宏獎士類。（夙友王阮亭。當時名亦相亞。竝以耆宿居高位。士林奉爲辭宗。）此二十餘通。爲清初勝流筆札。足供瀏覽。因遂錄於左。用廣其傳。標題及次比。悉仍之。鄙見所及。則綴識篇末。

△武進邵子湘（長衡）六首 受業門人邵衡謹稟老夫子老大人函丈。即日驕陽苦旱。殘暑猶蒸。伏惟老夫子老大人鈞履與居萬福。辱示新詩。敬識數語歸案。蒙續發諸子詩。一並閱竟納上。大抵大江以北。官李標勝。吳會之間。徐顧擅場。餘子亦各一時之傑。自足行遠。老夫子會城旋旆。亟宜成此勝舉。豈第蘇門增重。於本朝詩運。所關尤非小小。門衡欣然作壁上觀。亦大愉快也。未審老夫子以爲然乎否。天水駁蘇注一條。便問乞查示。世上不少蚍蜉。方成大樹。群兒曉曉。知不滿大方一捧腹也。所懇想蒙記憶。伏冀老夫子賜之終始栽培。感且次骨。懇禱懇禱。因因暑偶患末疾。故遣力遲遲。至今委頓中。強自捉筆。幸賜有涵。臨稟可勝瞻跂悚惶之至。七月朔日。門衡再百拜具稟。

受業門人長蘅謹稟老夫子老大人函丈。昨奉到誨帖。夜漏下人定矣。亟起篝燈啓楫。恭誦老夫子老大人點勘半四子詩竟。且於門蘅拙評曲加獎藉。維誦至三。以欣以媿。諸子故是駁材。而伯樂一顧。長價十倍。翔籍秦晁。方之茹庶。洵本朝藝林盛事。非塵塵鄉邦之光也。何快如之。古香集暫留。擬於人日竭力報命。門蘅老鑿不慎。偶患河魚。即辰體申小極。後叙之謬。倘望展期。然名山大業。不敢過遲。大約在孟陬月內也。晨起率復。搦管手顫。欹斜不能成字。幸惟

老夫子格外宥原。臨稟可任屏營。嘉平小除夕。門衡再百拜稟。

憲治沐恩受業門人邵衡謹稟老夫子大人函丈。衡杪冬樞謁蕪城。獲親色笑。溫文優禮。銘刻五中。忽忽奉別台顏。放櫂寒江。轉增縈戀耳。獻歲發春。恭諭老夫子鈞祉駢蕃。端揆伊邇。開象以來。日引領麾旆南還。而望又不至。二十二日小力郡歸。始傳聞憲轡尙小駐淮上。心旌搖曳。跂望爲勞。恭遇老夫子岳誕昌期。未能躬祝。虔修寸稟。遣叩崇階。微物二種。真是野人芹獻。敝邦貧薄。舍此更無土物可將意也。仰冀老夫子恕其翰囊。賜之晒存。幸甚感甚。台衰渡江何時。乞明以示我。容星趨謁候鈴下大慰調飢也。賤體托庇。幸未即踐妖夢。春間可望復元。然亦大得服獲之力矣。並此鳴謝。顧赤方白茹堂詩。閱竟上套先呈。椒峯史論序。望教甚切。後月可得脫囊不。遞中有使。渴跂嗣音。臨稟可勝瞻馳結轡之至。門衡再百拜具稟。

門衡敬稟老夫子大人函丈。前月衡肅寸稟。附使者虔候與居。計已塵台覽。江介緒風。秋涼較蚤。恭審老夫子以君民倚毗之躬。當髦倪畏壘之祝。自爾三辰集祉。想惟鈞候動定清佳。蘇詩校讐畢役。門衡寂無一事。兼之喘疾作輟頻頻。頃商之八世兄。以八月三日暫歸草堂。專擅之譽。仰祈台宥。屈指老夫子武闈竣事。麾旆還吳之時。門衡兒女俗累。亦可竄了。大約中冬上浣。準得趨侍絳帳。晨夕誨言也。白茅堂集携歸草堂卒業。未既願言。統希崇照。臨稟可勝瞻馳結轡之至。八月朔後一日。門衡再百拜具稟。

已繕稟矣。忽奉到九老圖大作。朗詠再過。不覺驚喜叫絕。必傳高倡也。率爾點筆。聊識嚮往。附稟商者。七人五百七十歲。此香山句也。益以方外二人。須得二百四十六歲。方合大作八百十六之數。恐難得此高年。得確查注明出處尤妙。稟請台裁。衡再拜稟。

門衡敬稟老夫子大人函丈。昨晤八世兄。略得倡捐梗概。便極相欽歎。以謂能爲今人所不肯爲。即日奉讀大疏。仰闕老夫子軫卹之懇摯。璧畫之精詳。不覺俛首下拜。可見宇宙雖大。寔心任事者原少。一有其人。則天下無不可濟之事。無不可集之功。此是聖賢寔定學問寔定經濟。當代所絕無而僅觀者。今幸得於老夫子見之。私心踴躍。誠喜誠忭。恭審憲轡所駐。羣力畢趨。加之老夫子至誠感人。人樂爲用。轉瞬舳舻相銜。庾積充溢。但令分賑得員。俾顆粒皆充飢腹。淮

陽百萬戶。且晚出沮洳而熙春臺。願生惟有合十膜拜。頌大菩薩功德無量而已。辱委校蘇詩。將續交三本詳加訂讎脩補。訖呈上。其不必從者。仍留原簽候覽。門衡得失寸心。自問頗無遺憾。似不須更寄耳目。徒亂人懷。大抵庸碌者既無足取。而矜奇者又未免多事。如封翁徐賓尙未是好奇。已有改刊擬陶之請。將來一二振奇之士。勇於自信。好譏彈前人。保無請改刊施註者乎。多岐之亡。三年之藥。未必非良規也。徐翁語詳別紙。竝塵清覽。門衡愚直。久在老夫子台鑒中。故敢率臆罄吐狂談。干冒清嚴。仰祈老夫子格外宥原。幸甚幸甚。山老一札附呈。門衡於閏月十三日喘疾復發。今幸小愈。夙蒙垂注誦切。並此奉聞。臨稟可勝馳戀之至。門衡再拜稟。

△寧郡魏和公(體)一首 旌節駐白下。遂歷三載矣。西江之人。頌戴益騰。殊倍萬於臨池之日。此乃足以徵實德實思也。禮羸疾糾纏。學植荒落。兩目眇昏。幾如雀瞶。一宵輾轉。有似鳩鳴。往者覆冒茲土。賤子雖不敢廁跡橙板之間。而尺一時被圭華之舍。今超遙三千里外。江流浩蕩。聲問修遼。自致無由。筋驚肉緩。仰懷俯念。蓋不勝其蘊結耳。茲五月十八日承張鎮臺運至示札。捧誦數四。欣感交深。且爲先叔兄曲賜表彰。俾蓬累之子。頓上碧霄。草茅之言。一經清滌。奚啻皇甫之序。幸登昭明之樓。子弟激載。淪肌浹髓。莫有窮紀。向緣先父臨終戒諸子不得以行狀請誌傳。故兩先兄之沒。皆未敢行。茲謹次先叔兄行略。以應明命。太史公卽貨殖日者亦成絕世文章。先兄得附以不朽矣。恭率兄子世侃頓頌遙謝。卽當匍匐擊鼓之下。因世侃歲試在秋冬間。請歲定圖走叩台階也。劄劄若成。得蚤賜一本下示。以爲世世之寶。附上細芥貳瓶。先兄左傳半部。統祈台鑒。閏五月初四日。禮九頓首。

△華陰王山史(弘撰)一首 老年臺先生以文章伯爲社稷臣。海內學者有泰山北斗之仰。弘撰本生考與先相國老年伯同登天啓乙丑榜進士。則雖不才之人。與先生忝爲世誼。亡弟弘澤。昔在楚中。曾奉教左右。歸以語弘撰。又讀壯悔堂集。見所稱誦。益切嚮往。亟思一侍函丈。就正所學。而草澤僂蹩。未遂所願。鉛槧之暇。每以爲恨。比於竹西晤涇陽劉子。述接對之頃蒙詢及。知賤子姓名爲記室所不遺。不揣愚陋。輒敢以妄所梓稿具呈尊覽。又兩年來作周易筮述凡八卷。同里員氏慨付剞劂。茲謹以小序與自例並呈。祈爲政之餘賜一序弁首。雖非太冲三郡。實欲藉士安以傳。倘與其進。不勝幸甚。山川無改。日月時遷。不審竟能一識荊州否也。弟弘撰再頓首。

△石門吳孟舉(之振)八首 東塗西抹。春蚓秋蛇。作正書竟不成點畫。今奉尊諭。不敢藏拙。望弗以草率不恭見督也。藉此博得老先生手書。裝潢交游冊中。寸幅同於拱璧矣。二章二扇。月初報命。使還率復未既。之振再頓首。雙丸犇駛。不可把捉。忽忽已逼歲除。語溪去金闈一衣帶水。經年止得一候檠戟。友朋良晤之艱如此。可嘆也。遠辱注存。并惠珍果。舉家飽德矣。謝謝。買得白紙扇二柄。塗抹請正。犀章亦製就。并前二扇完上。一芹非云報瑞。引意而已。惟笑存之。春王揮賀新社。以悉種種也。草復未既。之振再頓首。

昨擾庖厨。并聆教益。醉酒飽德。感難言喻。適舍下寄到便面二冊。計四十幅。足供老先生賞鑒者。擇取不悛也。丙董容臺贈別景雍二幅。較平日筆墨更精妙。文衡山寫樹點平準絕句一幅。亦咄咄逼子昂。十州人騎恐係摹本。幸一一教示之。外蜀道難圖卷。祝京兆書囊。附覽。俗事尙未了。放船之日當走謝種種也。妙墨不減方程。錦囊八丸。足辦一生矣。并此附謝不既。晚名另肅。外朱漸畫本頗精細。宣和御書及郝御史跋皆偽造無疑。朱漸係北宋畫苑侍史耶。圖繪寶鑑有其人否。

奉別抵舍。郵莊叢桂正開。而兒女輩疾病相纏。日親藥裹。中秋日得句云。時傍藥爐煨半夏。久拋酒盞負中秋。意緒可知矣。桂花開時。老先生曾杖策一游山中否。承委題西陂魚麥圖。謹錄彙呈政。乞老先生斧削論定。淨寫上卷。老先生文章動業。流傳後世。拙句恐反爲此卷之玷也。第二句東匯隋渠。東字亦慮未當。并祈示知。至行數太多。春蚓秋蛇。便苦欬側。懇署中友一畫烏絲。須等字之多少。略寬一二行爲妙。平陽天岳和尙爲心壁上人本師。今持鉢吳趨。寓閩關外積善菴。方外詩文。近當推爲第一。渠欲奉調檠戟。握晤時定有箭鋒函蓋之合也。松圓詩老扇圖冊一。項孔彰山水冊一。附供清玩。孔彰用筆細入。爲畫華亭賞拔。畫苑中備人數可耳。餘續候。未既。晚名另肅。

村莊叢桂。尙有餘芬。把卷支門。忽聞剝啄。捧接芳函。兼讀新句。頓挫沉鬱。味之不盡。如游名勝之區。山川雲物之狀。玄覽鴻廓。犇軼句下。久不見石谷筆墨。老年定益高妙。惜未及展開此卷。爲恨事也。屬和章。當澡雪氛垢。攜拾枯澹。以應台命。講就先錄一通呈教。明春樞調檠戟時寫上卷子可也。使去匆匆。未竟縷縷。晚名另肅。

天氣晴和。梅花盡放。侍高齋茶香酒冽。舟行傲兀之餘。味之不盡也。卓氏唐詩類苑。又購得一冊。奉供清覽。想刷印

無幾。故流傳不多耳。至張氏玄超。原在較訂之列。後添補十之二三。竟刪去明卿。同郭象之註莊。可嘆也。漢上題襟集。若新二府處借來。千萬轉假一抄。蚶餅一盒附貢。梳乞照存。餘再候。未既。晚名另肅。

老先生光膺異數。峻長六卿。出胸中之冰鑑。權衡百司。從此內外得人。海宇蒙福。晚亦得與併蟻。菰蘆中人不禁欣幸而色喜也。憶旄鉞鎮東吳時。晚緣文字得托末契於節下。獨蒙物外之賞。兵衛畫戟之森嚴。時容跼弛。狂生掉臂出入其間。此段佳話。今不可再得矣。客冬看除目。即擬絕江過維揚。一瞻芝宇。用慰離思。傳聞京口作堰。天塹難渡。致旌節啓行。不獲一至河干拜送。深用悵然。日來履茲春和。遙想老先生台候萬福。過家上冢事畢。計應已踐宅揆之席。慰彤庭之渴飢。得耆壽之在服。誠千載一時也。綸扉鈴閣。計日望之。小兒寶林候補入都。特遣肅謁階下。諸凡惟垂慈提挈。小兒素叨庇蔭。以通家子姪相畜。諒無煩晚之諄瀆也。敬奉芹私。補申賀悃。文休承山水一幅。汪海雲花鳥一幅。附供清玩。統希鑒存。良晤未期。唯冀爲國爲蒼生珍愛。臨楮瞻戀。無任依依。晚名另肅。

客冬接台教後。又及一年矣。前小兒在都時。種種拜德。感何可言。茲復荷注存。兼示筠廊二筆及郊館詩。閉函志喜。古云千里神交。今則真如面語矣。履長屆節。轉盼春回。伏惟台候萬安爲慰。札中惓惓欲賦遂初。足徵老先生曠懷遠致。然黃髮元臣。休容大度。明農擇筮。尙須俟之他年也。晚鍵戶郵居。自日課兒輩讀書外。都無一事。但時時翹首京洛企想清光耳。郊居詩謹次韻奉政。藉使祇候台履。家綿四劬。毫筆二帖。惟照存之。浙省諸當事。懇祈老先生便中以賤名見屬。道義關切。諒必能鑒此鄙衷也。臨池瞻溯。不盡欲言。晚名另肅。

△甯都會君友(先慎)三首 癸酉之秋。七月望日丁巳。甯都治民會先慎謹再拜上書大中丞大君子宋公閣下。慎聞古之君子。實至而名歸。雖欲逃之。有所不得也。爰及中古。實至而名歸者有之。實未至而名歸與實既至而名不歸者亦有之。後世之名。求則得之。不求則弗得也。其間非無實至名歸之君子。而容悅飾行闒然媚世之徒。類多鷄鳴而起。孳孳以修名爲先務之急。夫志不能兩有所務。是故外有餘者中恒不足。實之遂者其收名也小。故夫稱名之小大不足爲君子重輕。而自重之君子或不願知於人。然不願知於人。亦賢者過之之事。非中正之行。若慎者所謂志於學而未能者也。惟其志於學。則必竭致其力以求之。求之而未能。故其精神才力恒不能以他及。非能無求於名。徒以其才之不足。是以退然伏

處。不敢出而與四方盛名之下相爲馳驅。大人先生或有式廬而下問者。非其情之所專。惟相與一盡往來之禮。過此以往。卽一書之問。不敢徹於其隸人之聽。雖其疑於容悅佞世者之所爲。亦其力有所不及。惟昔年閣下出樞轅關。不以慎之困窮無當當世。禮遇之隆。恭下之誠。倍出尋常。竊以爲閣下知人之鑒。本於睿知。由其於聖人之道自得之深。故卓然獨能知人所不能知。與世俗徒采聲聞附和要譽以爲豪舉者迥異。知己之感。比於覆載。到今未能一日忘。嘗爲文二篇。獻之左右。蓋不敢以後世之君子望閣下。而以古大君子志勢好善仁義道德以爲己任者深望之於閣下也。其後閣下秉憲通永。伏蒙貶損手教。遠念不遺。念雖草野。禮無不答。於是齊宿修函。因前轅都督姚公之子昌平參將諱尙倫者上之左右。前年閣下乘節建牙。開府豫章。郡縣父老。與西江庶士。同沐天地生成之德。靡有底極。所以不敢同於當世之士一進拜手階下。又不敢同於當世之士拜進一函於隸人之側。誠以知遇之感。逾於罔極。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念惟有守身執禮。篤志肆力於道德學問之途。以求無負於閣下禮下之意。知人之明。如此而已。不圖閣下於榮晉之日。遽然頒錫縉紵。重以鴻文家刻之賜。拜賜之日。感忤橫集。雖天地不責其謝生。卽草木敢忘於雨露。日月不窮。勤企之心。報德之誠。正未有量也。慎之爲文。所欲博其傳以就正天下有道者。其說在慎文劉百荷壽序言之甚詳。家貧不能盡刻。謹獻近友生所爲慎代刻文六篇詩六十八章。通前所舊刻爲一冊。上之左右。文雖不工。然亦可卽此以觀其志之所在。學力之所及。而教誨之。羅山民來調。齊沐拜書。謹屬呈進。盛德之感。勤企之心。思報之誠。非言所及。伏維原察。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慎再拜。

趨候數次。皆不得值。悵然而返。昨冊頭奉贈詩。不韻不工。惟先生幸有以教我。尊事料理完否。歲前果必返豫章否。十七日弟卽攜豚兒入三嶺山完娶。此時山妻未來。百事須弟親爲之經理。先生若歲前啓行。卽不及趨候江干送先生矣。奈何。入會城當謁宋君。得便煩爲弟一致企勤之意。所不造謬者。正欲以古人之道望大君子。然知己之感。固未能一息忘也。先生二十餘年方得一歸父母之邦。何妨遲遲其行。若能少留過歲。正月弟亦載媳入郡。吾兩人方舟而行。不亦可乎。惟先生其裁之。前札求山水真蹟。會已慨然而許。卽此數日間得便賙贈。更感高義。使豚兒完娶宴賓客時得懸之草堂。眞如對名賢。若遲遲則必須或留或寄。便恐有浮沈矣。昔倪高士作畫。惟以贈賢者貴士。若勢利之夫。雖持千金

求之累年。終不可得。人到於今稱之。以先生高義。詎出倪雲林下。正不欲弟陋巷中獨無先生得意真蹟耳。惟先生留意。廿二或尚在縣。有間希爲邀二三知友入嶺山來。此間多怪石危峯。懸崖絕壁。巍然遠望。長川如帶。雲樹纏綿。種種奇觀。頗足澆人骨中塊磊。與知己相把臂作二三日飲。亦韻事也。跋予望之。飯牛先生有道。教小弟曾先慎拜。

過真州晤宋貞翁先生。幸爲我叱名道意。還念不遺。慎何足以當之。感佩之誠。非言所及。此時多事。卒卒未遑裁答。返郡日當寄敝宗鼎臣翁處。必得郵致也。再啓。

△歙縣汪于鼎(洪度)一首 恭惟老夫子閣下儲精嵩嶽。孕秀睢陽。岩巉賢相之門。文正有忠宣之子。赫奕真儒之里。子瞻以明允爲師。仗鉞洪都。聿著蕩平之績。建牙吳郡。彌恢底定之猷。甫下車而迅掃鯨鯢。戶無警柝。一蒞境而奠安在席。人飲醇醪。惟南疆屢著神明。故北闕頻隆眷顧。凡夫望歸身潔。忠結主知。無非以聖人之清。任天下之重。固已旂常著績。詎能筆舌揚徽。惟是秀韻餐霞。清標映玉。生能賦雪。早傳絕調於梁園。氣已凌雲。更探奇書於禹穴。一麾楚澤。因吞雲夢胸中。奉使虔州。盡攬蕙蘭腕底。化波瀾爲筋骨。蘊馥郁成煙雲。竊窺漢魏以還。以迄元明而止。代多山斗。世有鳳麟。要之亮節高風。首推彭澤。清詞麗藻。獨讓蘇州。久稱亘古孤行。何幸得公鼎足。潯陽廬阜。重開采花籬下之謠。林屋洞庭。載和讌客雨中之韻。並杜蘇之雅健。兼韓陸之沈雄。斷集大成。豈阿私好。乃單門寒賤。悉荷甄陶。縫掖素流。皆蒙培植。所以楷模在望。咸思戀元禮之舟。奇字盈牀。群願入子雲之室也。洪度蒞蒞下土。樗櫟庸材。藝林恥事蟲雕。學海終同蠱測。十上不遇。風侵蘇氏之裘。一飽無時。塵滿范生之甌。小園一畝。破屋三間。窓迎松葉夕陽。樓號杏花春雨。擬囊螢而繼晷。甘學竄以窮年。然而背負青雲。時仰垂天之翼。口吟白雪。仍耽刻羽之音。生逢名世代興。更以作人已任。聞風能立。觀海思歸。況復魯柝開鄰。吳雲入越。身依棠蔭。從四民庶蔽帝之歌。居近杏壇。借多士沐菁莪之化。敢藉司成介紹。一通下走悃忱。或者明鏡高懸。妍媸普照。洪鍾待叩。大小咸鳴。懇從退食之餘。慨錫驚人之句。瑤天笙鶴。豈同山水之音。碧海雲霞。永煥林泉之色。洪度自得大集。日誦鴻篇。見有西陂之吟。知多郢中之和。因之技癢。輒妄效顰。自愧潘鬢將凋。江花就落。譬草蟲之吟雨壁。眞布鼓之過雷門。伏冀老夫子大賜鉗鎚。不遺葑菲。排沙簡石。點鐵爲金。得一字之指南。卽終身之面北。草思雨化。惟憑一瓣香通。葵向日傾。佇

冀三台霽照。肅瞻風采。冒瀆霜威。臨稟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上虞尹山書(誤)一首 間濶三載。寤寐懷思。北踰燕雲。迢迢番岳。晚歸抱肺病。却掃杜門。且家居鄉僻。鮮羽絕少。坐此遂成疏節。歎仄良深。唯遙聞聖眷益隆。明良一德。即日黃扉懋績。霖雨蒼生。三不朽盛事。山澤之夫。引領屬望。恐西陂魚麥。再遲十年耳。龍父母抵任。忽接瑤華。不啻天墮雲錦。盟披未竟。感極涕零。何老先生志雲泥之分而篤故舊之情若此其至耶。讀便面新什。純乎唐音。少陵云。晚節漸於詩律細。洵親歷境界語也。并筠廊二筆。敬列案頭。日誦一過。如奉光範於几杖之側。快何如之。晚承龍父母推愛垂青。一晤遂成文字知己。非荷九鼎。曷克有此。然不敢以片紙隻字恩瀆也。茲有徐孝廉超。其尊人爲晚受業師。乘渠需次入都。敬勸寸楨。上候元公鈞履萬福。粗筮病餘腕弱媿不成字。李卷亦非佳品。聊將野人微意。幸勿訝其鄙褻。晚與徐孝廉情關世誼。萬祈老先生於自公之暇。進而教之。仰荷榮光無既矣。餘懷觀縷。陰粟莫罄。臨池可勝依馳之至。二先生八先生十先生。暨諸位令孫世兄。吳荊山先生。因便羽促迫。不遑遍札申候。惟深悵念。晚名另肅。

△南昌羅山人(牧)一首 山人羅牧再拜頓首敬叩大師相閣下萬安。竊牧窮壑朽株。厚蒙育植。數十年間。飲膏澤至深遠矣。每尋鼎芬。存注殷切。顧茲遲暮。安得更仰親道履。一吐感衷。惟早晚默祝。長佐聖天子。庶萬年有道之章已爾。近來衰拙益甚。多病不靈。偶事筆耕。多因饑迫。今春避靜湖齋。水明花麗。作小幅山水。頗能稱意。念閣下高倚層霄。無由馳獻。茲有至戚鄧君篋遠入都之便。附呈尺幅。特請鈞誨。鄧君爲建武舊家。文章世德。久重鄉評。獨恨身被恩光。未遂瞻仰。常頌至此。如有所失。敢冀公餘賜以一見。進而教之。門牆自是高峻。知閣下必不以葑菲見遺。山野微言。妄希崇照。臨稟可勝悚注。牧再拜。六月十五日稟。

△盤山拙庵禪師(智朴)三首 山深陽緩。遲平原春色倍旬日。朴每坐山厓。看紅杏百千樹。疏密橫斜。纍纍欲綻。竟不知人間世爲何如耳。即日履茲清和。台候萬福。竊想人世百年。如石火電光。瞥然便過。回思從前。總屬夢境。伏願先生清政之暇。詩賦之餘。宴坐華屋。屏其所有。看是什麼。更是什麼。辱愛之深。敢言及此。他人見之。將謂者老禿頭腐麪筋氣未除也。呵呵。菴蔬持納。聊以鑒意。會晤有期。惟冀若時珍育。弗備。衲名另具。外山刻呈覽。

還山心重。游興索然。恐脩途炎蒸舟行濡滯也。擬于詰朝就滄浪亭與先生話別。後會難期。言之惋歎。惟冀及時頗養。以慰衆望。昨承竹垞作八分書卷子。併集唐句見貽。敢請先生跋一言。携之北上。留鎮山門。倘不悖卽示下也。竚俟回音。牧翁老先生教下。方外弟智朴頓首。

承賜御書手卷。拜首展閱。希有難逢。奉之北上。永鎮山門。何幸如之。屢蒙嘉惠種種。銘刻銘刻。霖雨沮泥。不能行動。十六日準擬發舟。玄德漸遠。道契情親。無時放下。每想先生官至如此。壽至如此。德業才華。亦復如此。可謂足矣。然於本命元辰。必期討個落處。從上諸大老於莫年間究心此事者居多。如蘇黃楊李皆可作榜樣也。古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真切之言。絕無裝飾。先生是必見信也。後會有期。珍重珍重。外有念頭十六顆。留以作別。幸存之是望。智朴再頓首。

案原鈔曾君友第二札。詞氣殊不類致宋牧仲者。細按之。蓋致羅飯牛(牧)書耳。羅氏亦甯都人。僑寓南昌。故書中有「二十餘年方得一歸父母之邦」之語。其人工畫山水。筆意空靈。在黃董之間。江淮間祖之者謂之江西派。曾氏殷殷求作山水。於情事正合。牧仲於繪事雖自負精鑒。(筠廊偶筆卷上云。「合肥許太史(孫奎)家藏畫鶉一軸。陳章侯題曰。此北宋人筆也。不知出誰氏之手。余覽之。定爲崔白畫。座間有竊笑者。以余姑妄言之耳。少頃。持畫向日中曝之。於背面一角映出圖章。文曰子西。子西卽白號。衆始歎服。後此事傳至黃州。司理王侯齋(絲)猶未深信。一日譏客。聽事懸一畫。余從門外輿上辨爲林良畫。迨下輿視之。果然。卽侯齋亦爲心折。」其自道如此。)却非畫家也。書中稱曰飯牛先生。自係羅氏無疑。山人與達官。境狀有異。書中之語。固亦合于羅而不合于宋耳。藏者或未審飯牛爲羅字。(題羅致宋札。不著其字。惟就自稱山人而山人之。)因之誤收誤題。若牧仲。則余不憶有謂其別字飯牛者也。至書中所謂「入會城當謁宋君」云云。此宋君當卽指牧仲。語可與曾氏第一札合看。意者致羅一札。羅嘗轉示牧仲。卽存牧仲所。後與諸札一併流出。遂被誤認亦係致宋者歟。(曾氏第三札似亦未必爲致宋者。)又邵子湘六札。除第二札外。餘長蘅均作衡。未詳所以。或以衡可通蘅(杜蘅亦作杜衡)。因遂通用。而逕書邵衡。若單名者。當更有說。六札語氣。則固屬一律也。子湘與牧仲之關係。諸家記載。大抵言略分而爲平交。(如李次

青(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名臣中傳宋。謂「吳中邵長蘅與公爲布衣交。客公所最久。以文史相切劘。」文苑中傳邵。謂「客宋牧仲中丞所最久。談道論文。敦布衣昆弟之好。」又如清史列傳邵傳(文苑)謂「蘇撫宋學。禮致幕中。講藝論文。敦布衣之好。長蘅亦觥觥持古義。無所貶損。時論賢之。」而觀此數札。則作師生稱謂。似子湘實嘗執贄宋門矣。(或以牧仲年輩較高之故。)當更考之。又羅山人一札。稱以師相。宋未入閣。不應有相稱。或以其官吏部尙書。由冢宰之稱而待以宰輔之體耶。師則似以其加太子少師之故。(考宋氏康熙四十七年於吏部尙書任以衰老乞罷獲允。五十三年春入京祝嘏。詔加太子少師。九月卒於里。羅札殆致于是年宋在京時乎。)管見略如右。姑附綴之。以質當世。尙望通人匡其未逮也。

藥花入詩

巖

王阮亭(士禎)香祖筆記卷九云。「新安門人汪洪度。字子鼎。夙有詩名。嘗有詠一品妃詩云。敢以三春草。蒙稱一品妃。植根緣湛露。發艷借恩輝。幸自生同蒂。羞將影獨違。未須勞遠寄。念此亦當歸。自注。當歸花食入禁苑。賜此名。余按藥花入詩最新。如人參枳殼皆見唐人詩。連翹見楊太宰夢山詩。余丙子使蜀。山路中見白芨花。因得西風盡日濛濛雨。開遍空山白芨花之句。若當歸。詩人止習用太史慈姜伯約事。未詠其花。始見于鼎此詩耳。按崔豹古今注。當歸一名文無。本草云。七八月開花。似葶藶。淺紫色。」藥花入詩。亦詩家掌故也。汪氏蓋兼遊阮亭牧仲之門者。(歙縣人。曰新安者。以古郡名言也。)

專載

公餘瑣記 (十)

許氏獄

宜昌許叟少赤貧。捕魚爲業。稍得貲。易而操舟。雇某甲助搖槳。往來渡行人。益以營運。不十年。積金盈萬。多錢愈善賈。算無遺策。年五十。富甲一鄉。媼與年相若。生子四。長子伯讀書不成。改習騎射。弱冠入武庠。元配生三女兩孀。一適某姓。繼室無出。納妾生一女。妾病歿。女依繼母長成。待之無異所生。女亦婉順得母歡。幼奇慧。精女紅。使之讀。過目成誦。又善伺人意。一家皆愛憐之。叟及仲叔季極慳吝。又貪得無厭。既坐擁厚貲。猶日以斂財爲事。盤剝無所不至。遇貧乏者。雖至親弗恤。鄰里往來卽一飯亦不可得。而伯獨不善所爲。屢勸阻不聽。積久漸成嫌隙。伯不自安。隨遷居他宅。益廣交游。厚施予。稱貸者無不應。而不責償。某佃樂其寬也。秋穫後輦穀於其門而以歉收爲辭。請減常額。伯不與較。輒許之。群佃聞之。爭以穀歸之伯。於是伯富有儲蓄。叟雖事事苛刻。而倉廩常虛。三子大恨。屢與爭。伯不之理。仲日媒藥於父請析產。叟不許。三子聚謀曰。兄任性揮霍。雖金山亦易盡。我輩坐受其累。將何術以制之。仲曰。我籌之熟矣。惟有殺之以除害耳。皆以爲然。季請告父而後圖之。仲叔曰。老諺不肯析產。是猶有抵牾之愛。告則事必敗。不如先發而後告。謀既定。正無隙可乘。諸子之舅氏某又仲之婦翁也。適初度。謝絕賓友。先期約諸甥夫婦宴。三子喜曰。此大好機會。舅雖懦畏事。且坐無他客。任我輩所爲。彼將焉逃。仲有二子皆成立。素險狠無人理。屆日仲叔季預藏械。率二子以往。伯挈婦及女後至。舅款婦輩於內室。而張筵客座陪諸甥飲。酒數巡以體倦辭入。仲等僞勸釀。又聒伯使搦戰。乘其不備。各出械亂擊之。其舅母某氏適出。見伯已踏地。急救之。仲父子揮之退。舅果

噤不敢聲。伯婦及女聞而奔赴。伯徧體皆傷。猶能呻吟。仲叱之曰。以若所爲。情理難容。尙敢求活耶。女察其情狀。知不能挽回。亦罵曰。父不事生產。視金錢如糞土。勢必傾其家。不如早死。叔季睨女曰。汝頗曉事。留此廢物。汝他日亦難免凍餓。女聞之。益罵不絕口。頃之伯僵臥無聲。衆謂其已死。移之空室。叔季自以爲得計。仍卽席痛飲。仲次子曰。伯雖創甚。顧其體素健。恐復蘇。叔季曰。然。彼若不死。必因而尋仇。則爲害更烈。是烏可不慮。乃輟宴往視。母女方伏屍慟哭。欲昇之歸而醫治之。見叔輩借至。女急以袖拭淚曰。是不能復生矣。仲子探之。詫曰。未也。不趁此斷禍根何爲。女曰。叔輩無須勞力。父已中要害。氣如游絲。殘喘何能久延。盍俟其自絕。仲攘臂而前。復呼其子共毆之。立斃。女神色不變。若不哀其父者。曰是宜速棺殮。無使外人知。三子從之。乃殮而厝之野。歸實告叟。叟以杖抵地曰。吾辛苦銖積數十年。不肖子忍浪費。信有罪矣。汝輩罔識利害。遽殺之。不使我知。未免太孟浪。顧事已如此。務秘之。倘爲鄰里所挾持。則憂患方始耳。時女已奉母各還其家。途間談笑自若。母竊訝女忍。而不意其有深心也。既歸私告母曰。叔輩殺我父。兒揣其意必更殺我母女。母驚涕曰。然則奈何。女曰。及今走避猶可以免。母曰。避將焉往。女曰。母無憂。江干距此不遠。常有艤舟待渡者。我乘夜卽發。瞬息可達郡城。不惟遠害。且可復父仇。母聽其言。亟懷金借出。趁微月可辨路。互相扶掖而行。遂買舟順流下。徑詣縣號寃。縣尹赴驗。身首三十七傷。牒捕仲兄弟則皆遠颺。先是母女偕逃。仲兄弟果謀盡殺以弭患。漏四下率衆往。則兩人去已久。四路追尋。杳不知其何適。揣知前事必洩。恐罹不測。分伏山洞中。後月餘各出探消息。俱就逮。有工刀筆者爲之畫策。使叟呈訴。謂伯不孝。屢梗命。憤而杖之。乃殞。而屬有力者爲之關說。賄縣尹以重金。尹不欲窮究。將依叟訴詞定讞。女駭之曰。兒父不孝。蚤歲當訓誡。使改過。何年近五十。忽觸祖怒。且祖體衰力薄。卽痛杖何遽重傷致之死。叟語塞。令思以威脅。拍案怒斥之。女不對而退。明日懇之郡。太守檄縣尹會鞠。多方詰難。女不爲動。歎曰。我無錢固應負奇屈。指縣尹曰。公所得不過二千六百金。乃左袒至是。天乎。何從得廉吏照覆盆也。言次聲淚俱下。時觀者如堵。女舌本瀾翻。府縣皆爲所窘。太守無可置詞。謾曰。汝爲父訟寃。汝母教之乎。對曰。父死不能救。至性攸關。傷心慘目。不得已而赴懇。何待教。太守曰。聞汝母有嫡庶。汝何出。女曰。官有科甲捐納。請問府尊何出身。太守喟然曰。我但聽訟。不與汝叙資階。何言

之謬。女曰。然則府尊但聽訟。小女子嫡庶出又何問之有。太守囁嚅而罷。女知縣尹護前。太守依違其間。訟終不直。商之母。星夜至荊州。將控於巡道。途遇太夫人。攀輿泣訴。太夫人詳詢顛末。意甚憫惻。屬觀察助之昭雪。女復赴省門訟之大府。叟亦使人赴都城叩關。奉旨交督撫覆鞫。當事欲專坐一人而釋衆罪。女控不已。對簿時女歷呈朋黨狀。仲兄弟與辯。女執詞益堅。仲子曰。我等向日待汝不薄。何不念骨肉寬一線。女晒曰。我父垂危。我請貸其餘生。叔輩必欲死之。又何不念骨肉寬一線耶。久之季及仲長子皆瘵死。乃歸獄於仲叔。論抵如律。女復面訴大府。以父慘死請擇族中子弟爲之後。使叟分產給衣食。大府諭女歸郡城。檄縣令從其請。時熊殿丞司馬權宰東湖。以幹敏自負。群推爲能吏者也。當堂爲之剖析。出入簿籍多繆轉。女執伯遺筆爭之。熊正色曰。汝父已死。遺筆安足據。女應聲曰。然周公作周禮。孔子作春秋。兩聖歿已數千年。其書皆遺筆。殆亦不足據也。熊默然。當獄急時。女與叟非公庭不得見。或喉叟通往來。因拚死以愧女。使緩其獄。叟信之。女迎之入。進果茗。語及訟時。女答詞殊含糊。叟拉女衣以頭撞其胸。女不驚惶。掖之坐。曰。祖無然。諺云。告官由官。兒焉能自主。叟亦無由強之也。女之在宜昌也。初寓某尼菴。仲兄弟欲以私胎誣之。賄尼買死嬰將度其牀下。而後揚言女不貞。因搜得之。使不能辨。尼僞諾而以不得間爲辭。又故使女知。計不遂。女遷於旅舍。仲又謀置毒食物中。亦爲女所覺。復遷某役家。女告母曰。叔與我母女勢不兩立。必有他謀。我安坐待之可也。女故許字某姓。迎娶有日矣。值父喪未果。忽某翁攜壻過候。女已知其來意。語母出見。翁但有說。母以父冤未白不忍拂兒意卻之。既見。翁言子年長宜速娶。請面訂吉期。母答之。如女言。翁強聒不休。母素樸訥。幾無詞以對。女忽褰簾出向翁叩首。翁愕然。女曰。兒遇人倫奇變。顰顏爲萬人指目。兒不幸。亦實不祥。何可遽行嘉禮。今與翁約。若子能待。請終訟再議婚。否則先納妾。第兒聞翁至。以爲翁憫兒冤苦。將助之區畫。不意翁聽人播弄。特來相逼。倘翁意必不可回。兒亦斷難從命。行將皈依佛法。誦經茹素以終其身。餘無多言。翁瞠目不能答。壻反賴面流涕。踟躕不安。女覲面似無所覩。其機警過人。個儻能言。類如此。訟經數年。叟前後費不貲。黠者乘機誣騙。積產已耗十之七八。聞宜昌老漁言。叟捕魚時曾謀殺孤客而攫其金。其操舟時遇賈舟欵側。叟招某甲共覆其舟。舟中賈有沉而復浮者。以篙擊之使不得出。旋入水。獲寶無算。因以致富。某甲索瓜分。陽許之。陰念甲一父一兄。此外無親族。乃邀

集而醉以酒。叟當門縱火焚之皆死。女生之夕。叟夢所殺孤客入內室。醒而女已落簪。附會其說者。遂以子若孫必甲父兄及覆舟賈投生。理或然與。又聞伯幼入塾過山徑。見一蛇長尺餘白色。似爲人所傷。憊不能動。乃以巾承之歸納書笥中。日飼以飯顆。經半載蛇漸大。始縱之竹林中。後每月輒一見。及生女。蛇忽不知何往。疑卽女前身。有曾見女者。貌潔皙而身縞素。又時以舌舐唇。宛然一白蛇也。亦奇。

某孝廉

某孝廉體貌魁梧。方面大耳。見者皆許爲福澤相。屢試禮闈不第。留滯春明。鬱鬱不得志。時方初夏。訪友城南不值。歸途信步徐行。曠野無人。新綠如染。方縱目間。一高車如飛至。御者跨轅坐。有豪僕乘駿馬隨之。遇孝廉。僕凝視作驚喜狀。急下馬前臨曰。姑爺大安樂。僕輩奉主命徧覓城內外。今兩月餘矣。屢噴僕輩疎忽。幾遭扑責。乃於此地相值。真出意外。請速歸。孝廉曰。爾誤矣。我某處人。與爾輩素無一面。何得云爾。僕曰。僕輩伺候有年矣。別無幾時。非采猶昔。豈有誤認之理。姑爺縱負氣。夫妻反目亦尋常事。家主相待不薄。何見拒之深。孝廉力白其非。御者顧笑曰。世間竟有此怪事。既覩面佯爲不識。我輩不及今偕歸。轉眼人海茫茫。更從何處蹤迹。是終無復命之日矣。於是不容分說。兩人左右掖之，強使登車。僕策馬前導。取道迂曲。不知幾何里。薄暮至一巨第。僕呼聞者告之。故。旋聞歡聲雷動。群僕爭出。皆執羊角燈趨前問安。肅之入。孝廉不得已。姑下車從之。歷數門。則高堂列炬如火樹。紅氈貼地厚數寸。一偉丈夫年約五十許。立階上。冠珊瑚頂。影孔翠。孝廉前揖將申辨。其人執手謂曰。小女與婿伉儷甚篤。何一言不合竟棄之去。今既歸。前卻不足道。後毋復然。顧僕曰。夫人候久矣。速送之入。無多言。群僕擁至後堂。見中年婦盛服端坐。左右婢媼無數。有雁行立者。有笑迎階下者。婦起慰孝廉曰。吾女嬌慣。不足奉箕箒。前日之事。女雖失禮。婿亦太決絕。我誠女尙知悔。邇覓婿久不得。女念之尤切。願和好如初。孝廉曰。我某姓。某科舉人。家有山妻。生二子矣。雖數赴春闈。都城少知交。何有葭莩親。請勿誤。婦粲然曰。婿縱棄我女。何相欺至是。我不暇與辨，見我女自言之。喚婢媼挽入閨闈。一麗者坐而啜泣。媼曰。姑娘無悲。姑爺今歸來。亟相見。諧百年歡。女微睨曰。君胡再來。若念前好胡久去。

善已掩面益嗚咽。媼婢美而慰之。命庖人進晚餐。俄而珍饈羅列。扶女與孝廉對坐。孝廉不自主。又餒甚。姑就飲。甫三爵。昏不知人。及醒覺。手足拘攣不適。身搖搖如行雲霧中。急開目。則反縛馬車後。一人挾其臂。健卒執刀其前。若將就決者。乃大呼。監刑官聞而詰之。孝廉具述顛末。聞者無不駭詫。大司寇以入告。收獄卒嚴鞠之。始知富賈某以謀殺擬大辟。重賂胥役。使先期覓替人。苦無貌似者。旋訪得孝廉。計誘之。投藥於酒使爛醉就戮。因脫某賈。不意其遽醒。事遂敗。邏卒隨孝廉偵前第。迷不可辨。捕偉丈夫及僕御輩無一獲者。周若農侍部爲余言某孝廉。逸其鄉里姓字。亦不詳爲何時人。

龍吸水

余祖居長沙茯苓舖之西衝。老屋大小百餘間。皆冶鐵爲樞。礎石作門限。屋後古木蔭蔚。盛夏不見日影。屋之東書室三楹。窗外一池。廣數畝。深二丈許。水清見底。雖大旱不少涸。先曾祖同晏公入泮後。家尚裕。杜門自課。某年仲春晨起讀書。晴日滿窗。意願自適。俄而天微陰。忽聞水聲如轉輪。起窺窗外則沫珠飛濺如雨。樞紙皆濕。池中央水矗立。狀如晶柱。粗合抱。高出檐上。莫測其際。趨屋側視之。天畔一龍垂首下瞰。鬣鬣宛然。口吸池水如瀑布倒流。久之濃雲四合。對面無所覩。及雲散則龍去而水平矣。俗以龍尾矢矯空際。其下白氣騰涌。謂之上水。然但可遠望。以意揣之。嘗取之於江湖。又皆在夏日。此獨見之春仲。而以首就池。使人得近觀。誠不可測度也。

拘蛇

金華葉麗山茂才性爽直。工時文。秋闈屢報罷。改習申韓術。同治初。館衡山。與余最投契。嘗言浙江試院多蛇。殆族屠而舍衍卵育者也。每鄉試先兩月。啓院門鳩工修葺。撫軍親臨祭。拘蛇而遷之。擔夫荷筐者踵相接。皆伺於門外卑田院。乞者雁行立。一老叟爲之長。素香楮北向焚之。禹步誦咒語。約食頃。蛇乃群至。先大後小。顏色不一。多目所未親。黑者黃者青者白者赤者碧者各色相雜成文者青黃黑白碧赤各半者。不知其幾千百。皆伏不動。大者數人舁之。小者手拾之納筐中。送之放生池。覆而委之地。乃蜿蜒四散。再鄉試復然。其去也人遷之。其還也不知其何以至也。亦奇矣。

幼聞吾鄉某富室子從老丐學拘蛇。屢試之驗。自神其術。凡席書架皆蛇也。或故藏衣笥中給同學友使啓之。輒駭而卻走。因擲檢之以爲笑樂。一日乘駿馬詣姻家。一僕擔兩竹籠隨其後。途遇小蛇。長不過二尺。細纒如筋。色純黑。以其狀異常蛇。咒而拘之。盛以竹籠。使僕負之。仍策馬而前。甫數十步。僕自後呼之曰。主人且緩行。擔漸重吾力不勝矣。乃回馬令啓視。則蛇暴長塞竹籠無餘地。急傾籠放之。蛇昂首不去。目睜睜吐雙舌如利刃。似將吞噬。某揮僕使遠避。戟手誦咒驅之使退。蛇怒視如故。乃散髮嚼舌血噴之。始徐徐去。自是不敢再拘蛇。

蝮虎

湘陰李季眉丈。文恭公介弟也。道咸間比鄰而居。與先君朝夕劇談。嘗言某營卒善火鎗。發無不中。偶晨起背鎗往城外。將捕鳥。遙望城下有人踞地。忽騰空徐上。至尺許而墮。再上則較高。屢上屢墮。諦視城頭有物俯瞰。知爲妖。入城迹之。物狀如犬。伏雉堞間。某然鎗自後擊之。倏忽不知何往。四處尋覓。無所覩。姑置之。還問踞地人。謂適遺矢。但覺頭目暈眩。騰而上復墜而下。皆不自知。閱數日聞城外某菜圃澗池中死一大蝮虎。往視之。腹背洞穿。火鎗傷猶可辨。量其身長二尺許。尾倍之。秤之重十餘斤。

陳某

楚北陳某武勇絕倫。壯歲以拳棒投徒。名震一時。年五十餘歸。杜門無復遠遊。一日偶他適。有僧來募金。狀猙獰。語言尤桀驁。陳子故頑劣。遽與口角。痛詈之。且將揮老拳。僧以指點其腰。冷笑而去。陳子覺如中刀斧。痛極。陳歸見子狀。詰知其故。駭曰。幸早告我。不然殆矣。急覓巨縲。縛其子懸之檐柱間。取竹條徧體撻之。子號泣甚慘。不顧。既而聲嘶氣竭。僅存一息。始解縛掖入靜室。令平臥。漸哺以清粥。凡七日乃起。舉動飲食如常。踰月僧復至。見陳子無恙。大疑。陳肅之入。佯慰問之。談答甚歡。且款以酒食。既醉飽。送之出。乘僧不備。駢二指斫其頸。僧負創遁。陳告其子曰。吾與汝復仇。此僧三日後必死。汝後毋任性輕與人角。謹誌之。子猶不遽信。越三日使家人探之。僧果死。

葛氏獄

智

采衡子蟲鳴漫錄卷一云。「葛姑娘者。上元人也。幼聰敏。工文翰。字方文學。未娶。其父因爭產爲弟毆傷。越日而殞。弟霸其產。逐嫂姪及姪女於外。寄居僧寺。葛痛父冤。自書牒。命弟奉母控於官。叔行賄。不得直。母旋卒。葛攜弟自訟之。歷府道皆如縣判。葛辯不已。遂抄指坐誣。發官實。葛忿甚。思再訟。苦不能出。後歸揚州富家爲妾。弟亦行乞隨之。葛至富家。泣誓喧嚷。人勸之。葛始曰。欲相安。須喚弟入別院居。然後擇吉成禮。富家暫從其請。冀其久而忘也。擇淨室。俾偕弟居。三日。葛攜弟夜遁。復回金陵。控於府。適制府四易其任。遷延日久乃發江寧府。府亦易新任。最清正廉明。得其冤。叔問抵。詢其受聘何人。葛以方告。時方已擧於鄉。召之至。方以葛往來街市。日登公堂。且羅滯官媒家。又作妾揚州。恐未必完貞。辭焉。葛當堂刺血入水以自剖。守敬之。認爲己女。以儀仗彩輿送入方家完娶。此女貞而有才。智而有膽。故能百折而不渝其志。亦奇女子哉。」此與公餘瑣記中許氏獄一則頗相彷彿。許女葛女。事可類觀。

本刊第三卷第四期要目

張船山事輯	陸徵誥
晉安邱長王君神道闕跋	柯昌泗
北京使館界之沿革	章玉和
打馬經圖解	世安
石墨餘馨續編(下)	俞陞雲
嘉慶十年查禁天主教始末	景澤利著 華譯
釋石谿事蹟彙編(中)	元同
湘綺樓集外文(三)	
方志餘記(二)	兌之
近代筆記過眼錄(九)	一士
天治(十四)	蔣尊禎
馬來戰記	杜若

續孽海花

燕谷老人

第五十回 楊淑喬一封傳密詔 戴勝佛兩眼誤奸雄

却說尹震生自保定回來。預備着乘機而動。那時唐常肅因爲禮部六堂果然一朝革職。正在痛快非常。他們一黨。于傍晚依然在同豐堂聚會。梁超如道。禮部的改革。雖是極痛快的。不過反對派的冤仇越結越深了。勝佛道。事勢所逼。也管不得許多了。常肅道。今天很好。小燕管理礦務鐵路總局。農工商局的段老四。一同發表了。一來他們可以出力的幹。二來排滿的謠言也可以消滅了。或者新舊可以融化。勝佛道。我們要避免風潮。調和妥協。是決沒有辦法的。只有豁出去。拼一個誰死誰活。超如道。就是決戰也要定一個下手的方法纔好。否則毫無布置。怎麼應敵呢。常肅道。今天沒有看見小燕。裡頭的消息怎麼樣。我們應當去探聽一下。纔好商酌。勝佛正要開口。只見常肅的家人推着風門進來。說道。才剛莊大人的管家來說。請老爺和梁老爺去談一句話。常肅點點頭。家人就退出去了。勝佛道。狠好。唐先生和超如就去。有什麼緊要的信息。我們從此地散出去。就在唐先生的廡中等着罷。常肅道。好好。就和超如同去了。敦古道。不曉得有什麼變態發生吧。勝佛道。這是當然有的。禮部的嚴旨。我是極力主張的。皇上尙在游移。我就奏道。皇上不用霹靂手段。是永遠不能變法的。敦古道。未免太急暴了。勝佛道。怎麼你也說這種話。去一個是要報仇的。去六個也是報仇。我的主張。去一個是一個。最好把他們統統去了。換上一班新人物。那纔有新氣象呢。敦古道。你的話是不錯。不過我們的地位越發危險了。勝佛道。我們上了台。還管什麼危險。至多不過丟掉一個腦袋罷了。怕什麼。敦古看了

他一看。沒有接聲。旁邊淑喬道。勝佛太急進了。我們上台本來知道有危險。但個人的危險不必管。國家的大事總要望他成功的。照勝佛的主張。一定只有失敗的了。我昨天正跟唐先生商量。光讓我們四個人去支撐這樣重大的事。自問實在了不了的。只有趕緊請一位德高望重的進來。扛了大轟。吾們跟着辦。纔有希望哩。敦古道。我也贊成。我們的資望實在不彀。就是先生。他沒有權位的經歷。上頭就是言聽計從。也不能得多數的同情。況且頤和園反對的威權壓在上面。不比沒有這個壓力。現在正要當心呢。勝佛聽了。沒有開口。淑喬立起來道。時候不早。我要先走。唐先生有緊要消息。我明天下了班就來。他們坐了一回。也匆匆各散。那常肅超如。因小燕的招呼。就趕快到了小燕廡中。進去見了小燕。小燕臉上不甚高興。向着常肅說道。今天禮部的大舉動是先生決定的麼。常肅道。我們這位同鄉。反對得太利害了。確是也不能不下辣手。我確是主張的。不過六堂同去。出自聖裁。我也覺着太暴躁了。小燕冷笑道。上頭的主意。老實說拿不定的。今天是勝佛該班。聽說是他極力奏請的。照勝佛的這種辦法。恐怕不妥吧。常肅道。小翁得了裡頭的消息麼。小燕道。是的。這道上諭發表了。軍機處已有人到了頤和園去哭訴哩。現在事已成事。勝佛可有什麼辦法呢。超如道。事情早晚總要爆裂的。不要這個就是導火線。那真來不及預備呢。小燕道。超如的話是不錯。我們對於爆裂是慢一天好一天。越慢是越有利益。勝佛爲什麼不照着步驟進行呢。超如道。勝佛的熱血是勝人百倍。可取者在此。將來或者失敗也在此。小燕道。勝佛的人是極可佩服的。不過譬如行軍。軍中的號令是要整齊劃一的。唐先生你是統轄的大元帥。須諄諄告誡部下。不可自亂步驟。這是成敗的緊要關鍵。你以爲何如。常肅道。這是不錯的。不過勝佛這個人。十分拘束他是不容易的。小燕道。我也知道。勝佛遇事勇往。是他所長。考量利害。慎重周密。是他所短。叫他在軍機處。實在用違其才。叫練一枝兵。作爲基礎。緩急的時候。真真可靠。我看趕緊替他換一個地位。發展他的長處。到是要緊的。正在說時。只見一個家人進來。說道。有客要見。小燕道。是誰。怎麼沒有名片。家人道。是馬加拉廟來的。小燕聽了。連忙立起來。向唐梁點點頭。就出去了。狼大一會兒。進來向着他們說道。糟了。怎麼好。常肅道。裡頭有消息麼。小燕道。是的。超如道。什麼事。小燕道。今兒皇上去請安。給太后厲聲申斥了一頓。說道。照你這個樣子。那里幹得了。從來沒有把一部的堂官統統轟掉的。我從你四歲的時候。好容易扶了你做了皇上。撫養了你多年。交給你

自格兒去做。你以爲本事大了。就獨斷獨行。我在旁邊看着你一天不比一天。想必你做皇帝的運快完了。纔這樣的胡來。你可曉得他們祖宗好容易打成的天下。可不能給你胡攪的。可憐把皇上嚇得一聲兒沒有言語。照這個樣子。恐怕快要出事了呢。常肅聽了。默默無言。超如道。事機既然危迫。小翁請加意偵查。一面我們也想法子。倘然商量得有些眉目。再來請示。小燕道。時候也不早了。明天再聽消息吧。唐梁也就各人回去了。那天晚上。正是敦古淑喬的班。進去了。皇上沒有叫起兒。二人狠有些詫異。等到軍機大臣們散了。二人也要下來。只見一個御前小太監。拿了一個封套。悄悄的交給淑喬手中。不發一言的去了。淑喬接了。順手向懷中一藏。就向敦古遞了一個眼色道。我們走吧。走出了景運門。四顧無人。淑喬向敦古道。我們那兒去。敦古道。還是唐先生那兒去。他們想來多在那兒。淑喬道好。出了東華門。上了車。就叫車夫趕快到唐常肅廡中而去。一會兒到了唐家。進去一看。果然超如勝佛書堂子珮仲濤等許多人都常在常肅室中。二人進來。各人都立起來問道。今天可有新政。淑喬道。今天沒有起兒。所以一點事沒有。二人就叫家人脫了衣冠。換了便服。淑喬一找常肅不在室內。那敦古換了便衣。一會兒出去了。仲濤就挨着淑喬問道。外頭風聲狼不佳。你也有點兒覺察吧。淑喬點點頭道。你這會兒出去了上那兒。仲濤道。不一定。淑喬道。你幾時回家。我要跟你談一句話。仲濤道。沒有事。你要來。我就回去候着你。淑喬點點頭。一會兒敦古跟着常肅進來。常肅招呼淑喬道。我要問你一句話。請你到這兒來。淑喬就跟着常肅到東邊一間廂房裡坐下。常肅道。敦古說上頭有密交的文件。可以告訴我麼。淑喬道。當然要告訴的。所以約着敦古同來。否則也要回廡去了。常肅道。同舟共濟。我們自然休戚相關的。淑喬點點頭。就將那交下的一個封套交給常肅。常肅接過來一看。封口已開。就將裡頭的紙抽出來。只見那白紙上是硃筆寫的手諭。上寫着。

近日朕仰觀聖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進英勇通達之人。亦不欲將法盡變。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時不惟朕權力所不及。若強行之。朕位且不能保。爾與劉光地戴勝佛林勛等詳悉籌議。必如何而後能進用英達。使新政及時舉行。又不致少拂聖意。即具奏候朕審擇。不勝焦慮之至。

常肅看了說道。你應當跟他們三位商量了從速復奏纔是。淑喬道。是的。請唐先生定一個宗旨。怎麼樣復奏纔好。常

肅道。他們幾位都在此。只有培村沒有來。我打發人去找他來好吧。淑喬道。狠好。常肅就叫家人擎着片子去請劉老爺來。有要事商量。楊老爺戴老爺林老爺等着呢。不多一會兒。劉培村進來。就同了勝佛敦古淑喬常肅超如等着這道硃諭。相對無言。勝佛道。這個皇上真一點兒沒有權力。前天就是開懋勤殿一件事。當面交派。須要將歷朝開懋勤的舊例。詳詳細細。統統引證明白。因為須向頤和園請示。我就面奏。皇上既然決意要開。只管先發了上諭。隨後報告一下子好了。皇上搖搖頭。表示不能專斷。我才知道皇上真是一點兒沒有權力的。超如道。你難道起先不知道麼。勝佛道。我雖然曉得壓力很重。想不到這點兒小事都不能拿主意的。超如道。能發有點兒權力。對於唐先生爲什麼只能派爲總理衙門章京呢。對於你們四位爲什麼只能派爲軍機章京呢。現在種種小心謹慎還不得了呢。你看今兒的硃諭多麼可憐。勝佛道。今天既然交派我們商量。倒底有什麼辦法。敦古道。這個復奏聯名具復呢。還是淑喬單銜具復呢。勝佛道。我們先要商量辦法。再講別的。淑喬道。聯名單銜。儘管慢慢兒商量。勝佛兄的意見怎麼樣呢。勝佛道。我的意思。不去掉這班老耄昏庸的人。那里能舉行新政。現在索性大刀濶斧的做去。究竟二十多年的皇上。難道說一聲廢立就可以實行麼。就是兒子不好。也要有不好的憑據。究竟是一個皇上。好輕容易更換的麼。我以爲請皇上放大了胆做去。再說難道天下臣子箇箇都是徐用齋麼。淑喬道。這麼一來。一定要鬧出大風波來了。唐先生你看是不是。常肅道。勝佛的急進。確是不容易實行的。總要想一個妥善的法子才是。超如看了一看勝佛道。勝佛的議論。決不是空言可以行的。妥善的法兒也不是一時半刻能想得出的。明天先由淑喬去奏復了。我們再慢慢的商量好法子。淑喬道。超如的話不錯。我想禮部六堂辦得太急點兒了。現在請皇上進退人才鄭重進行。緩和太后的意思。吾們不至於全功盡棄。才是辦法。勝佛佛然道。我是不能說這話的。我是轟掉禮部六堂的主動人。怎好做反覆小人呢。超如道。明天復奏。只好是這樣說。勝佛既自覺矛盾。好在這個復奏沒有指明四人全體。不妨由淑喬單銜先復。將來商妥了再行聯名奏達。也不妨。常肅道。淑喬和超如的話都不錯。淑喬意思如何。淑喬道。唐先生既然主張如此。敦古培村二位意下如何。敦古道。先生既以爲然。我是不反對的。培村道。也只好如此。淑喬道。既然如此。多數贊成。我要回去趕辦了。常肅點點頭道。狠好。淑喬匆匆的起身去了。培村也跟着走了。勝佛道。皇上這樣着急。我們一點兒沒有辦法。照剛纔淑喬的話。跟那班老耄昏庸的有什麼兩樣呢。先

生怎麼也同聲附和呢。難道我們的出來也是想做官的新法子麼。超如道。你不用發火。你看淑喬的意思。對於禮部的事動是不贊成的。他的宗旨就是南皮的宗旨。我們不要內鬨。再削弱吾們的力量。這是要顧到的。否則反對的勢力愈張。吾們的勢力愈薄了。二來你看皇上的意思。是新政辦不動了。我們再用激烈的手段。恐怕這主兒受了壓力。把我們辛苦經營的一點兒一下子翻過來。全功盡棄。昨天跟小燕商量。他說。禮部的風潮。反對的力量更進了一步。他以為很危險。是不錯的。他又說你最好是去練兵。慢慢的你得了兵權。將來什麼事不能辦呢。現在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先去培養基礎纔是。勝佛道。你的話也有理。不過遠水救不了近火。我們何妨設法去利用呢。超如道。你有什麼利用的法子。勝佛道。方安堂練的兵很好。確是可用。我們何妨想法跟他連絡。好在他本是同黨。首先入會的。我們去說動他何如。常肅道。他不做實缺道實缺果台。情願練兵。志不在小。他肯爲我們去冒險麼。況且他的兵已編入武衛五軍。受華中堂節制。一定關係不淺。勝佛你的熱心太過分。恐怕人家不跟你一個樣罷。超如道。這個人喜歡辦事。若能以功名籠絡他。或可動心。勝佛道。超如的法兒很好。我明天去面奏請旨。叫他進來。加他一個大大的面子。或者可以買服他的心。常肅道。這也是一法。勝佛道。總比淑喬的主意好一點。唉。中國人有了一點兒東西。就要患得患失了。萬一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他們也不過枉費精神。超如道。你什麼我都佩服。只是度量尚欠點濶大。勝佛道。你還來說我。你不來找我。我在徐仙岩跟着師父多快活。我却不了你的情。進來了。受許多的膾炙氣。你能去找一個大量的人來。我立刻告退。我真真謝你呢。超如道。不要生氣。請你原諒。敦古道。你們倆不必去鬧意見。也不必去鬧虛文客套。再把進行的事情細細研究一下。這事關係很大的。不要吃着着羊肉反惹得一身的膾炙氣。我是不贊成方安堂的。他的眼珠兒太流動。說話時沒有一點兒懇摯的神氣。恐怕不能與他共謀大事。我看那個董回子狠有點草莽英雄的精神。這種人答應了一句話。不會反覆的。勝佛道。他究竟是回匪出身。他真辦成了。恐怕尾大不掉。我們節制不了他。變成了一個東漢的局面。我是不願意做何進的。超如道。方安堂果成了大功。他也不是淡於權利的。所以最好你有了方安堂的地位。我們就放胆前進了。勝佛道。照你們的瞻前顧後。真一事不能辦了。就向着常肅道。先生請判決一下子吧。常肅道。叫方安堂來京陛見。請上頭獎勵一下。再看他情形如何。也未爲不何。董回子那兒。也可以想法去連絡。我們現在多是揣測。究竟不知道他兩人

能不能共事。也要去用一番功夫去考察。才有把握呢。教古道。先生的話是腳踏實地的辦法。我們不必爭論。大家分頭去進行好了。勝佛道。方安堂的事我去辦。董回子的事教古道去辦。就此決定了。各人便紛紛散了。第二天宮門抄上。發表的有武義遞封奏一件。柳崇雅遞封奏一件。接着上諭兩道。上開。御史武義奏參柳崇雅唐猷輝一招。妄言亂政。謾罔失實。本應重懲。姑念言路攸關。武義着回原衙門行走。欽此。柳崇雅奏請設立譯書局派遺親王貝勒宗室游歷各國派遣學生留學日本等語。着各衙門會同軍機處參預新政各員。妥籌迅速辦理。欽此。原來唐常肅自從聽了柳書堂告訴他武子友說的話。自己一研究。確有點兒疑竇。那武子友是差不多天天到唐寓來的。常肅有一天就向他道。子友。你前天跟書堂說的話是真的麼。子友呆了一呆道。是什麼話。常肅道。就是你說的頤和園有廢立之意。到底確不確。子友臉上一紅道。內城很有這種謠言。常肅道。你說你能做俠客。你能養死士。你真有這個能耐這個胆量麼。子友漲紅了臉道。我是跟書堂閑談。總盼望有這種人出來方能救國哩。常肅道。這種話豈可胡說的。就有這能耐有這胆量。也不可放在口上。何況你不過是希望呢。請你以後留神。否則書堂也許自行檢舉。也顧不了交情哩。子友臉上頓時嚇得由紅而白。立起來。向常肅請了一個安。說道。請先生原宥。并請轉達書堂。擔待我年幼無知吧。常肅道。以後留神就是了。書堂也不至於一下子就反面無情的。他覺得渾身不合式。匆匆的走了。今天常肅看了這道上諭。說明參他。狠爲詫異。就要去找今天值班的淑喬教古道來探問。不料教古道已經來了。見了面就說道。武子友真豈有此理。他參書堂。說他有兵圍頤和園的言語。又說先生開保國會。其宗旨爲保中國不保大清。這箇摺子。皇上閱過大怒。欲加以重責。幸虧得淑喬面奏。現在推行新政。正要和緩新舊意見。不必嚴懲。從寬發回原衙門就是了。皇上也就點頭應允了。先生你看旗人靠得住麼。常肅道。這是我自己招出來的。就把前日跟他問答的話告訴了教古道。教古道歎了一聲道。人心真險。以後真要留神。怪不得勝佛要用激烈手段呢。說了一會兒。天已傍晚。各人都有酬應。匆匆一同上車去了。等到第二天。宮門抄有一道上諭。着方代勝來京預備召見。欽此。常肅看了。知道是今天勝佛值班。他的主意已實行了。正要想等勝佛散值出來。只見勝佛與奴奴走進來。說道。今天總算達了目的了。常肅含笑。你怎麼樣說動的。勝佛低低的說道。這箇主兒還是胆子小。常肅道。你的大目的沒有說麼。勝佛道。那里好說。我不過借了天津閱兵的謠言狠有危險。請預備點兒抵抗方法。他就問

有什麼辦法。我就保舉方安堂。請叫他來當面獎勵他一下。并請旨賞他一個侍郎。收服他的心。將來一定有用的。上頭纔點頭答應了。常肅道。狠好。我們總算進行了一步。勝佛道。臨了兒又不行了。常肅驚異道。又怎麼了。勝佛道。我臨散時。上頭吩咐道。你去秘密的告訴唐某人梁某人。太后那邊狠注意他們。還是叫他們避一避。叫他倆快到上海去。辦報的辦報。譯書的譯書。萬一太后那邊發動。我是保護不了他們的。你教他們趕緊動身纔是。我只好答應了。下來一直就到此地來。常肅道。這句話你暫時秘密。同人中也不可洩漏。我們臨時再想法子。勝佛道。也只好如此。且等方安堂召見了。再看形勢如何。先生超如之行止。好在沒有明發。暫且延擱了再說。正在說時。只見敦古匆匆進來。看見了勝佛。就道。你的政策實行了。你辦事的毅力真可佩服。不過我還是不贊成。勝佛道。我們分道揚鞭。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各行其是便了。敦古道。我的不贊成。是對人不是對事。勝佛道。既然對事。是一條的道兒。我們也不必爭執。預備的法兒是越多越好。我們從速進行。我看事機是狠急的。恐怕等不到九月的了。常肅道。我也要去和小燕那里去探聽一下子。他手眼狠靈。或者有確實的消息哩。敦古道。我昨天晚上睡不着。口占一絕句。本想寫出來給你。現在當面給你罷。就在常肅桌上取筆寫道。

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

勝佛看了微微一笑道。我們只好各行其是了。隔了一天。那方安堂接了上諭。趕緊收拾進京。暫住在西城法華寺。辦了請安摺子和膳牌。因皇上駐蹕頤和園。隨即到了海甸。當夜遞了請安摺。在宮門伺候。等到天明。就在園中毓蘭堂召見。詢問練兵的許多事。問完退出。一會兒有旨着以侍郎候補。第二日謝恩召見。皇上含笑說。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狠好。以後可與華福各辦各事。安堂退出。到了軍機各大臣處周旋了一回。擔擱半天。就進城回到法華寺。寺裡的方丈。聽見方大人升了侍郎。進來賀喜。只見安堂滿臉的汗。略略敷衍方丈幾句話。就叫家人開飯。吃完飯。正在心中躊躇。想到今天召見的時候。臨末了兒幾句話。狠有些詫異。怎麼叫我跟華中堂各辦各事。明明授意跟華中堂反對。並且特賞了一個侍郎。倘然真的反對掉了。那個北洋大臣一定可以得到。講到華中堂不過游滑狡詐。臨到大事。也沒有什麼能耐。要我幹他。也有七八分把握。不過這個主兒向來太沒有能力。他既要用我。爲什麼不交派清楚呢。大約歷史上沒

用的皇帝。都盼望人家替他去幹。幹得來便罷。幹不來他就脖子一縮隨你去。等到緊急的時候。要他舉主意。他竟可以往你身上一推。假裝不知道。臨到不得了的時候。他反要說替他辦事的人害他的。華中堂是太后一邊寵信的人。要給太后翻臉是不容易的。要是能耐的人。只有千方百計。設法子奉承好太后。慢慢的權柄自然到手。現在要想硬來。一定沒有成功的希望。我跟着他太危險。太不上算。不過這個機會。中間很有可利用的不少。我等到請訓時。看他怎麼樣再說。正在默默的思想。只見帶來的差官。拿着一張名片進來。說道。戴軍機有要事拜會。安堂接着名片一看。原來是戴勝佛。心中一驚。何以此人在這個時候來見。正要說請。望見玻璃窗外一個三十歲光景的人。體格英挺。丰神豪爽。已在庭中。知道就是戴勝佛。連忙迎到階下。請入屋內。彼此作揖。只見勝佛道。今天特來賀喜。安堂道。不敢當。自問庸劣。蒙擢高位。聖恩深厚。將來如何報稱。現正在躊躇想要懇辭哩。勝佛道。從前久聞大才。現在見了面。真是名不虛傳。兄弟略知相法。足下眉目之間。看來必握大權。出將入相。指顧間事。此次聖上特簡。真是知人之明。當爲國家預慶。安堂道。太言重了。那里敢當。勝佛道。今天有幾句話要密談。可否找一間靜一點的屋子談談呢。安堂道可以。就引到臥室裡的套間內。家人携了茶進來。安堂就向外頭喊道。馬得勝來。外間進來一個穿軍裝的。立定舉手。行了軍禮。安堂道。這屋子外頭。你叫他們都出去。你在院子外的門外站崗。不許一個人進來。馬得勝聽了。又行一個禮出去了。安堂道。現在儘可談了。勝佛道。連天召見。我們的皇上。你意中的觀察怎麼樣。安堂道。聖明得狠。勝佛道。這兩天的召見。聖上倚重之心。想已表示的了。安堂道。上頭不過問了些練兵辦學堂的事。沒有別的吩咐。勝佛道。沒有題及華中堂麼。安堂道。跪安時只有一句。吩咐以後跟華福各辦各事。因已跪安。不好奏請明諭。正在有點兒疑惑哩。我的軍隊都歸華中堂節制。怎麼樣各辦各事呢。勝佛道。就爲這句話。恐怕一時誤會。所以兄弟來說明一下。天津九月閱兵華福將廢弒的陰謀。想也聽見了。安堂道。他的胆子狠小。不見得敢做這種悖逆大事。恐怕是謠言吧。勝佛道。這人狠狡詐。你怕要上他的當哩。唐先生從前保奏的時候。皇上說。太后聽了華福。說他跋扈不可用。況且漢人兵權不可太大。前天的召見。兄弟狠費力的說了幾次。上頭才明白。不過在小站的兵都由他編入武衛軍。聽說狠優待。是不是。安堂道。現在確是很籠絡我。但他的私恩。終不能敵聖上的公義。況且就說私恩。他也沒有誠意的。前年胡景桂參我。

後來由他查復歸案。實在胡都老爺是他的心腹。起初我也不知道。後來不多時放了他齊夏知府。就陞了齊夏道。通是他的手段哩。勝佛道。如此說來。皇上倘然叫你去轟華福。你沒有顧忌麼。安堂正色厲聲道。有什麼顧忌。君父有難。自當直前。況受厚恩。如有畏縮。是非人類。勝佛道。我跟你均受非常的恩遇。欲同心協力。救我皇上。其權實在足下。現在既成同志。我們就商定一個辦法如何。安堂道。只有一法最穩妥。現在天津閱兵既有謠言。皇上于閱時走到我的營盤。那時軍隊齊集。皇上只須下一寸紙條。誰敢不從。勝佛道。倘然九月不去閱兵怎麼好。安堂道。現在預備閱兵。已花了數十萬。我可向華中堂力求太后出來。況且連總督等一班人正想跟出來發一筆財呢。只要用些法兒。他們有不出來的麼。勝佛慨然道。大丈夫一言爲定。今天起。報皇上的恩。救皇上的難。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業。固在你的手中。倘然貪圖富貴去告變。亦由你。安堂立起道。你以我爲什麼人。我三代受國厚恩。難道肯喪心病狂貽誤大局麼。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請你不要疑惑。勝佛向他作了一個揖。說道。你真是一個奇男子。佩服。佩服。安堂道。今天既已議定。我請訓後即出京。將軍中的槍械子彈糧食備齊。聽你的命令。但你是近臣。我有兵權。你我兩人今天突然會面。外面人曉得了必然生疑心。請你明天起請幾天病假。也可再來此地。等我出京到防後。即將布置辦法。詳細報告你。再定辦法日期。勝佛道。既然約定。不必多談。就立起身。出寺而去。安堂送客回來。已有四更的時候。他坐在房中。也不去睡覺。就叫帶來的廚子預備早飯。一面吩咐家人一早去東交民巷法國醫院中定了一間房間。就叫一個老家人穿了他的衣服。天濤亮就假托是他進了醫院。吩咐醫生拒絕來訪問的人。其餘人等都留在法華寺中。有人來問。只說驟然發燒。住在醫院。醫生說大約不要緊。只要靜養一兩天就好的。一面東方未明時候。吃了早飯。換了服裝。一個人走到火車站。買了一張三等車票。早車人少。他就把軍用毯單向座位上一鋪。朝裡裝睡。其時尙早。他假睡在三等車中。心念如火。盼望開車。道等到鈴響一响。火車轟轟而動。他才心中一寬。由火車載着告變的人往天津去了。正是蛇尾龍頭憐弱主。口蜜腹劍買英雄。孰知方安堂如何下落。下回分解。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北京分行

前外廊房頭條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大 生 銀 行

本行爲服務社會優待存戶起見敵津京兩
行

「特設活期」

「特別存款」

利益優厚手續簡便國幣「拾元」即可開
戶按年息「伍厘」計息惟以國幣「壹萬
元」爲限另有優待加息辦法章程備索或
請面洽

天津 總行 法租界六號路

電話 三二二三四號

北京 辦事處 西交民巷路南

電話南局 三四三〇號

大陸銀行

兼辦商業銀行業務
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北京分行地址 西交民巷

支行

東四牌樓大街 崇文門外大街
王府井大街 地安門外大街
西單牌樓大街 輔仁大學校內

鹽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 南局二六八三五號
掛號 七七七七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南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崇文門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西河沿
王府井大街
花市
西四牌樓
鼓樓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三三三〇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五局 三三五八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〇〇四八號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電東 三六〇〇
西單北大街 電西 八八八六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北大街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河北銀行北京分行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

電報掛號 二二二二二

電話

經理室	三〇七八	會計股	三一三二八一
營業股	三〇六〇三	庫	三〇九二
匯兌組	三〇五六	倉	三〇四九
	二八〇四	出納股	三一四九
		庫	三一〇九
		傳達室	三一五三九〇

經營一般銀行業務 存款利息優厚 放款手續簡捷

辦理華北各省匯兌收費低廉通匯地點如左

天津 保定 石門 唐山 昌黎 樂亭 滄縣 鄆坊 通縣 涿縣 定縣 邢台 邯鄲 磁縣 大名 秦皇島 山海關
 遵化 遷安 豐潤 胥各莊 塘沽 灤縣 濟南 濰縣 濟寧 德縣 周村 博山 煙台 青島 徐州 海州 開封
 商邱 新鄉 彰德 太原 汾陽 崞縣 曲沃

金城銀行

資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

元

公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

萬元

業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

務兼辦儲蓄

北京分行

西交民巷 南局四三三

南城辦事處

西河沿 南局三五五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東局二五〇

西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西局七

北城辦事處

鼓樓大街 東局六

北京中國實業銀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儲蓄

本行儲蓄部現為適應環境便利存

戶起見

特設 兩利儲蓄存款

國幣十圓 即可開給存單

行址 西交民巷三十六號

電話南局 一四八二 二八六七

三四〇二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六十號

電話東局 一七〇 九四〇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 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 三七七

北京中孚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

行址 西交民巷四號

冀東銀行

營業種類

存款	放款	匯款	代理
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種往來存款 通知存款	商貼倉 品現庫 押押 款支款	匯電支 解報票 存匯滙 款款款	託保 收收 款款 項險
利益優厚	手續簡單	迅速敏捷	便利穩妥

國內國外

通匯地點

北京	天津	上海	青島	唐山	厚和	張北	包頭	新張	神戶	大阪	東京
山海關	遵化	豐潤	密雲	灤縣	昌黎	遷安	胥各莊	奉天	北票	營口	錦州
秦皇島	樂亭	懷來	豐鎮	多倫	大同	鉅鹿	平地泉	鄭家屯	通遼	大連	哈爾濱

本行對顧顧客垂詢專事項無任歡迎
 請即隨時隨地垂詢專事項無任歡迎
 天津本行地址法界八號
 電話三局三二四一
 電話東支行特二區平安街乙十五號
 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四局〇三四七號

北京本行地址西交民巷七七號
 電話南局四五八

中華經濟學會編印
中國經濟評論

●價目
零售每冊四角
半年六冊二元二角全
年十二冊四元
外埠每冊另加郵資八分

●發行所
南京如意里三十八號

●總經售處
中央警報發行所

文 教 月 刊

編輯發行地址
山東省文教委員會
山東濟南市東門外華美街三十號

每月科學

歡迎訂閱·每年三元五角·試閱一期·可寄郵票四角·

社址：天津盛茂道九十六號

教育學報

論說專著
調查雜俎

中華民國教育總會編

會址：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電話：西局四二二一四號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匯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匯兌數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店·東馬路十四號

同願學報

弘揚佛法

建立民衆真實信仰

定價每冊二元

編輯者 佛教同願會編譯委員會

北京沙灘嵩祝寺內

發行者 北京佛學書局

北京西安門大街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念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書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稿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數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掲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選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出版

中和月刊

第三卷 第八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兼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廣告價目表

種類	廣告價目表		
	甲	乙	丙
全	一〇〇元	八〇元	六〇元
面			
半		四五元	三五元
面			
四分之一		二五元	二〇元

詳章函索即寄

大 最 陸 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 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高級印
刷、製本、設
備完備

中 日 合 辦
資本金五百萬圓

出 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標、綜合雜
誌、各種研究
讀物、文藝、
古典複製


新 民 印 書 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表電話西(二)二二三〇番

學 用 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備 設 新 最